

弟子序

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被附上一个平平淡淡的书名，里面却蕴藏着一点也不寻常的内容。你可以说它是一本童话故事书，你也可以说它是一本寓言故事书，或者通俗小说等，无论你要怎样称呼它，那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所要传达的讯息是对你我的生命息息相关，乃至会对我们久远的未来影响甚深的，因为这本书所传达的讯息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实实在在、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自然界法则。

对于我们长久以来所接触的自然法则，我们真正对它的了解有多少呢？

这本书就是透过我们所谓的童话故事、或寓言故事、或无论你怎么称呼它都好，这本书就是透过这些故事呈现的方式来向我们传达我们并不怎么不熟悉的自然法则。它是一本藉小故事来讲大道理、人生哲学、生命真相、宇宙真理，而里面的故事也许是你我皆熟悉的，也许是毫不起眼的，也许对我们最平常不过的，也许是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它就是这样的一本很平常，也是一本很不平常的书。

漫长的生命旅途惊涛骇浪，到处充满了险恶的陷阱，生命的旅者一个接一个地摔跤，严重的则死得不明不白。然而，一个摔跤的人并不可怜，可怜的是他不懂得为何他会在同一个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摔跤；

一个陷于陷阱中的人并不可悲，可悲的是连自己正在陷于陷阱中而不知道，甚至不愿意伸出双手给有能力挽救他的人来救他；一个跌倒的人并非软弱，软弱的是他不愿意再爬起来，忘掉伤口的痛，继续上路前进。

一个志在提升生命的修行人，往往会在修道路上遇到许许多多内外魔的考验，艰辛的旅程还有里里外外的龙潭虎穴在埋伏着。这本书就是要让修行人和所有生命的旅者们看清楚这些陷阱、荆棘、魔障等阻碍，让自己了解为何会跌倒？为何会受伤？为何总是不遇时契机？他人的错误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让自己少走许多冤枉路，不需再重复一样的错误，也可免了许多没有必要受的苦。同时提醒修行人对自己、对老师、对众生、对因缘、对生命所应持有的心态，透过借助法的力量、心的力量、转乘的力量、内在外在的力量、自然法则的力量、再依当下的智慧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来提升自己的生命，以达到灭苦度苦、自度度他的崇高理想。

故事中的角色——雁儿、诸菩萨、众天神、小燕、阿明、小花等，何尝不是我们每一天正在生命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呢？

故事里雁儿与小燕的关系、阿明与小花的悲剧、阿明与夜叉的怨缘、师徒之间的决裂、友谊的光辉等，有哪个情节不正在这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重复地上演着呢？

这本书里其实就是一个浓缩的生命大舞台。

这是一本献给所有成年人的生命之书。也许你可以只是当着看童话故事般来看待此书，或许你只是抱着好奇的心境来探索此书，不过作者对读者们许下承诺：若一个人能够从此书中的自然法则有更深入领悟与体会，那么他就很容易得心应手地把这些自然法则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层次，从最低层次的平静、简单的快乐、宁静的喜悦，一直到最高层次的止观禅修，以开发圆满的智慧，达至生命最安稳可靠的快乐。

当一个人越懂得善用自然界的法则时，法的力量也会为他带来无穷无尽的法益。

这本书真正的精华并不在于故事的情节，而是穿插在故事中的诗句，故事的情节只是扮演一条线的角色，把珍贵无价的诸宝石连串在一起而已。来吧，把心门打开，让我们一起以一颗真诚的心去体会每一首诗所要传达的含义，让我们一起以一颗谦卑的心细细地嚼味诗句里的法。

过了一些日子，当你又重新把这本书拿起来回味时，它会再次的触动你心灵深处那份莫名的感动。你将会发现在品嚼这些文字的过程中，又有了全新的体会和感触，这或许是因为你发现到在生命的周遭也有许多与书中的情节雷同之处，或许是因为你在日常生活中陆续地验证到法的力量，或许是因为你心中的法已经提升而产生共鸣，也或许是因为你已经喜获法益、深尝法味，也或许是……

最后，你是否愿意为生命的理想付出代价呢？

无名弟子笔于

2009 年春节

菩提法苑网站： www.bhagavan.com.my

兜率天修行林网站： www.tusita.co.cc

电邮： jongjyi@gmail.com

吉祥尊者开示集〔佛陀的古道〕

<http://www.buddha-spath.com/>

吉祥尊者简介

出版者要吉祥尊者的介绍，于是尊者这么写自己：

一个充满傻气的寻真者

一个敢于梦想的修行人

一个梦想与现实的结合体

他会犯错，却勇于改过

面对挫折，他总要快速地站起来

「众生太苦了，」他告诉自己：

「怎能有时间难过？」

总在严格后心怀不忍

他要给自己，给别人，给当下一个新生机

不愿有己，他要以众生为心

有人说他严苛

有人说他温柔……

全看他觉得你需要什么

才能净化、提升

他学习以万缘为师

以万法为主

以天下之父母为父母

以天下之儿女为儿女

他从来不愿让温柔坏了大事

从来不愿让打击留下阴影

怀着爱的慧眼，他的心门永远打开
他永远愿意与你
交个朋友

很多年前，他偶然生起一个念头：
三十年后，我是否会后悔我今天所做的一切？
这个想法改变了他的生命
于是
他以体证圣法
弘扬正法
振兴僧团
普度众生
为生生世世之志愿

1996 年 12 月 9 日帕奥禅师慈悲授与具足戒
2006 年在帕奥禅师的指示下开始教授止观禅法
2008 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古晋菩提法苑护持下，在
菩提禅林及兜率天修行林教禅，主持短期出家……
2009 年筹办兜率天修行林新翼，以提升修行林为
丛林道场
以便让男女僧俗众皆能安心修行
2010 年领众到雪域修行、行脚，或许也办起雪地
道场？
不久的将来将暂停教学，留在雪山，继续修行，
以完成未完成的任务……

自然的代价（上部）

第一回

有一只小燕儿，诞生在海边峭壁上的一个小石洞里。她还不会飞，每天是她妈妈出外找食物来喂她。

有一天，有一个采燕窝的人找到了她们的石洞，夺去了她温暖的窝，还把那不愿离开她的妈妈与她都一起抓走了。

她们被卖给一个很有钱的人。这富豪一家人都很喜欢她们，特别是那家中最受疼爱的六岁小女儿。

于是她们被关在一个金笼子里，每次被喂着最高级的鸟食及上等的果汁。冬天来了，富豪的屋子还有暖气，也不怎么冷。夏天来了，屋子又有冷气，四季如春。

每天那小女孩都会来看她们，都会把手伸进笼里摸摸母燕与小燕的头，刷着她们的羽毛，无限疼爱。她还陪她们说话，讲了许多故事给她们听，呵护无限。

两年过去了，小燕也在笼子里长大了，母亲也老了。

有一天，母燕知道她告别小燕与这世界的时间已到来，便跟小燕说：「小燕啊，妈妈要死了，将会永远永远地离开你了。」

「妈妈，到底什么是『死』，为什么要永远永远地

离开我呢？」这从来没见过死亡的小燕，天真地问道。

「唉，孩子，你自幼就被猎捕，从小就失去自由，失去了燕子的正常生活。也不知什么叫做『死』。……」

「妈妈，什么是『自由』？燕子的『正常生活』是怎么样的，快告诉我。」小燕迫不及待地问。

「乖女儿啊，你就耐心听吧，妈妈一一告诉你。今天再不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母燕无限感慨地说。

「乖女儿啊，你记得我们到来这里之前，是住在哪里吗？」

「嗯，好像……好像……在一座大山上，前面有一片开阔的天空，下面有一片蓝蓝的水，一望无际的海洋，空中还有许多，像我们一样的鸟儿飞来飞去。风很大，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很害怕……」母燕的问题勾起了小燕的记忆。

「那就对了，你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我们燕儿的自然生活，正常的生活。在天空自由飞翔是我们燕族的本能。自己寻找食物，不是像现在一样受人们喂养。乘风戏浪而飞，不是像现在一样，被关在笼子里一辈子。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只要愿意飞，不怕累，我们能够飞去我们想飞去的任何地方，海阔天空任翱翔，那就是『自由』了。」

「听妈妈这么说，『自由』一定是很快乐的，那我们要怎么才能得到『自由』呢？」

「等待一个机会，想办法离开这个笼子，飞向自由的天空，寻找燕族的家园，重新学习过燕子的正常

生活。」

「离开这笼子？离开每天疼爱我们的晶晶？」小燕儿一时舍不得那小女孩。

「是，这笼子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本来就没有主人，本来就不需要人类喂养。是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自由，把我们关在这笼子里，要我们吃他们喂的食物。」

「那小晶晶呢？她是真的对我们很好啊！」

「对，她对我们是真心的。她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只可惜，她并不明白鸟儿的自然。……」

「可是……可是……如果我们离开她，她一定会哭的……」小燕儿柔软的心儿，一想到小晶晶会因失去她们而难过，心里都酸楚起来。

「是的，孩子，她一定会难过。但她需要学习，学习自然的快乐，学习牺牲自己的欲望，为他人着想的无私心，学习放下占有心。往后她会学会如何不剥夺别人的快乐，也能自己享有快乐。学习奉献出自由，而自己也享有开阔无私自由的心。」

「可是……她一定会很苦……」

「孩子，苦是生命中必然的一部份，只要是需要的，谁也无法逃避。成长是生命的必然，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最终必然会更苦的。你懂吗？」

「嗯，……好像懂了一些……那『死』又是什么呢？」

「当我们在世间生存了好一阵子后，身体会变老

弱，就像现在妈妈一样，吃东西咽也咽不下了，不然就不能消化，身体没力了，再过一会就飞不动了，接着就永远躺下，再也不能知道什么了。」

「好可怕！妈妈是说，今天过后，妈妈就再也看不到，不能听到小燕了？」小燕张大眼睛焦急地问。

「是的，我的乖女儿，这是生命的真相，世上谁也不曾摆脱过这个命运。」

「我不要，我不要，妈妈不要死，我不要妈妈死！」

「唉，孩子，这是由不得妈妈，也由不得你的。这是『自然』的规则。」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自然』！我讨厌『自然』！我恨『自然』！」

「别这样，别这样，快别这样。……」

「但『自然』要让我失去妈妈，『自然』要让我快乐，我不要『自然』！」

小燕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很伤心。她想「自然」一定是世上最坏最坏的怪物，要夺去她的妈妈。从她来到这世界开始，就陪伴着她的妈妈。……

（待续）

第二回

小燕哭得双眼都模糊了。想到今天「自然」就要夺走妈妈，让她永远永远都再也看不到妈妈，她就好伤心好伤心。

「天啊！您把『自然』给赶走吧！叫『自然』留步吧！您给『自然』一些好吃的东西，叫他不要来干扰妈妈吧！只要您让妈妈不死，我答应您以后一定乖乖听话，一定做个最好最好的小燕……」

她一直哭、一直哭，哭了很久很久，哭到累了就昏睡了过去……

迷迷糊糊之中，小燕听到窗外，有个声音在叫她：「小燕！小燕！」

小燕睁眼一看，是一只很大很壮的鸟，体格比妈妈大好几倍的鸟，正在凝神地望着她。

小燕呆住了。好久好久之后，她才小心翼翼地问：「你是谁？」

「我是雁儿叔叔。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为什么要救我？」

「我要救你脱离个牢狱，救你脱离这人类的控制，飞向你原来应有的自由。」

「自由？妈妈说的『自由』？」

「是的，妈妈说的『自由』。」

「快带我去！快带我去！」小燕心儿雀跃欢腾了起

来。

「嗯，暂时别急，要一步一步来。先问你，你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吗？」雁儿叔叔很谨慎地问。

「『代价』？什么是『代价』？什么是『自由的代价』？」

「生命里的一切好东西，都需要『代价』去换取的。『代价』就好像是我们用来换取好物品的东西。」

「比方说呢？」

「比方说，你现在住在能遮风挡雨的屋内，享受着室内的暖气。现在在窗外，叔叔身边有一些好吃的食物，你若要出来吃，就必须放弃室内的一切，到窗外来。『离开室内的一切』就是你为了吃好吃的食物所付出的『代价』。」

「我知道了，那就是说，如果我的爪子要拿起一样东西，我就得放下其它想拿的东西，我必须放下或放弃其它的，这就是『代价』，是吧？」

「对。」

「那『自由』也需要『代价』吗？」

「对，『自由』也需要『代价』。」

「『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

「那就是你必须放弃长时期活在不自由里所习惯了的一切。」

「例如？」

「你习惯了笼子的保护，也习惯了毫不费力就得来的食物，还有天天伸进笼子里抚摸你的小手……」

「你是说，我必须离开我的家，离开小晶晶，和天天挨饿？」小燕非常焦急地问。

雁儿叔叔看到小燕焦急的模样，一时也不知该怎么回答。

「该怎么说呢？……」

「您说嘛！雁儿叔叔，您说嘛！」

「好，好，我说，我说。你必须放下你长时期活在不自由里所习惯了的一切，这还不清楚吗？但我并没有说，你不能回来探望小晶晶，那将是你的自由的一部份。也没有说你必须天天挨饿，你可以每天自己去大自然里寻找食物，因为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所有自由的鸟儿们，都是这么做，这么过活的。」

「大自然里会有食物？」

「对，大自然里有吃不完的食物。」

小燕此时给搞糊涂了。妈妈说『自然』会让她死亡，现在『大自然』却又会给她吃不完的食物。为什么好好的『大自然』会有坏坏的『自然』呢？

雁儿叔叔好像知道小燕心里的疑惑。

「小燕，是这样的。本来就是如此，不去扰乱就是如此的，就叫做『自然』。『自然』是顺着一种永恒不变的规则运作，它没有好坏善恶的动机与想法。像水向低流，光能让我们看到东西，空间让我们能来去走动。有阳光、雨水与泥土，草木都会长了出来。少了水份，树木就不再长了，就死了。生、老、病、死也没有什么好、坏、对、错。没有该与不该，没有谁

在主宰。它们就是这么地发生，这样地结束，这些现象就是自然的现象。

『大自然』就是，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其间的自然大环境，有蓝天白云、山林原野、大海万物。在这大自然里，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吃的食物。」

「妈妈说，我们燕族本来就是在天空中自由飞翔的。这就是『自然』吗？」

「对，这就是鸟儿的『自然』。相反的，人类没有翅膀，是在陆地上行走的，他们在陆地上行走就是人类的『自然』。」

「那么，如果我们有翅膀却不飞，人们有脚却不走，我们就不再『自然』了，对吗？」

「对。」

「可是，『自然』有什么好处呢？『不自然』有什么坏处呢？」

「好问题！」雁儿叔叔不禁为小燕，如实求本的学习态度感到激赏。

（待续）

第三回

「『自然』有什么好处呢？『不自然』有什么坏处呢？」

小燕的心智成长得非常的快。很快就深入了问题的核心。

这个问题可真叫雁儿叔叔一时之间不知怎么回答。答案早在雁儿叔叔的心里，那是再清楚不过了。但小燕是从小就失去了「自由」与「自然」的，要如何才能让她明白呢？这就像要告诉一个先天盲眼的瞎子光是什么一样困难。

突然间，雁儿叔叔得到了一个灵感。

「小燕啊，你现在是两只爪子抓着那根棒棒，站着好好的。突然间，有人把你的一只脚绑起来，让你只有一只脚站着，你会怎么样？」

「啊，那太可怕了。一只脚站着，一定会受不了的，一定很痛的！」

「假使说，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你已被逼到习惯了，不就不痛了吗？」

「我还是不要！那是多么不……不……不舒服……『不自然』的事！」

「为什么『不自然』呢？」

「因为我本来就两只脚好好的，为何只许用一只脚？为何不能作我本来就应有的发挥？」

「对了，小燕，『不自然』的事阻碍了我们本有的发挥，也就破坏了我们本来就应有的快乐。」

「那，我现在有什么『不自然』呢？」

「嗯……」雁儿叔叔沉吟了一会，在想着该不该直说。

「您说嘛，雁儿叔叔！」

「你的翅膀。」

「我的翅膀？我的翅膀怎么了？」

「你的翅膀本来就像叔叔的一样，能让你自由自在飞行于空中的。现在因长期住在笼子里而僵硬了，残缺了。」

「呜！……叔叔说我残缺……叔叔说我残缺……」小燕一时间大哭了起来。

「唉，孩子，你不是要叔叔说出来吗？怎么又苦恼了？」

「呜！……妈妈和小晶晶都从来没说过我残缺。这整间屋子的人，还有每一位访客，都说我长得美，只有您说我残缺，雁儿叔叔是坏人！」

「小燕乖别哭，小燕乖别哭，叔叔只是好意如实回答，只希望小燕能如实看清真相。」

「您的『如实』有什么好？为什么您的『如实』要令我难受？我不要『如实』，『如实』是坏人！」

雁儿叔叔无奈地叹息，多少有点自责自己的不善巧，明知不可直说的话，竟然应小燕的恳求而说了出来，招来反效果。

良久，小燕哭累了，静了下来。

雁儿叔叔小心翼翼，万般柔和地说：「小燕，不想像叔叔一样，飞到树上采果子吃？」

「好啊！好啊！可是……可是……我从来没飞出过笼子，我会飞得起来吗？」

「会的，只要你愿意训练，你的翅膀一定会让你飞起来的。」

「『训练』？『训练』是什么？」

「『训练』就是不断努力做一件事，把难的事做到习惯，做到已不再感到难，还很容易自然，这就叫做『训练』。」

「您是说，只要我一直训练这双翅膀，这双翅膀就能有力量飞起来，像叔叔一样？」

「对！」

「妈妈怎么没跟我说过这种『训练』？小晶晶怎么没跟我说过『训练』？叔叔是不是在骗我？」

「唉！孩子，如果小晶晶让你训练飞，你不是要飞走了吗？再说，小晶晶是人，不是鸟，很难了解鸟的自然生活。妈妈不说，是因为你们现在离不了笼子，说了也没用，只有令你难过。」

「那叔叔现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小燕怀疑地问。

「因为叔叔知道怎么帮你，怎么教你飞，怎么给你『训练』。」

「叔叔可以教我飞？」

「是的。」

「那我现在就学。」

「嗯，等一等。你愿意为学飞付出『代价』吗？」

「『代价』？又是『代价』？为什么总要提到『代价』？」

「因为生命的一切好东西都需要用『代价』去换取。」

「那学习飞要付出什么『代价』？」

「因为你不会飞、不习惯飞，当你要做一些你不会、不习惯的事，一定会感到辛苦。训练时很容易累，可能还会时常跌倒摔跤。那些苦你必须忍，那就是你的『代价』。」

「那不需要了。我现在活得很快乐，也好好的，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自然』跟『不自由』。只有叔叔说我残缺，没有人说这是错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好好的。叔叔没来时，什么问题都没有。叔叔一出现，就说我残缺，又要我受苦付出『代价』。谢罗!!叔叔！」

「唉，孩子，你怎么不愿如实接受叔叔的好意呢？大多数人的想法难道就一定是对的吗？孩子，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有智慧的人懂得顺应自然界的法则而活，最终快乐地过日子。你不是曾经想起，你小时候看过在海边的天空有许多像你一样的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吗？你不是也记得小时候，妈妈飞到很远的地方找食物，每天飞回来时，口里衔着食物喂你吗？」

「记得。」

「那叔叔说的只是实话，你怎么又怪起叔叔来呢？」

「对，叔叔说的是实话，但叔叔的实话，让小燕

好难受。」

「小燕啊！难受、苦受是生命中必然的一部份。只要是成长过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就一定要勇敢地接受。违背了自然界的法则，最终必然会更苦的。」

「对，妈妈也这么说过。」

「那你还生气叔叔吗？」

「不生气了，叔叔说的是实话，是要小燕成长。但小燕不想成长！」

（雁儿叔叔是否能说服小燕学飞？请看下回。）

第四回

小燕不想成长。

对小燕来说，当前的一切都好好的，要她吃苦她是怎么都不依的。

雁儿叔叔只好飞回树上休息。小燕不想成长，他怎能逼小燕成长呢？唯有等待小燕自己觉醒了。

迷迷糊糊之中，突然小燕听到「吱！吱！」声响。小燕一看，不得了，是一只黑漆漆、全身发臭的小老鼠钻进笼子里来，吓得小燕跳了起来。突然间她本能地扬了扬翅膀，却感觉到双翅没力，根本飞不起来。

突然又听到「嗦！嗦！」声。天哪！是一条小蛇钻进笼子里来，把小老鼠给咬住了。小燕被吓得屎尿都泻出来了，幸好蛇咬到小老鼠后就出去了，在不远处吃着小老鼠。

「雁儿叔叔！雁儿叔叔！」小燕在喊着。雁儿叔叔不知上哪儿去了，什么也没听到。

唉！小燕急得不知怎么办，想飞又飞不起来。

此时她想：「如果我像我的燕族朋友一样，像妈妈以前一样，像雁儿叔叔一样会飞就好了。」此时小燕的心里是真心的想学飞了，但雁儿叔叔去了哪里呢？

好久好久，小燕一直在想着雁儿叔叔所说的「代

价」。

「对，是『代价』，一定要付出『代价』，才会得到好东西，想学飞就一定要为训练飞而付出『代价』。」就当小燕真心流露，决心要为学飞付出「代价」时，就听到窗口发出轻敲玻璃的声音。小燕一看，欢喜得不得了，是雁儿叔叔！

「叔叔！小燕以为您不来了，小燕以为叔叔不理小燕了。」

「傻孩子，怎么会呢？是小燕不要叔叔帮忙，叔叔才离开的。」

「叔叔没说真的！小燕几时说不要叔叔帮忙？」

「小燕没明说，但小燕不是说不要成长吗？那叔叔还留下来有什么用呢？」

「那不一样！那不一样！」

「好啦！好啦！一样、不一样，叔叔现在来了不就好了？来，乖孩子，需要叔叔帮你什么吗？」

「我要学飞！」

「小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小燕愿意为学飞，付出『代价』！」

「好，好，那叔叔教你。」

于是，雁儿叔叔教小燕如何打开笼子门，溜出笼子的第一步。小燕一下子就学会。

接着就是趁小晶晶睡着时溜出屋外，在月光下学飞。

一开始，小燕就遇到困难。从小就在温室里长大，

未曾露天活动的小燕，一出去就着了凉，感冒了。于是又溜回笼中来。小燕又开始怀疑起叔叔的主意。接下几晚病好了，雁儿叔叔来邀小燕学飞时，小燕都推托其辞。

雁儿叔叔知道小燕的信心动摇了，也只能无奈地叹息，因为只要他愈露出教小燕的热诚，小燕就愈怀疑，且不紧不张地回应。

雁儿叔叔只有再等时机。他心里一直不断地为小燕祈祷，愿小燕能早日醒觉。

（小燕学飞的时机，会出现否？请看下回。）

第五回

日子又静悄悄地过去了。此时春天已过，夏天已到来。

雁儿叔叔又尝试出现在窗前，邀小燕学飞，但小燕还是找种种理由推托。雁儿叔叔全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不忍点破，却始终慈悲着小燕。但他知道，夏季已过了三分二，若不及时学会飞，秋冬时小燕就更难学了，而且在笼子里待愈久，身体愈僵化，年岁愈增，适应与改化的能力就愈减。这一切他都对小燕分析了。

「小燕啊，叔叔是真的要你好的，你别冥顽不灵好不好？」雁儿叔叔苦口婆心地说。

「你说我冥顽不灵！你竟然说：本公主冥顽不灵！告诉你，自从小晶晶叫我『公主』以来，全家人都敬我为『公主』。你竟敢说，众人崇敬的公主冥顽不灵！全部人都了解我，只有你不了解我，还说要教我、开发我的潜能！告诉你，本公主现在很快乐，很安全。你不要冥顽不灵地执着表相、概念，飞与不飞有什么这么重要呢？一切都是空的，小晶晶的师父这么说，我也这么悟到。雁儿叔叔，你放下吧！」小燕理直气壮，气势十足地反驳了雁儿叔叔，还以叔叔激励她的用词与方法回应在雁儿的身上。

雁儿深明这不是什么空的悟境，却也无限慈悲地

接受小燕的反击，不愿与小燕的气势相冲。他知道，小燕逐日逐月被惯坏的慢心，已让她看不清自己与周遭的一切。他知道，小燕这么批判他，这么对待一个全然以善意护她的善友，会大大地破坏了自己受教的功德。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纵使人类不关小燕于笼中，小燕的心已牢牢地将自己套住，甚至还会为自己错认为的「新法」而自毒自误。

但雁儿能做什么呢？

他只能为小燕祝福与祈祷，小燕的心是感受不到了，但雁儿叔叔还是默默地祝福着：但愿有一天小燕的善业会成熟，会让小燕看清，如实地看清自己与生命的经历。

而小燕呢？她活在自己从小晶晶那里听来，自以为是的空性中。她感到喜悦，凭那股喜悦而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她看不到的是，自大的慢心与日俱增。

雁儿叔叔暂时也只能悲舍，因为还有许多刚逃出人类笼子的鸟儿等待他教导飞行。

夏尽秋临，天气更冷了。小晶晶已在夜晚给小燕公主开暖气。小燕看着窗外苦苦学飞的鸟儿们，不禁又怜悯又鄙视。

「好可怜的家伙们，餐风露宿，待冬天来时，看你们怎么样？飞与不飞有什么这么重要呢？当下悟到『空性』最可贵。我现在不是很快乐吗？不是很自在吗？」

雁儿叔叔已不再停留在她的窗前了。季节已变，

他正与一大队雁儿准备向南飞了。就在他离开前，他再次停留在小燕的窗前看小燕，心里是无限的慈悲。

「小燕，叔叔要走了，要向南飞了，你请好好保重。」

「为什么要走呢？」

「这里天气变冷，远隔南方海洋的另一片土地正当春夏交替，食物也多，温度也适合，所以叔叔要带领众雁儿到那里去。」

「哼！还说我失去『自然』，你们才『不自然』！天气一变就得换地方住。像我，吃住无忧，快乐自在。哈！哈！我说快乐就是『自然』！你们去吧！本公主才不要你们的『自由』与『自然』！」

「小燕啊！你已看不到自己了。太危险了，你要当心自己啊！」

「哼！」小燕不屑地，把头作潇洒状甩开。

（待续）

第六回

冬天的寒风，正像锋刀般呼啸着，天正飘着雪。小燕在温暖的室内，享受着暖气。看着窗外的寒鸦在风雪中静静不动地伏在枝头上，她心里生起了高姿态的怜悯。

「唉！如果他们都长得像本公主一样漂亮，小晶晶就会照顾他们，就不用这么苦了。」

「愿你们没有苦，愿你们快乐！」她对她们散播起慈悲心来。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吧！这就是『自然的代价』！哈！哈！谁说我不懂？」小燕想到寒鸦们的处境，就摇摇头，若有其事地悲悯感慨起来。想到自己，她心中总有一丝甜滋滋的感觉，总觉有股若仙若圣的超凡优越感。

「谁说孤独不好？智慧是属于少数人的，我才不要与你们掺在一起。你们不懂得羡慕我独受恩宠没关系，但是别想要我跟你们一样的命运。」

小燕愈想愈觉得自己优越与超然脱俗的不同，更深信自己对空性的体悟与境界。

今年冬天的风雪特别肆虐，这地区的几个发电系统连连出现故障，电源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大富豪

必须动用自己的发电机。其他人家都急着找柴火燃料应急，小晶晶家却还过得去。

但连续几星期下来，情况未改善，大富豪开始担心了。连连大雪，运输困难，发电用的气油贮存量大减，看来不够整个冬季的需要。于是他决定节约用电，首先是少用暖气，多穿御寒的衣服，接着只允许夜间用暖气。

小燕开始颤抖了，笼子里的活动量不足于使她保温。

外头的燕子（寒鸦）们都会借飞行鼓动热量，每一阵子就飞一飞，再栖息在树枝上。小燕的处境却令她无法自助。

终于小燕的困苦被小晶晶发现到了。于是，她把小燕从笼子里抱出来，让小燕与自己一起睡在被褥里。虽然这样常把小燕压得喘不过气，但这总比那刺骨的寒冷好得多。

另一方面，雁儿叔叔所带领的一大队雁群，已抵达南方温暖的新天地。虽然处在千里之外的远方，雁儿叔叔的悲心却一直感应到小燕的困境，及可能面临的危险。太遥远了，他不能做什么，只能献出无限的宽容爱心，及祈求神明的保护，护小燕度过难关。虽然小燕的叛逆令她无法向雁儿叔叔学飞，雁儿叔叔却从不把小燕的无礼反驳、狂慢自大放在心上，慈悲始

终如一。即使是无奈生起舍心时，也只是悲舍，希望未来小燕受教的善因缘会成熟。在他的爱的慧眼中，小燕只是一时被自己的「自我」迷惑了。他深信，无限的未来有无限的生机，小燕必然有回头的希望，天底下的苍生都有希望，小燕也一样。表面上，他对小燕的善意是挫败了，但他对自然法则的深信，对生命不屈的信心，却始终如一。善因必带来善果，没有失败的可能。挫折的果不会来自他的善心善行，而是另有其因。怀着一股不败的信念与道心，他继续为小燕祈祷：「愿小燕的善因缘，早日让小燕如实看清真相，如实走出来；愿天下一切神明善法缘保护小燕，给小燕光明。」

雁儿的祈祷，那种一心一意的至诚，终于今天上帝释的宝座燥热了起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看下回。）

第七回

在天上的宫殿里，帝释正会晤众天神，谈论如何帮助那些刚被天兵天将打败的阿修罗们改邪归正。

突然间，帝释天王觉得浑身不自在，他的王座突然变得非常燥热起来。

「是谁要把我推下王座？」他，神一提，心一定，观一观，答案就出来了。

原来人畜间，有一只雁王正做着至诚的祈祷，祈求天众们保护小燕化灾解难，这是一种感动天地的真诚。帝释知道，这能让他的宝座热起来，必定有特殊的因缘。他不得不作出回应，不然，他的天王宝座就坐不稳了。

「这雁王是谁呀？」帝释心一问一观，心就进入了时光隧道……

帝释的心，回到了很久很久远的古佛时代。

那时帝释是森林里的一头雄狮，这雁王是一只年小的乌龟。

当时，一尊长寿的佛正出现在世间，转动了法轮，度化了无数的人天众了生脱死，整个世界出现了祥和的新气象，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光明与希望。人间的人们几乎已全不杀生了，也不偷盗了。有家室的人

都安份地照顾自己的家庭，没有人对别人的丈夫、妻子或情人打主意。人们说的都是真话，也都很珍惜心的清明，任何麻醉心智的饮食全被舍弃。

这种高度及广泛的转变与净化，在几千年后从人类普及到动物界。整个人畜界的光明慈爱磁场，让森林里的动物都温和起来。肉食动物们已减少了许多无谓的捕猎，开始转向以自然死亡的动物尸体为食物。但这毕竟是艰难的事。它们，如狮豹类，正苦思解决自身的方法。

这尊长寿佛在度化了人天众之余，会常出现在动物界，现金身放金光，摄受各种众生，溶化众生顽强的心，让它们心中充满光明与慈爱。

就在这么一次长寿佛放光的殊胜场合里，这头雄狮与乌龟同时得到了佛光的沐浴。自从那次以后，这头雄狮就不再捕猎，四处寻找在森林里自然死去的动物尸体，或其他动物吃剩的肉骨。但这毕竟是罕有的，不易得来的。于是这雄狮开始学野猪啃树根，但那毕竟不是狮子的自然食物。就这样，雄狮一天比一天虚弱，终于患病死去了。死后它投生到天界，因为他临终时，忆起了长寿佛的无限慈爱金光，令他在天上成为有大威神力的天神，万般庄严、福祿无限。

而那只乌龟，从那次起念念不忘佛光的记忆。因为乌龟无需肉食，故可轻易舍暴力而活。它就这么活了五百年。在那五百年中，它几乎什么也不想，只一心念着佛光，一路往高山上走去。到了它临终时，身

体已经非常庞大，已爬到很高很高的山上。这时长寿佛特别为乌龟在空中现出金光，再次以佛光摄受它。五百年后再重逢，它的思念没有白费，佛的出现带给它无限的力量与诚信。乌龟就这么死去了，也投生到天界，成为一位有大威神力的天神。

且称狮化神与龟化神在天界重逢，大家都忆起了自己投生天界的因缘。定神一观，度化他们的长寿佛还在人间教法。他们心对佛陀生起无限感恩，决心要像佛陀一样，成就一切智慧与慈悲，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狮化神特别崇敬佛陀的福德，龟化神特别崇敬佛陀度苦的悲心与智慧。

从那次起，他们在苦海的生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许多时候都能过着向善的生活，行着善事，修法护法。

世间苦海轮转毕竟太无常难依，正法随佛的出现建立，亦随时间的潮流倾没。浮浮沉沉，苦苦乐乐，这两位苦海轮转的朋友，经过了许多佛的时代，始终未得法上的安稳。有时在天界还好；有时在人间时，就苦多于乐；有时不幸堕入苦界如畜生界、鬼界或地狱时，就苦不堪言了。

在那漫长的轮转里，狮化神开始感到累了，心倾向于快快解脱，于是就一直用心行善与发愿解脱。就在最近一位佛的度化中，身为帝释的他，证悟了不生不灭法——涅槃，得到了永不退转的信心——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

而那一开始就倾向于佛陀度苦的悲心与智慧的龟

化神，也经历了那漫长的轮转淬炼，磨得他道心愈来愈强，每每轮转苦海时的苦与苦因，都提醒了他那古老的初发心。但毕竟苦海轮转多险恶，有时他迷失了，有时又振作重新来过。浮浮沉沉，苦苦乐乐，六道轮回，却始终侵蚀不了他的慈心悲愿。

此时帝释忆起了这位在苦海与他曾无数次分享同样心愿的朋友——雁王，热泪不禁地涌现不止。

「他还没放弃，他还没放弃……」帝释喃喃自语。

说时迟，那时快，正当众天神看着他们的天王呆一呆的片刻，帝释已从时光隧道中出来。这一切回忆说来话长，在帝释天王的回忆里，只用了非常短暂的片刻。

从地上看着雁王——他的义气朋友，他心里无限感触。「我该怎么帮他呢？」他想。

（待续）

第八回

「天啊！您们帮帮小燕吧！她好可怜好可怜，从小就失去了鸟儿的自然与自由，被人类关在金笼子里，现在竟连心也失去了力量，被人们的豢养与观念套住了。她再不出来，只有越陷越深，难有跳出那恶性循环的能力了。」

「天啊！您们帮帮小燕吧！她好可怜好可怜，她现在慢心愈来愈强，连受教受帮助的那扇门也封住了，太危险了！您们帮帮忙吧！」

「众天神，小燕的灾祸就要来临了，您们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啊！您要帮她增强面对的能力，承担的能力，制止一切恶性循环，让小燕早日走出来吧！」

「天啊！就让我把我的功德福业给小燕吧，把小燕将要来临的灾难给我吧！不论怎么样，请充份发挥您们的智慧与慈悲，救救小燕吧！」

雁王无私诚挚的祈祷，一句句打进帝释的心里。这老朋友的悲心，从很久以来，就一直叫他感动落泪。

帝释于是把心导向离雁王几千里外的小燕。

不得了！帝释一观，就看到小燕正处在非比寻常的危险里，小燕竟还全然不知，还享受着小晶晶的呵护与拥抱抚摸中。

「小晶晶啊，雁儿叔叔要我学飞，他实在是要设圈套引我离开你啊！我不会依他的。我宁可这一辈子

不飞，也不愿失去你的疼爱。反正飞与不飞都是空的，这有什么重要呢？」小燕在小晶晶的怀里，这么想着，想着。躺在小晶晶的怀抱里，小燕感到无限的温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此时，就在小晶晶房里墙角的一边，咪咪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与小晶晶同睡在床上的小燕。咪咪是三天前被小晶晶在路边捡到的一只冻僵的小母猫。经小晶晶三天的照顾，咪咪的体力恢复了一大半。不知不觉之中，她已把小晶晶当成她独占的小主人。此时看到小晶晶与小燕的深厚感情，不禁妒火中烧、恨上心头。

帝释看到这一幕，不禁悲从中来。这何尝是偶然的呢？

这小燕与咪咪的宿世怨缘，竟不由然地涌现在帝释心中。一瞬间，帝释就观照了小燕与咪咪过去共有过的六十世因缘，其中她们有九世是母女，七世是姊妹，两世是兄弟，十五世是远亲，十九世是要好的朋友，近世有八世是共事一夫的妻妾怨敌。在这八世里，六世是人，一世是猴子，一世是猪。

虽然她们曾结过许多世的善缘，但在那共事一夫的八世人畜界因缘里，她们却斗个你死我活，各出阴招陷害对方。最后一次在人间时，小燕是王妃，咪咪是王后。小燕出阴招，把正怀孕的咪咪给毒死。咪咪临终时不瞑目，发誓未来生生世世要对小燕报复。

就这样，咪咪与小燕都堕入了地狱受火烤了十万年，接着分别投生成狐狸与饿鬼。在饿鬼道时，有一

回小燕看到了一位修行人（此时的雁儿叔叔），心生恭敬，种下了今世重逢的善缘。

今世咪咪与小燕终于重逢了。很自然地，也很无奈地，咪咪一见小燕就又恨又妒，心生杀念，小燕竟还在甜梦中呢！

帝释对咪咪与小燕，生起无限悲悯，特别是对正欲捕杀的咪咪。虽说小燕若遇害也罪有应得（苦果而已），但咪咪正欲造的正是另一番苦因啊！

这样怨怨相报的恶性循环，何时才会完呢？

虽说帝释身为天上之尊，神通广大，要破解小燕的一时风险与咪咪的杀机还不算难事。但帝释知道，以神通救小燕，也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绝不是活本的方法。只要小燕业障犹在，咪咪的业的模式犹在，无限的未来还会有无止尽的延伸——恶的循环。

只有「法」可以救她们，让她们从业的旧模式里走出来，破除恶性循环，以善法增强她们对业报的承担力，启动一连串的善性循环，这才是上上之策。

「只有『法』可以真正救她们！」帝释心里有了果断的决定。

（帝释天王会怎样以「法」救小燕脱离咪咪的报复，怎么救咪咪走出恶的循环呢？请看下回。）

第九回

此时在南方的大陆上，雁王继续为小燕祈祷。他心里一直出现小燕大祸临头的影像，故丝毫不敢放松他的祈祷。他知道自己鞭长莫及，只有祈求上天施与援手。

在兜率天的天宫里，有一位号称无名菩萨的天神，正以大悲眼观世界。此时他听到了雁王的至诚祈祷，也看到了帝释天王欲以「法」救咪咪与小燕，却不知从何下手的窘迫处境。

无名菩萨遍观三界，看到只有此时身在南方大陆上的雁王有以「法」救度咪咪与小燕的善因缘。帝释纵然神通广大，也只能扮演推波助澜的助缘角色。

说时迟，那时快，无名菩萨变了一个金化身，到帝释上方。

「帝释！帝释！」

「是谁称我名！」帝释天王转头一看，原来是兜率天的大菩萨。顿时一转王者之势，以十万谦卑的心，向大菩萨合掌敬礼。

「只有雁王！只有雁王！」道完两句话，无名菩萨的金化身已悄然不见，帝释恍然大悟。

雾正浓。五千只雁儿以「人」字形排开，飞向另

一个可觅食的海岛栖息居住。雁王居首，领航飞行。

就在众雁儿接近海岛时，雁王突然看到前面有一道彩虹，他一时心生欢喜，仿佛是受到一股强烈吸引力的召唤，全速向彩虹飞去。

这是帝释为雁王变的彩虹桥，只有雁王看得到。其余的雁群只是发现到雁王突然以急速的飞行消失在眼前。

雁王也深感奇怪，向来彩虹是可望不可及的，正如诗云：

潇潇雨歇夕阳红，七彩弧桥划天空；
劝君心赏莫追逐，人到桥底不见虹。

但是，当雁王飞入了彩虹里，这道七彩的云桥不但未消失，还带来无限的舒适感觉。

雁王不自禁地飞向彩虹尽头，瞬间已到了彩虹桥底。再一晃眼间，斗转星移竟正落在大富豪的窗外！

四处是一片厚雪所覆盖白茫茫的银色世界，但雁王却丝毫不觉得冷。

「太奇怪了！」他想。

「不奇怪，老兄弟！是我在护你。」雁王神尚未定过来，就听到身后的声音，回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你暂且不用明白，救急要紧。现在正有一头母猫想捕杀与小晶晶同睡在床上的小燕，你要把她给引出来，引她走进这道彩虹。」

「但是……怎么……」

「别浪费时间，救小燕要紧，走下去，你就会明白。」

当雁王正迟疑找不到声音的出处时，猛然听到「救小燕要紧」这一句话，疑虑顿时一扫而空。

所谓「悲到深时智亦急」，雁王生起无限悲悯心，深切地望天长鸣。就这么一鸣，竟破了那久蓄待发的杀机。

（这是怎么一回事？且看下回。）

第十回

咪咪舔了舔自己的爪子，心想：「有我在绝没有你独享其宠的可能，普天之下，有我绝没有你！」

她一步一步无声无息地走向床边，正想着如何一举静悄悄地咬住小燕的喉咙，突然听到一声惊心动魄的长鸣，心不禁撼动了起来。

那是帝释用神通把雁王的鸣声传入咪咪耳里。各种鸟叫声，咪咪在外流浪的日子里是听惯了。但此时这雁王的悲凄鸣声，却有万般的熟悉与震撼力，令咪咪心底深处，尚存一丝的悲情也被呼唤出来。咪咪那最狠最无情的心，竟然糊里糊涂地哭了起来。

她不禁地走向声音的源头，很奇怪看到房角有个的大洞，原来是帝释为她用神通开的。她也不多想，边哭边走出来。

雁王抬起头一见到她，很奇怪地，内心对这鸟类的宿敌却悲悯起来。

「因缘的力量，多不可思议啊！」帝释心想。

咪咪已不能自己。看着雁王凝视着自己的双眼，她的心已被淹没，杀意全消，只想走过去。

那似乎是冻结的一刻。

此时众多天神们正观看着帝释引雁王救小燕的一幕。有一位叫妙音的女神看到雁王无限悲悯摄受咪咪的一幕，竟不由然地改编一首人间的歌曲，唱了起来：

沉默的讯息

您偶然抬起头 凝视我的眼
 那感觉如此神秘
那超然的空明 同体的悲心
 总是默默传递
纵然无言无语 叫人难忘记
 那是您的眼神
 充满法的讯息
啊 深入心底 总叫人感悉

咪咪静悄悄地走近雁王身边，雁王竟也毫无畏惧地伫立在原处。咪咪舔了舔雁王的爪，依偎在雁王的身上，情不自禁地又哭了起来。

「带她走入彩虹桥。」帝释静悄悄地给雁王指示。

雁王向咪咪望了望，一下子就跳进了彩虹桥。咪咪一看，也无限默契地跟着跳了下去。

（待续）

第十一回

雁王带着咪咪，一同顺着彩虹桥走去，不知不觉已深入万顷白云间，来到了帝释的「万宝园」。他们俩四处张望，感觉有点熟悉，却也无限好奇。

走呀走的，他们来到了一个大圆镜，镜的上端写着：「缘起宿命镜」。他们俩到镜前照一照，突然都晕了过去……

雁王与咪咪的心识走进了时光隧道，看到了他们共同度过的一段过去……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小武，也就是今时的咪咪，从一个不知名的宫女，不断地争宠谋略，用尽各种手段，把宫中所有强敌谋害掉，最终自拥为王独揽大权。在那种男人的领导世界里，女人要夺权为王，无常轨可循，唯有使出心狠手辣的恶毒手段，才可能成功。

得势后，小武的权势一直备受到挑战。相对地她也一直在压迫异己，诛九族、肢解身驱等种种酷刑无有不用其极。

夜里，小武仗着自己的霸势，找来各种男人来纵欲。谁不称意或令她心生厌倦便杀掉，被她下诏进宫

的男人全都进了鬼门关。

直到多年后，她碰到一个男人——阿虚，也就是今时的雁王，改变了她这荒唐放荡的行径。

「小武！」阿虚对她的无限悲悯，淹没了面对死亡所带来的恐惧，正所谓「慈故能勇」，让他感觉到她像一个妹妹，直呼她的小名，完全无所畏惧，说出她内心的恐惧：「你为何要如此摧残自己？」

小武楞了楞。从她得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男人称过她的小名。阿虚此时拥抱着她，正眼凝视着她。

「为什么？」

「放肆！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

「不要逃避，小武！你在欺骗自己！在摧残自己！你知道吗？」

「我摧残自己？哈……哈……你再说就等着看我如何摧残你！哼！痴人狂语！除非你能说明，本王如何摧残自己，不然你这一辈子就休想活着踏出本宫！」

阿虚丝毫没有被这威胁吓倒，只有愈加悲悯地看着武王。不，是他心中的小妹。

「小武，你不记得我吗？你真的不记得我吗？」

「你……？」

「我是你未纳入宫中前的邻居呀！有一回我到你家作客，你还在饭桌下，用脚踩我的脚……」

「哈……我怎么记得。我也不知踩过多少个男孩的脚。哈……」

「你看你变得多么可怕！你已失去了你原有的人

性。你的心中已没有了人性的真情。你得到了你要的权、你要的名、你追求的放荡淫欲，却失去了你内心的真！你太可怜了，小武。你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阿虚牢牢地拥抱着她的肩膀，令她无法逃避他那正气与关怀的眼神。已经很久很久了，小武从来未感受过这么强有力又真诚的对待。她心动摇了，却还强持威势地想挣脱掉阿虚。

「你不怕我把你给杀掉？」小武问道。

「我的死亡，比起你活着的痛苦，算得了什么呢？」阿虚很自然很本能地回答。他对小武的无私关怀，已令他忘了自己的危险。

「你……」突然间，小武投入了阿虚的怀里。她的铁石心肠被溶化了。从来没有人能这么对待她。这是她这一生，第一次这么被人爱过，第一次感受到真爱。

「小武，人生短短几十年，何必为了这虚幻的权力、地位、名利而失去自己呢？何必为了一个人的欲望而让万千老百姓受苦呢？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

……每个人，世上每个众生都在追求快乐。我们为了一己的欲望，而牺牲万千人的福利，是不合情理的，是不公平的。只有活出一个给众人带来惠益、真实的生命，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命……」小武在阿虚的怀里静静地听着，静静地哭泣着。

「我现在已进退不得了，宿敌太多了。他们都在等着把我摧毁。你说，我该怎么办？」小武的心柔软

起来，想起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竟也不知所措。

「就停止造恶吧！好好地为国家百姓做些贡献吧！重新找回自己的真心吧！」

「真心？怎样才能有真心呢？」

「放下我。」

「放下你？」

「不，我是说，放下你自己的『我、你的私心、你的自我！』没有了私心，真心会自然流露出来的。」

「但，放下私心，我怎么还能统御大众呢？没有私心，我不能想像。」

「你能的。每个人都能的。只要你愿意为自己的真心付出『代价』。」

「付出『代价』？」

「对，牺牲一切你以不真的心所得来的、习惯了的一切！」

「但我不可能放弃这王位。即使我今天选择当出家人，人们也会把我找出来杀掉。不，我一定要战斗下去！」

「唉！你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吧！……」

阿虚凝视着小武，悲情深切，心里默默地为小武唱起一首歌来：

不忍你苦

看着你造下无明苦因

心中无限不忍不忍

惟恐你来日受苦果

不忍看你陷入苦痛

我不忍 责备你过错

无明已是 一种痛苦

让我献出 法的甘露

献出光明 给你照路

观照到你将堕入恶道

心中无限不忍不忍

苦界的轮转太痛苦

朋友你别再坚持顽固

跟我来 走向法的光明

如实看清 自然法缘

什么的因 生什么果

愿你依法 走上明路

小武躺在阿虚的胸膛上，静静地感受那股真心温暖的慰抚。

那一晚，是武王生命的转捩点。她从此减少了暴政，对国家社会做出了一些实际有利人民的改革。宫中的荒淫暴行也减少了。但在她的地位受到威胁时，她还是毫不迟疑地出辣手，但却总会在事后忆起阿虚

的柔情善语，而有所收敛。

他们经过了许许多多世的回忆之后……

雁王眨了眨眼，先醒过来。他看了看身边的咪咪，咪咪也随着醒来。咪咪忆起了从前的种种，也忆起了许多与小燕的恩恩怨怨，以及在地狱、饿鬼道、畜生道、阿修罗道里所受的痛苦折磨，竟又不自禁地依偎在雁王怀里，啜泣了起来。

看着猫鸟依偎，帝释与众天神皆松了一口气。咪咪已醒觉，小燕有救了。

（待续）

第十二回

在小晶晶的床上，小燕正安详地睡着，完全不知道雁儿叔叔在帝释的援助下，已替她化解了一场生命的危机。

虽然小燕暂时度过大难，但她始终未消苦业，只是等待时候受报而已。

小咪咪不再想谋杀小燕了，从此依靠小晶晶的喂养，也不再对小燕有妒恨的心。但小燕命中的劫数只是延一延而已，这是帝释与雁王都深深明白的。

「小燕必须以『法』来增强她的承担力，增加她受报的能力。」帝释与雁王皆不约而同地这么想。

「第一步就是要学飞！只要小燕不会飞，今天是猫儿，下回可能是蛇、老鼠……最可怕的是她自己日益养成的依赖性与自大心……」想着想着，雁王不禁又为小燕操心起来。

无奈时机不成熟。此时正是北方的严冬，就算小燕想学飞，也恐怕学不了。

于是，雁王又循着帝释的彩虹桥，回到了千里外的南方，与五千只雁儿会合。

最先发现雁王归来的是雁后。她很自然地飞上来迎接他，但她身后，却跟着一只怒气凶凶的雁将，向雁王发出不友善的恶鸣。雁王一看，已明白过来。

原来自雁王一别，虽似短短一小片刻，但他与咪

咪在天上的片刻，人畜间已过了三个月。众雁儿虽然爱戴他，却也不能长时间群雁无首，只好开了个竞技择王大会。雁后虽然万般不情愿，却也无法违抗大众的决定，只好出种种考题刁难竞争者。

这雁将正是度过考题的最后一位，却始终在飞行技艺与速度上未能超越雁后。但他已是最强的一只雄鹰了，看来继王者之位者已非他莫属。此时看到雁王归来，虽知道自己不如首领雁王，却不禁地恨上心头。雁王的出现，看来是要令他已近乎到手的王位给夺去了。

于是，雁将疯狂地冲向雁王，雁王却不惊不徐地，飘然一闪就避开了雁将的喙子，庄严地在群雁之上滑翔了一会，再降落在骚扰不安的群雁之中。雁后也跟在雁王身后，降落在雁王身旁。

雁将又一次俯冲下来，要扑向雁王。雁王昂首一瞪，静立不动，雁将不禁心慌地落在雁王前方，自知不敌，却怒气更盛。

此时雁王已无心斗争，在天上的「缘起宿命镜」里看到了自己在苦海生死轮转的种种，这些王位、美妻、名利、权势对他来说已如梦如幻。

「这一切都会过去的。」他想。

有什么好争呢？

忆起的是他曾有过的初心愿，那欲救度众生出苦海的心愿。

看着雁将怒气冲冲，雁王心生起无限体谅与悲悯。

「唉！如果我没回来，他会好好的，一切会好好的。」

他想起自己未了的心愿，只想上路去寻找自己的理想。于是他心里下定了决心，把王位与雁后让给雁将。

群雁也发觉到雁王的不同。雁王向来是强势领导，是不容许雁群坏了纪律，此时却只静守原处，不再强势领导。

（待续）

第十三回

看着雁王、雁将与群雁，那超乎寻常的僵持一幕，天上的妙音女神不禁又唱起歌来：

无住中生心

深深观照	缘之空
真真放下	虚幻的我
放下自己	放下众生
无住无欲	虚心承苦勇无畏

深深感受	苦因苦
真真悲悯	同体众生
刻刻修度	处处中极
普愿救度	无量无边众生

无住中生出大愿力
明空超然同体悲心
感受众苦
无畏中生出大雄力
坚毅堪忍奋力救度
众生父母

天神们只让雁王听到这首歌，因为只有雁王有足够的功德承担这首歌的深义。雁王感到如沐甘露，这

里头的词句对他来说是那么的熟悉，唤起了他心中古老的声音。他知道从此以后，他已不可能再演雁王这个庸俗的角色了。

他望了望群雁，也望了望雁后，大家看了雁王那不寻常的神情，似乎已知道他会有不寻常的决定。雁后更敏感，过去无数与雁王共相厮守的历史，已让她在潜意识里更直觉地感觉到——她将要面临失去雁王。

「兄弟，你不需要与我争。我会走，我会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求我的理想。这雁群归你领导。」群雁都僵住了。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虽然难以接受，却是真的。雁王向来言出必行，绝无儿戏。

雁王再望了望雁后，雁后已泪如泉涌。她明白，他把王位领导权让给雁将，也必然要把自己让给雁将。

雁王看大众无声，雁后明白，雁将惊喜，也不想多说，仰天长鸣了三声，一扬翅展翼，便飞了起来。雁后亦飞起直追雁王。雁王回旋过来，轻轻稳稳地说了一声：「你是他的了。你回去吧！」一转身就消失在云端，雁后怎么也不可能追上。

此时他感到身心特别的轻，放下一切，了无挂碍。他找到了他熟悉的自由，不需要受大众的欲求所左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可以做自己想要的磨练，心中不禁唱起了一首古老的小调：

另一种真情

挥别了 痴苦的众生
没有放弃 只是放下
上路去寻求 度苦实力
法的实力 能的实力

挥别了 亲爱的朋友
悲舍是 如实的无奈
一心专修习 法能实力
为了你们 为了你们

不再为你们分心
暂忘为如实悲勤
你们是我的动力
看似无情 却是深情

祝福我 亲爱的朋友
祝福我 早成归来
与你们分享 法的真义
法的净喜 法的清凉

(待续)

第十四回

雁王，不，现在是孤雁的他，一直向北方前飞，飞了很久很久。一路上遇上的麻雀、飞燕、黑鸦、海鸥、苍鹰，都对他投以惊奇的眼光。雁儿独自飞行，还有点不寻常。大家都不禁为他的超凡气质所摄受。

「好潇洒哦！」小灰鸥飞过孤雁身边，不禁发出一声惊叹。

在地平线的尽头，他看到了一座座叠连耸起的白茫茫雪峰，心中不禁感到阵阵欣喜。好像回到了家了，那种视野，那种感觉是那么的熟悉。他一路飞去……

他轻轻地飘下来，碰一碰那纯白的雪。

嗯，好冷。

新的路

那一份潇洒，是一颗不执着的心

那一份无惧，是顺着因缘的智慧

那一种追求，是出于深深的悲愿

新的路，历经磨难

新的路，逆流向前

新的路，脱胎换骨

新的路，超越极限

昨日种种，如梦如幻
今日但求 中极法因
他日来时，悲愿成真

正当孤雁面对眼前崭新的世界，思索如何走下一步时，远处飘来一阵嘶哑的歌声。他顺着歌声望去，一个小黑影从远方飞近。渐渐地，他看到一只黑漆漆的小乌鸦。难道这就是我要找的答案？于是孤雁急忙迎上去，很恭敬地问道：「鸦兄，您好，听您此歌，很是了解我，看来您就是我要找的人了。」

小鸦笑了笑，说：「我哪有这份功力？是在雪山那边修行的蒙卡勒大师派我来接引你的。」

孤雁一听，甚是欢喜，便随小鸦向雪山北面的山谷飞去。

冬去春来。北方的雪已开始溶化，树枝头已开始冒新芽。小晶晶把小燕放回金笼子里，一切如故。

「雁儿叔叔辛苦了吧！」她已好久好久没想起雁儿叔叔了，此时想起，感觉还好。

小晶晶忙着上学，已没太多空闲时间陪伴小燕。小燕已开始感到孤单，于是，便又怀念起雁儿叔叔来。

唉！众生总在失去时才珍惜！

好几次小晶晶出外露营，小燕在夜里孤独得哭了起来。大人们都各忙各的，有时饮食没有了也没有人

注意到，令小燕又饿又渴，直到小晶晶回来发现到时，才匆忙补充。小燕的日子里已开始有了不满。大家看她已闷闷不乐不唱歌，也不再称她为公主，这更叫小燕感到失落与气愤。

小燕到来大富豪家已两年多了，大家对她的存在已不再感到新鲜，她已不再是大家注意的焦点。

小晶晶的师父来访时，对她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什么「空性、无我」的，小燕已深感乏味。感觉到这「空性」的体会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对她未体证的心来说，这一度令她引以自傲的悟境是那么的空洞。她要的是人们的注意。她不要孤独，不要被冷落。

终于她病倒了。小晶晶放下学校的功课，照料她、呵护她。这让她恢复了许多多的自信心。之后，小晶晶又忙着学新的东西，又把小燕冷落在一旁。

小燕日日消瘦，终于又病倒了。这回小晶晶又对她万般呵护，令小燕心里甜滋滋的。

于是她开始倾向于生病，享受生病，她要得到注意与呵护啊！

「别理她，晶晶，她看来是活不了多久了，你还是照顾学校的功课要紧。不然考试到时就应对不了了！」小晶晶的爸妈如此这般训斥小晶晶。

小晶晶已被训得急了起来，催促着小燕吃药。小燕耍性子不吃，小晶晶终于骂她了，有一回还轻拍她的脑袋：「你到底吃不吃嘛？你再不听话就不理你了！」

终于连小晶晶也对她失去了耐心，对她感到厌倦。

小燕的最大打击终于来了。为了让小晶晶不去理会看来近将死去的小燕而伤心烦恼，小晶晶的爸爸从外找来了一对很会唱歌的黄莺。这对小黄莺的金笼子还镶嵌上宝石，太美了，叫小燕又妒又羨。这对小黄莺的歌声，赢得了全家人的欢喜，大家都称他们为「王子」与「公主」。喂食时，也是先喂了他们，再喂小燕。小燕气得赌气不吃，身体的状况更迅速恶化。那种小小心灵所受到的创伤，无有倾诉的对象。她不禁思念起雁儿叔叔。

「雁儿叔叔！还是您对小燕最真心，是小燕不懂得珍惜，今天才会付出这不自然生命的『代价』。是小燕不愿吃苦学飞，今天才会受这更大的痛苦与委屈。雁儿叔叔！小燕思念叔叔，叔叔在哪儿啊？叔叔几时才来教小燕学飞啊？叔叔怎么没听见？叔叔已不理小燕了……呜……」小燕好伤心好伤心，想起自己之前对雁儿叔叔的狂慢无礼，不禁又悲从中来，一而再地晕了过去……

「我要去救她！」

孤雁，小燕的雁儿叔叔看到小燕这凄凉的处境，心生无限怜悯。

（到底雁儿叔叔是如何知道小燕的处境呢？请看下回。）

第十五回

「慢着，时机还不成熟。」

蒙卡勒大师指着面前的「天眼镜」说：「你别看到小燕苦苦恳求你出现就心软。她还未真心想成长，未发出至诚的决心，不想为学飞付出代价。她只是一时失宠，接受不来，才想起你。你应等到她再苦一阵子，心已对晶晶家生起坚定的出离心时，才回去救她。」

孤雁听在耳里，痛在心里。看着「天眼镜」里照到几千里外的小燕所受的委屈，孤雁不禁心疼。

大师似乎完全知道，孤雁的心思。

「雁啊！度众生不能只靠慈悲啊！慈悲没有智慧是不行的啊！众生之苦皆各有业因，再慈悲也不能急。有时苦一苦，消一消业也是一种需要。你应为众生克服的，主要不是苦果，而是苦因。你只有以『法』度众生，才会给众生带来真惠。教他们修善业、增善法，让他们自己的善业救他们。自古以来，诸佛菩萨、圣贤护法神明也只能自为明灯，示众生明路，令他们以法自救而已。世间又有谁曾是全能的保护者呢？」

孤雁明白大师的话，却挥不去不讲理的情执。

「雁啊！度众生就像母亲喂孩子吃饭，你必须等到孩子真的饿了才喂。而且要观察孩子的消化能力。现在小燕虽然有苦，但她的无知与顽固还很强，只是因得不到她要的宠爱，才想转移目标，想从你身上得

到怜爱而已。你必须让她再苦一阵子，等她心生起真诚自助自救的心才去帮她，才会给她带来真惠。」

「大师，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更有效地帮到她，也让她以最少苦的情况下走出来呢？」

「雁儿啊！你还是专心活出当下一刹那吧！充实自己当下『法』的实力，时候到了，你自然会知道应当怎么做。至于小燕是否能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以最少苦的方法得到最好的结果，就要看她是否肯真心诚意地接受『法』的引导了。这由不得你啊！如果你当下增强自己的智慧、慈悲与法的各种实力，如美德、忍辱、决意、真实、舍心等，可能到时还更能增强小燕对你的信心，更能摄受她，让她接受你的『法』的指示与忠心去实践。」

孤雁恭敬地点了点头。大师真的太睿智深谋了。

「记得，度众生一定要无住生心。要了解『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生灭因缘本是空，无永恒不变的主体而无可执、无可住、本来无我。生心，要以悲智为动力。一旦心能无私，就能无欲无畏，对自己对众生没有差别。有了这空明无住的基础，就容易看清一切相关因缘，心空空荡荡的，就容易有如实的心态，自然会生起真慈悲，做起一切事来就有效率得多了。记得，没有执着，才可能教育众生，有执着后，就已错了，当下已不如法了，怎能以『非法示法』呢？无法又何能度众生呢？先有如实的心态，再寻求如实的能力。那是无止境的，那将是更难的。」

「嗯，如实的心态与如实的能力有什么差别呢？」

「说来话长，简单说，如实的心态，就只是一种无私、清明、事实求是的态度。如实的能力，是如实的心态加上了解一切相关因缘，掌握一切可掌握的相关因缘的能力。」

「那就是说，要圆满世间一切可圆满的法，才有可能圆满如实的能力，对吗？」

「对，那就叫做佛。只有佛，才有彻底的如实能力。没有贪嗔痴，就能圆满如实的心态了。一个不太圆满的比喻是：如实的心态，就像一面彻底清洁无染，也无歪曲的镜面，照到什么就反映什么。如实的能力却像一个万能如意珠，可用作显微镜、放大镜、望远镜，还能唤出任何你需要的力量，去做你想做的一切。」

「那是再好没有的比喻了。为什么说不圆满呢？」

「因为文字只是文字，怎么也无法表达真正的经验。只有当你有了实证，从心上深深地体会它们，你才会明白这些法。圆满了这实证，你就圆满了在这世间为灭苦度苦所做的一切准备了。」

「只是，小燕……」孤雁又想起了小燕来，领悟归领悟，心还是有点放不下。

「雁儿啊，你这样重情不是办法，我请我的侍者为你唱一首圣歌吧！」

「小鸦！」大师向洞里唤一声。

「是！」瞬间山洞里，飞出一只黑漆漆丑陋的乌鸦，站立在大师右肩上，恭敬候令。

「唱首『圣雄重情』给你雁叔叔听一听！」
于是小鸦就受命唱了起来。

圣雄重情

圣雄 重情
情 无私情 是度苦心
心献佛法僧众生
情拥宇宙的苍生
同体感悉 情愿普度

圣雄 重情
情 遍无边 是菩提心
明空如如无住
悲苦切切生心
深情住世 真惠不缚

孤雁的心太震撼了，这歌词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与情感的不成熟。圣雄的情感是多么无私、多么超凡啊！

小鸦的声腔虽然嘶哑，却怀着一股浩然真情，不禁令孤雁对大师身边的这只丑鸭子万分敬仰起来。

（待续）

第十六回

春去夏来，孤雁继续留在蒙卡勒大师身边，学法修法，时而也听听小鹅分享圣歌。孤雁最喜欢小鹅的圣歌，句句打动人心，把一切枯涩难忆的法串起来，变得那么容易记住。

但孤雁始终不忘为小燕及天下众生祈祷，也时时请求大师拿出「天眼镜」让他看看小燕。大师对小燕的处境心里有数，他不需要天眼镜，天眼就在他心上。但他还是体谅孤雁的需要，也让他满足。只是大师知道，如果完全满足孤雁的需要，孤雁无法在「法」上有效地快速成长，因此有时也拒绝他。

孤雁知道大师一切都是为他好，他深信大师的智慧与慈悲。所以不论大师决定给他任何苦受乐受的考验，他始终忠心接受，毫无怨言。

「雁儿啊，放下我啊！真心啊！依法如实啊！慈悲喜舍啊！看清因缘生灭，其性本空，好好地活出当下一刹那吧！」今天大师又重弹老调了，但孤雁明白，大师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教诲，是要他深深体会他的悟境。大师已说过，这些法，不到彻底圆满一切的境地，就不能自满，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聆听、思惟与观照。

不知不觉地，夏天又将要过去了。孤雁在大师身边学习已近半年，此时他想起小燕。他想，小燕若还

不学飞，过了秋天就更难了。但大师心里有数，小燕的命格是要在冬天才能成就的，不遇艰苦，她是不会拿出她所有的力量的。就像梅花，只有在酷寒的冬天才会开花。但他也知道，若是不让这悲心深重的雁徒儿在秋季试试救小燕，他是不会心安的。让他从中体悟到如何用「无住生心」的心法，才能度众。于是，在孤雁向大师诚挚恳求时，大师微微一笑，没允许，也没反对，只祝福他一句：「记得，逢一切顺逆起落，皆应启发智慧与慈悲。」

小鸦也给他唱了几首圣歌送行。

等待悲心

若不是已生起同体慈悲 让我永无为
是什么怨惧 是什么欲 什么慢 让你动心
放下吧 放下自我 放下虚幻的 我见执慢
明缘是空 无住内外身心世界
莫执取 虚幻的梦境

等呀等呀等到悲心生起 方生心思为
本已可入灭 是什么悲 什么愿 让你住世
慈悲吧 慈悲无明 慈悲众生的 我见执慢
悲苦困苦 生心悲度内外世界
意语身 可悲勤大为

处处是功夫

空 缘无可住
明心 可否不苦
因无明 众生挣扎
同心 感悉悲苦

我 愿自己输
无限 忍爱慰抚
以无我 包容众我
空悲 是法基础

空悲正念 时时处处
顺逆万缘中增功夫
一步一步 中极法力度苦

小鸦的两首圣歌，令重情的孤雁感激得以双翅拥抱小鸦。从他到来，这义气小兄弟就一直未对他表露什么特别招待，只是应大师的指示唱圣歌。其余时候都只默默做自己的事，以及侍候大师。说亲不亲，说疏不疏。

今天他唱起歌来，再次勉励他。

小鸦甩了甩头，说：「慢着，再送你一首。」

洒脱

这是一片自由的天地
不属你和我
因缘成熟我们相聚
善行一起做
因缘消散何必眷恋
潇洒挥挥手
聚也珍惜 散不依依
来去多自由
哈哈
来去多自由

哈！真了得！小鸭竟然还露一手潇洒！

好吧，孤雁也信受了。于是向大师行个礼，向小鸭挥一挥翅膀，转头就向东北方飞去了。

从雪山到东北方的故乡，有几千公里。孤雁毕竟是跨洋的候鸟，只消数日就可回到故乡，在陆地觅食、飞行千里、随地休憩，都是很容易的，倒也不觉辛苦。

他先环顾一下周围，离开半年，许多东西都改变了，大富豪家外头的一棵松树，在月光下看来特别坚实。于是，孤雁便飞到松树的技丫上唱起歌来。

（待续）

第十七回

候鸟的话

让我轻轻把你给唤醒
让我轻轻牵着你的手
让我们步步走向
那佛法的大道上

法海无限广博浩瀚
小燕总会迷失方向
让跨洋的候鸟指引
稳稳地牵引出苦海

纵然业命注定必有困苦
我愿用法能常给你打气
你不要怨那法光刺眼
转一转心就能适应
在日落之前要飞达彼岸

小燕小燕你不要埋怨
不要嫌恶候鸟的直言
提升改变总有艰苦
以无我勇气去实践

「雁儿叔叔！」

小燕惊喜万分。等了那么久，雁儿叔叔终于出现了，还为她唱歌呢！

于是雁儿叔叔飞到窗前看小燕。

一看到雁儿叔叔在那月光下神采飞扬的模样，小燕突然生气起来。

雁儿叔叔看到小燕那种消瘦的模样，也不禁生起无限怜悯。一时间也忘了大师的提醒：「要舍，不能一味施于情感上的满足，要如实才能带来真惠。生心要无住，才能产生法的力量。」

「怎么了？小燕，你怎么了？」

小燕一看雁儿叔叔心软的模样，更万般娇气地啜泣起来。

「叔叔真坏，叔叔不理小燕，叔叔去了那么久，叫小燕好苦好苦！」小燕完全不知，雁儿叔叔在严冬时，在帝释的引导下救了她一命。也不知雁儿叔叔为她日日夜夜所作的祈祷。更不知雁儿一直从「天眼镜」中看她，关心着她。这一切的一切，她都不知道。

「乖！小燕别哭，小燕快别哭。叔叔现在不是到了吗？」

「那有什么用？你在外头好好地自由自在，小燕在这笨笼子里闷死了，叔叔都不管。叔叔根本不关心小燕！」

「还说，还说！还不是小燕自己选择不要学飞，选择自己活在笼子里？」

「你看你多没良心！小燕已够苦了，你还说风凉话！呜……」小燕就是一味胡闹地哭。小燕不知从何时起学会了撒娇刁蛮。对了！她学那黄莺公主对黄莺王子的招式！此时没对象，竟然对雁儿叔叔撒娇刁蛮起来。正所谓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她竟然用起来如看家本领。

雁儿当雁王时，虽然美后艳妻娇妾一大群，却都贤淑方良，对撒娇刁蛮这一套还真没经验。

「好！好！小燕现在要叔叔做什么？快说！叔叔现在就教你飞好不好？」不急还好，一急就犯了法家大忌！

「不要！」小燕怒气冲冲地喊道。

雁儿在大师身边，学了近六个月的放下我、无住生心、依法如实、因缘思惟，一下子就全忘了怎么用，一下就中了小燕以退为进计谋之中！

雁儿离开前，大师还特别嘱咐：「贱法者自贱。『法』是不能轻易对心无至诚恭敬的众生不请自说的。大部份的众生都要让他们请『法』后再教导的。只有少数彻底谦恭的学生才受得起导师的主动教育。传法要观其受，众生没有受法的功德、条件与准备，是不可把『法』贱施。这不是不慈悲，这是自然界的法则……」大师还讲了空杯子盛茶的比喻，来特别强调这点。飞行的法也是「法」。雁儿一心软，竟然犯了大师的特别指令。

（待续）

第十八回

话说对撒娇刁蛮全无经验的雁儿叔叔中了小燕以退为进之计谋后，突然不知所措，大师的教诲完全使用不出来。

小燕不只会以退为进，还会以自暴自弃为伎俩，不惜不吃或少吃，让自己日益消瘦来令雁儿焦急。

这一切，大师、帝释与无名菩萨全看在眼里，只是他们都知道：秋天，还不是时候。

雁儿的苦，也是他学习「无住生心」等基本法的必需过程。所以戏里戏外，完全是两种心境。

有多少局中人会看到自己在局中、在戏里呢？

「空已净，心已彻底无我，才有可能彻底超然；彻底超然，才能无住生心；无住生心，才有可能真正如实；真正如实，才能用法自如，才能发挥法的真正力量。」大师说过的这些话，雁儿听过好多遍，可惜此时心为业所困，「法」也未真强，故仍然用不上。他无法让小燕虚度一个秋天，待冬天才行动。

「雁儿若不培养训练面对寒冬的能力，酷寒来时，可能就承担不了照顾自己又兼护小燕的双重重任。他只有把握秋天做好自己的实力工作，到冬天时，他才能把角色演得称职。」大师在雪山用天眼看着雁儿，心里正这么思索着。

这时候，大师的心念进入了无名菩萨的观照里，

大菩萨亦得到相同的结论。

大菩萨决定在中秋夜里给雁儿托梦。他化了小鸦在雁儿的梦里唱圣歌，提醒他因一时迷惑焦急而遗忘了的「法」。

法上心头

缘契提携 不契不愁
默默增升 明明守
奉出慈温 献出悲柔
无限祝福 在心头

空悲真纯 是火莲
忍爱身教 愿不回头
啊 楚歌喜受
身下谷底 法上心头

如实

因缘不契的时候
你要能退后
好好祝福中告别
有缘再聚首
好好增升 中极转乘
但愿来日能相惠

好好感恩 相惜相珍
相互祝功成
当下悲勤 是真如实
莫负一心念

这两首梦中歌曲叫雁儿恍然大悟至醒来。想起小燕，他不禁有所感触，唱起了这首歌：

悲舍心声

你的因缘未成熟
我只能祝福
你的心未能受法
悲舍任你苦
让我中极 让我转乘
愿我法力更具足
不为你停 不为你等
只因悲你苦
这份悲勤 为众自升
升实力度苦

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小燕听到雁儿叔叔唱的这首歌，又气又悔。

「叔叔真的放弃我了吗？叔叔真的放弃我了吗？」

无名菩萨心想：「不让你听到雁儿叔叔的心声，你还不醒。唉，为何总在失去时才珍惜！」

「叔叔真的放弃我了吗？」小燕在梦里一喊再喊，终于把自己喊醒了。

（雁儿将如何为自己面对冬天的能力做准备？请看下回。）

第十九回

中秋过后，雁儿已不再在小燕的窗前停留。他想他怎么也来不及在冬天来临前教会小燕飞，然后带着她飞往南方。他知道，今年他必须在这里度过冬天了。

雁族是无法适应寒冬的。天气一变冷，它们就会飞往温暖的大陆。从北到南，从南到北。这次为了小燕，决定待在北方过冬，对雁儿来说实在是非常大的风险。暴风雪的来临，可不是任何一般鸟儿所能够抵挡的，只有少数的鸟类如寒鸦才能例外。

于是他必须学习到悬崖边的石洞里做温暖的窝给自己使用，还得大得容得下他自己、冬季的食物、还有小燕！他的直觉与谨慎告诉他：万一小燕需要！

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无例可循。他只能自己尝试摸索，做起来特别艰苦，特别是冬季的食物。他上一回从彩虹桥过来时，看到了整片大地白雪茫茫的景象，思索着冬天要到哪儿找食物呢？他不敢自信能学得到寒鸦在冬季生存的能力，至少他要自己做足一切可做的安全措施。

他四处寻找可贮藏的干果等粮食。幸好秋天之后天气已冷，食物放在石洞里不易坏。

他在忙碌之余，还很用心教育一些逃离人类笼子的鸟儿学飞。有些已飞向南方较暖和的地方，有些如寒鸦类就留在原地，他已无暇为刁蛮的小燕多费心了。

是的，他只有先做好自己的工作，自己先站稳，才有可能奉献。不然也只有帮倒忙。

这段日子，他一整天都在忙碌飞行，几乎无暇休息片刻，也因此磨练成超强的身体。他还趁夜晚飞出来，学习忍耐更冷的温度。他学习思念阳光，他发现到只要心一直想着太阳，身体就会暖和得多。于是，他全心专注在夜里一心不乱地观想太阳，想像身体腹部有个炽热的太阳，双腋下与双脚底也有太阳，甚至能观想到太阳的光热笼罩着自己。自从他发现到这个方法以来，耐冷御寒的能力大大地加强。

他学习在寒冷中一心专注，身体全然不动，专注到忘我的程度。他也学习在寒风中，发勇猛心英勇飞行，这也能鼓动热能，只是这方法需要更多的食物。

这段期间，他真的多管齐下地准备这一切。虽然他自信自己过得了冬天的考验，却决心要给自己更多更多的余力，去胜任意想不到的考验。他必须有剩余的能量去做更多的事，却也须有超强的睿智去做一切保守的安全措施，去储藏能量。

几个星期没看到雁儿叔叔出现，小燕开始又恼又悔，自怜自艾起来。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小晶晶忙于学业；咪咪吃剩的鱼骨留下的腥味；黄莺公主对黄莺王子的撒娇与打情骂俏；众人的冷落与忽略；日渐增寒的温度，小晶晶的爸爸还决定要让鸟儿们磨练磨练，以免像往年一样，形成对暖气的依赖；雁儿叔叔的不再出现，或在窗外远方飘过的身影……这一切

都叫小燕心生烦恼。最近在夜里，还听到可怕的「嗦嗦」怪声，也不知是什么。

日子真的太单调乏味，小晶晶已很久没有伸手进笼子里来抚摸她了。这是去年她还天天做的事，今年就好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了。

秋天终于到了尾声，天开始下起冰雹，这是大雪来临的先兆。夜里的寒风阴森地在呼啸着。去年的冬天，小燕在一无所知中度过大难，今年的冬天会如何？

（请看下回。）

第二十回

此时小燕想学飞已艰难，即使雁儿叔叔肯教，外头的天气也会叫她无法抵挡。她开始恨自己对雁儿叔叔的刁蛮，后悔自己玩以退为进的手段，害得自己进退两难。她终于向上天发誓，只要雁儿叔叔再次出现，她一定会好好听话，做个单纯的孩子，做个受教的学生。可是雁儿叔叔上了哪儿呢？

洞外暴风雪在疯狂地呼啸，才几个小时，大地已一片翻白，在月光中，愈显得凄凉。雁儿在洞内窝里一动不动地蹲着，心一直念着小燕。每想起小燕，心中就有不祥之感。去年冬天小燕逃过大劫，今年冬天会如何？他不能做什么，只能祈祷，这是他最无助时唯一能做的事。

他就这么祈祷到深夜，到睡去，入了梦里，他心里还唱着祝福之歌：

也让我

也许我不能为你做什么
也让我为你献出真挚的祝福
也许我不能代你受苦楚
也让我给你柔柔的法慰抚

在最黑的夜里
愿心法光明
对最苦的考题
愿心智空明

愿你能感受到那苦中的爱
好让你拥有力量在苦中献出爱
愿你能感受到那严中的情
让你能如实珍惜那最真的心
最深的法

大师、帝释与无名菩萨皆注视着雁儿与小燕的情况，知道这回他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共同度过艰难的考验。

「过得了这关，雁王会更强，小燕也会得到她应得的教训。」帝释心里这么想。

「教育愚者的最后方法，就是任她为所欲为。小燕必须从自己的过失中学习，雁儿却会从别人的过失中学习。只是遇上小燕，他还是对她新出的技俩适应不来，还好是学得快。」大师心想。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只是如此。」无名菩萨超然观缘。

大富豪屋顶的雪已越积越厚。屋后有根木柱子已开始倾斜，是地洞里的老鼠在柱子上磨牙，破坏了柱子原有的支撑力。小晶晶的父亲一看发觉不妙，赶紧把两只黄莺带进屋前小晶晶的房里，咪咪也在小晶晶

的房里睡觉。

众生一旦到了运势不好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正当大富豪打算把屋后的小燕带到屋前时，突然「轰」一声大响，整间屋子后方塌了下来。小燕连笼带身被压在下面，金笼子被压得变了形。寒风从碎木石隙缝中吹进来里头，忽然间变得非常寒冷。

「雁儿叔叔！」小燕被吓得哭了起来，全身一直在寒风中颤抖。「小晶晶！」

狂风呼啸，谁也没听到小燕的呼叫。小晶晶想去屋子后方救小燕，却被她的父亲阻止。

「救不了的，晶晶，她一定已被压死了，而且现在外头正下着暴风雪，谁也做不了什么。」

小晶晶想起小燕的遭遇，哭得双眼都红肿起来。毕竟她们有过很深厚的感情。

雪继续下着，把碎木石的隙缝封住了大半，寒风吹不进来，感觉上是比较不冷了，但要怎么才活得下来呢？外头是一片冰天雪地，里头是一个冰窖。

「天啊！难道这回要小燕活埋在冰雪中，活活冻死不行？」

（小燕到底下场如何，且看下回。）

第廿一回

雁儿正在用翅膀拨开洞口刚降下的雪。开始时，雪把洞封住了一半倒是好事，寒风较吹不进来了。但接着雪越积越高，他开始感觉到那种危险，再下去整个洞口会被封住。而且雪一旦积久深厚时，会变得凝固，要再拨开就不容易了。

突然间，一只寒鸦飞到雁儿的洞口来。

「怎么回事？老鸦。」

「大富豪家的后方倒塌了，就是小燕住的那个部份，小燕恐怕遇难了！」

「我去看看！」

雁儿一飞出洞，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富豪家飞去。

果然，整个屋子后方倒塌到不成形，被厚雪压得几乎看不出什么了。

「天啊！停止下雪吧！」雁儿长鸣呼叫。

帝释听到了雁儿的求救，正想施以援手，无名菩萨已知。即刻又以万里传光音的神通，制止帝释：「让雁王开发『法』的力量。」

帝释顿时明白。一味施予救援，是无法让众生自然地成长与发挥的。

几次呼喊祈求，雪依然在下着。雁儿突然想起在大师跟前曾听说过「真实语的力量」。他想，他一辈子未曾撒过谎，未曾欺骗过任何众生，理应可以发挥这

股力量来救小燕。

于是他展开双翅，请天地神明作证。

「天啊！我这一辈子未曾撒过谎，未曾欺骗过任何众生。愿以这真实语的力量，让这风雪即刻停止！」

顿时整个天气大转变，风雪神奇地马上停止了。天上的乌云也散开了，太阳也照耀在整个白茫茫的雪地上。

雁儿深受鼓舞，于是，又再发了一个真实语的愿：「天啊！自从我放下王位，舍让妻子、权力以来，从来未有一丝一毫的后悔。愿这真实语的力量，让我看到救小燕的方法！」

很神奇的，他突然看到白雪碎石堆下的小燕在颤抖，仿佛那些东西是透明的。

于是，雁儿又发了一个愿：「天啊！我这一辈子，未曾对任何众生起过嗔心。愿这真实语的力量，令小燕能够度过这个劫难！」

这个真实语的目的明确，却不够具体，故未见什么动向。但隙缝中的小燕，却突然感到暖和起来。

雁儿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便邀寒鸦们一同来从事拯救工作。

很快地，雁儿与群鸦们用喙、爪与翅膀把隙缝上的雪拨开，很快就看到了小燕。

「雁儿叔叔！」看到隙缝里投来的一线阳光，小燕惊喜万分。

「小燕别怕，叔叔与鸦子兄弟们来救你了！」

「谢谢！」小燕听到「鸭子兄弟」的到来，不禁感到羞愧，以往她还瞧不起他们呢。

如今隙缝的阻塞是被打开了，但小燕却逃不出来，那是下宽上窄的隙缝，雁儿体积大下不去，小燕不会飞，上不来。鸭儿下去了，却无法把小燕给弄上来，只好自己飞回到上来。

「我没力飞……呜……」小燕哭了。

「我们给你找一些食物来。」于是，雁儿便请求两只寒鸭去他的洞里带来一些食物给小燕。

小燕吃了食物，体力已恢复，感觉也温暖了，却仍然飞不起来，总是飞起几寸又掉了下去。她至少要能飞五尺高才能出来。

很快小燕又气馁了，雁儿一直在打气，给小燕加油。小燕终于能跳飞到一半的高度了。

「我总是飞不上去，雁儿叔叔，我总是飞不上去。我不能了，我真的不能了。」

「吃些食物，休息一会再试！不要想还差一半，你的飞跳，不是从开始的一点点，进步到现在的一半吗？你要看到你的进步，才是啊！」

「雁儿叔叔说的也是！」

但过了一会，小燕又气馁了，她真的要放弃自己了。

「小燕！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大伙儿都在帮你，你却不帮自己，你太没用了！」

「呜！叔叔骂我，叔叔第一次那么凶骂我，呜……」

「就是要骂你，你是弱者。你辜负了大家的一番好意，你哭死也无法补偿你的过失……」雁儿知道，一切软的方法都用过了，都无法激发小燕的潜力，只好用硬的了。就在这关键点上，小燕若错过时机，拖欠了，之后若再下一场大雪，谁也不知还能做什么了。

「叔叔骂我，叔叔骂我……」

「你只想到你的『我』，你没有想想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你没有拿出勇气，之前就已经错过了那么多次的学习机会，这次再不学，你只有死！」

突然间，小燕害怕起来，她想到「死」就害怕起来。休息时她检讨一下，想想雁儿叔叔骂的也有道理，便决心要真心自己救自己。于是，又一再振翅向上飞。

慢慢地，她越来越习惯用双脚与双翅使劲。一天过后，她终于飞到隙缝边，抓住雁儿叔叔口里衔着的树枝，被救上来了。

真正的考题才刚刚开始。这到底会是什么？请看下回。

第廿二回

善的种子

无风。

金色的阳光，照耀在白茫茫的雪地上，气氛特别宁静。

阳光照在小燕的身上，在那冰寒的天气里，带来一份温暖。

是雁儿叔叔的真实语力量在静静地发挥效用。多生多世的真实语操守、至真无私的信念、一心专注的发愿、超凡的功德……连合起来发挥着超凡的法力。

也是小燕的功德。过去世，她对当时是修行人的雁儿叔叔生起恭敬心，结下今日的善缘。

也是大师与帝释天王的助缘，也是无名菩萨的指引，促成了今日法的力量之显现。是无名菩萨才深明雁儿的潜质与角色呵！才能拿捏准行动、选择与放手的时机。他不觉得自己厉害，「只是因缘，只是如此」。

雁儿叔叔现在面对一个最艰难的问题：怎么护小燕度过冬天？

回到小晶晶家里是不可能，也不合适了。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自由，不可能就此断送。小燕对人类主人的宠爱与喂养，已不再有信心。反而是，雁儿叔叔在她最艰难危险时，不顾自己的危险，千辛万苦地守护

她。她还不知道去年雁儿叔叔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救了她，以及一直以来为她所作的祈祷与所费的心血呢！她不知道，雁儿叔叔也无意让她知道，只希望她从此能走向光明，得到真实清净无染的快乐。

「只有一个选择。」雁儿叔叔在想：「帮助小燕找回鸟儿的生存本能：飞！」

「不。」无名菩萨心想：「这回不只是你们的身要飞，你们的心也要飞。放下一切心的枷锁，无拘无束地飞吧！」

小燕想起雁儿叔叔为了救她，不惜让她讨厌，说了那么凶、那么狠的话，激发她内心的清明与斗志去度过那难关，心中生起无限的感恩与信任，不知不觉地，她已靠在雁儿叔叔的大翅膀下，哭了起来。

多情的妙音天女看到这一幕，又发挥她那改编词曲的急智能力，不禁又唱起歌来：

自然如此

多少因缘多少事
多少承担多少好
多少善因多少善报
如实是自然之道

多少爱心多少泪
多少真情多少义
多少善法多少法力
真惠是久之道

空的无我
悲的同体
明智可相印？
忍的无极
爱的太极
生心可无住？

一份体谅一份亲
一份包容一份广
一份超然一份自在
无碍是用之道

这回天神们让小燕也与雁儿叔叔一起听到这首歌。

「这悦耳的歌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小燕在想。

她从小晶晶的师父那里听过「空」，也听过「悲」，是很高很高的「法」。师父说：「悟了，就可做圣贤之事，对自己对众生都会有大惠益。」以前，她以为她悟了，现在却又不怎么懂，但至少听过。但「同体」、「无

极」、「太极」……「生心」、「无住」……？她全不明白，只知道歌声很好听，很舒服，感动心腑。

雁儿叔叔听到这首歌就触动内心深处一些古老的情感与体悟。「同体」就是打破人我差别，爱人如爱己，对别人的感受、成功与失败、快乐与痛苦感同身受。同样地，对自己、对别人的一切，明空无住而超然。

「无极」也就是「虚无」的力量达到没有极限的极点。

「太极」，也就是「有」的力量达到极点。

.....

但众天神为何要让小燕也听到这首难懂的歌呢？

「是小燕接受成长磨练的时候了，给她的心种下一个善种，往后终会成熟，终会产生实用价值。」天神们都这么想。

好听的歌曲是听了，在雁儿叔叔大翅膀下的小燕，感觉好温暖。可是，雁儿叔叔下一步要怎么办啊！天气冷、食物、飞行……每一道都是难题。但雁儿叔叔的第三个真语誓言，是必然不败的。

到底雁儿叔叔要如何引导小燕，旋乾转坤？请看下回。

第廿三回

逼

大翅膀抱着小燕，雁儿叔叔闭上眼一动不动，在寻求如何走下一步的灵感。

静是动之本，无极是太极的基础。所谓无极生太极，或无极而太极，「先能无为而后无所不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在强调空净虚静的重要。文辞虽异，原理不差。能静才能定，有定才能生起真智慧。清明的心，才可能与自然界里的法相印。与法相印，才能开发出法的力量。

对，要靠法的力量。靠一己的盲目顽力，就像靠四肢欲游泳过海，倒不如扬起帆、借风力，乃至……

雁儿的心慢慢沉静清明，直到像一面镜子，像一面无波的水面，映在上面的月亮是那么圆满。

无名菩萨在兜率天观察雁儿心境的演变。

「可以了。」于是大菩萨把第一步心法印在雁儿的心里。

灵感到了！

「小燕吃饱了吗？」

「吃饱了！」

「想学飞了吗？」

「想！」

「愿意为学飞付出『代价』吗？」

「愿意！」

好单纯的回答！

「好！第一步，就要先学会『展翅滑翔』。叔叔会用爪子，把小燕提到小树枝上，小燕要把树枝抓好，就像抓住金笼子里的棒棒一样。好吗？」

「好！叔叔提我！」

于是，雁儿叔叔把小燕，提到约五尺高的树枝上。小燕一往下看，心里有点害怕。以前金笼子虽然有时吊得高高的，但毕竟是在笼子里，不会掉出来，故不会畏惧。这回，下面就是五尺远的地面了。

「小燕别怕！叔叔做给你看。哪！这样打开翅膀，锁着翅膀不动，尾巴直直的，双脚一跳……哇！好舒服哦！」雁儿叔叔滑了下去。

「雁儿叔叔好棒哦！」

「小燕试试看！」

「嗯……」小燕感到害怕，一直在树枝上摆动，不敢跳。「叔叔，小燕好怕！」

「别怕！别怕！有叔叔在，叔叔会保护你！」

「叔叔，小燕好冷！」

「敢敢跳！多动一动，就不冷。现在太阳正艳丽，小燕要趁机学会滑翔，再学会飞高。在太阳下山前，至少要飞到叔叔所居住洞穴的高度。」

「叔叔，小燕没力，小燕很饿！」

「小燕不是刚刚吃饱了吗？」

「不知怎么就是没力，不是饿是什么？」

「不，这是因为小燕心里害怕。害怕，就会夺去我们的力量。这不是体力的问题，不是饿这回事！」

「叔叔说小燕撒谎？」

「也不是撒谎！是小燕不明其理，所以说错了。」

「叔叔说小燕笨？」

「小燕不是笨，而是没有经验，这道里是要从经验中学来的。小燕别在意这些好不好？不要分心，注意力放在重要的事上。」

「叔叔总是催小燕，不给小燕自然的时间成长，小燕不依了！」

「唉！小燕又不听话了！别无理取闹了！下一步总要走下去啊！」

「你说我无理取闹？我告诉你，我刚刚从那么危险的小洞中跳出来，身体没力。你逼我，你才无理取闹！」

「别耍嘴皮好不好？这个训练是要赶紧的。拖久了问题会越来越大。」

「我可不是耍嘴皮。我现在很饿，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

「唉，这孩子！」

雁儿叔叔无奈地，又让小燕吃了一些食物。

「小燕准备好了吗？」

「你别催我好不好？！我刚吃饱，总要休息一会。」

小晶晶总会让我吃饱后休息一会，才请我唱歌的。」

「唉！坏性子一养成，就很难改了。」雁儿叔叔心里想到，却不敢再说出来。「真正的真心太稀有了！」

「我告诉你，我才不像那两头黄莺一样，天天等待小晶晶疼爱、呵护。我可是会从艰苦中，闯出一条路来的燕儿！你瞧！我今天不是从小晶晶的家里走了出来吗？」

雁儿叔叔默默地听，没有反应。他知道，小燕的自傲，来自她失宠的自卑，是因为慢心，淹没了她的理性。看到这点，他不禁又对小燕生起无限怜悯。

良久，雁儿叔叔又有点着急了。外头的气候变化大，太阳会下山，风会再刮起来。小燕在温暖的屋子里住久了，不晓得如今这风止阳晒的良机在冬天里是不多的。无知者本应接受智者的引导，但小燕竟然要操控雁儿叔叔对她的帮助！

果然一会儿，风刮起来了。小燕打了几个寒颤，冷到哭了起来。

雁儿叔叔又过来哄小燕：「小燕学飞好不好？」

小燕听到雁儿叔叔温柔的话，也不好拒绝。于是又从头开始。

但小燕一到了枝头上，双爪就不肯放。此时再加上刮风，异常寒冷，她更展不开翅膀滑翔，因为翅膀一打开就露风，就更冷，冷得她缩起来。

于是雁儿叔叔把她放到三尺高的枝头上，希望这次比较低会好些。但还是不行，小燕被风吹到冷得打

不开翅膀。

看来不逼不行了。雁儿叔叔心想：「三尺也跌不死，反正雪面是软软的。」于是，便把小燕给从后推了下去。

「救命啊！你要害死我啊？」小燕跌在雪上。跌下去时，她的翅膀很本能地拍了拍，毕竟她早晨还飞起过五尺高，也就没事。

「再来！」雁儿叔叔下令了。

（雁儿叔叔似乎换了教学的策略，小燕是否能学会飞行？请看下回。）

第廿四回

看结果

有些众生的学习又苦又慢。

有些众生的学习虽苦却快。

有些众生的学习虽乐却慢。

有些众生的学习又乐又快。

有人说：是业，谁也改不了。

有人说：是业与业的模式，模式改一改就会好很多。

雁儿叔叔想让小燕发挥得最好，尽可能不苦又快，可能吗？

雁儿叔叔二话不说，就用爪子提起小燕，飞到四尺的高度，也不把她放到枝头上，直接就在空中放了她。她急得翅膀直拍，掉落地上。

「哇！……」小燕哭了起来。

雁儿叔叔也不理，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提起放下，愈来愈高，也不听她抗议咒骂。

终于小燕知道叔叔是来真的了，抗议谩骂什么也没用，都要摔的，只好小心挥动翅膀下降。

慢慢地，她学会了展翅不动地滑翔。她开始欢喜

那种滑翔的感觉，饥饿也忘了，也不觉得冷。

但她不会转弯，有几次，她在滑翔时撞上了树头，晕得满天星斗。雁儿叔叔教她摆动尾巴来操控飞行方向。慢慢的，她就学会了。至少现在，她不怕从高处跌落下来摔死。

小燕吃了一些食物补充能量，想懈怠一下。

「不行！一停下来就动不了，要继续飞才不觉得冷！」

「小燕很累嘛！叔叔一点都不体谅！」

今回雁儿叔叔学聪明了，不跟小燕说道理，只管做。他想：「太阳要下山了，我只有选择用非常手段来训练他了！」今晨他得到「果断执法」的灵感，到现在他才通晓，懂得实践了。

他开始从后方大力去撞小燕，小燕吓得直向前跳。他又直追过去，一撞再撞，撞得小燕好疼，双翅直拍起来。小燕飞了几尺，又掉了下去。开始是两三尺高远，接着是四五尺、七八尺，终于飞上了十尺高的松树枝头。

「够了嘛！叔叔，尊贵的雁儿叔叔！今天已进步那么多了！」

「不行，要飞进十尺高的山洞，不能刚刚好只能飞十尺，必须能飞得更高，必须有余力，到时才不会撞到洞边受伤。」

雁儿叔叔一说完，又紧追着要撞小燕，小燕真的振翅高飞起来，竟然飞到十五尺的高度了。

「好！今天可以了！小燕，吃点东西吧！」

「谢谢叔叔，尊贵的叔叔大师，以后别那么凶，好不好？」

「只要你用心学飞，叔叔也不必费气力逼你。」

「看结果。」蒙卡勒大师说：「修练在进步时，总有种种内外魔障。逆缘可以是障碍，顺缘也可以是障碍。逆障容易看清，最怕是顺障。顺障就是一切好的，讨好的内外因素，乃至成就感，让你自己放逸，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还不自知。」

「看结果。不论做什么，不达最后的目标，绝不为什么小小的成就或好处所迷惑。好也增上，坏也增上。这样好与不好的体会、顺与逆的经历，都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因缘。」

「看结果。最终的结果。只有时时刻刻，刹那至刹那间如实观缘，如实用缘，才不会在因缘变幻时僵硬不灵。」

「看结果。记得，一切以灭苦度苦为重。离了这个，一切成果都是虚浮不实的。诸佛也只教『苦』与『灭苦』啊！」

雁儿叔叔想起大师的话，心想：「你就是必须飞！谩骂也没用，甜言蜜语也没用！」

（好严的雁儿叔叔！漫漫长路，娇气的小燕会怎么走呢？请看下回。）

第廿五回

理论与实践

他们终于飞回了山洞。小燕真的累了，当晚躺在雁儿叔叔温暖的大翅膀里，呼呼大睡，还睡得真香。

当晚小燕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个白胡子的仙人站在云端，对她笑了笑，还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对她说了一句话：「生命的考题谁也避不了，你倒不如迎向它，全心为它付出『代价』，漂漂亮亮地度过它。」

雁儿叔叔也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带着小燕，无意间飞进一个森林大火的火圈里。火圈有约十公里直径，里头有许多小动物在哭泣，不知逃往何处。他必须放下小燕，叫小燕自己飞出去，她已有能力飞。于是，他一直来回背负他能背负的小动物，飞出火圈。直到最后，火圈越围越小，他奋斗到最后一刻，要救的也没救完。最终，他筋疲力尽，陪着逃不出的动物葬身火海。很奇怪的是，火烧到他身上时他还很快乐！

在接近醒来的迷迷糊糊之中，雁儿叔叔听到心里有一股声音：「你不能只教身体的飞行，你必须也教心的飞行。」

心的飞行？雁儿蓦然醒过来。对！那就是说，心要战胜自己，那必然是大师所讲的那些。但教小燕，要怎么下手啊？

「天啊！给我一点灵感吧！」

.....

灵感没来！原来灵感是越求越得不到的，有求就有染，有染的镜子照到的怎么会是真的呢？

「不！我自己要先战胜自己，实践一下自己要教授的功夫。」雁儿忆起自己先前的错误，可是他又静下来，放下一切，放下自己，放下小燕，放下内外世界……直到心如明镜。

此时，在大师身边所学过的法，在他心里涌现。这是他最近为了小燕的事忙忙碌碌而忘了温习的。对了！就是这样，灵感从他内心深处，浮现了出来。

突然，翅膀下的小燕在他胸膛上啄了一下，令他跳了起来！

「小燕『啄』叔叔干嘛？」

「小燕要看自己是不是在梦里，所以啄一下，看是不是真的。」

「无聊！起来吃点东西，吃完继续用功！」

「还要用功？昨天才这么辛苦，今天休息一会吧，叔叔！」

「不行。生命的考题谁也避不了，你倒不如迎向它，不用被逼。选择走向它，会比较快乐，会过得更漂亮！」

「叔叔说的话，好像是我梦中的仙人哦！梦中的仙人还对我说，要『全心为它付出代价』。叔叔好棒！」

「好！好！吃点东西吧！吃完继续用功！」

「哇！好严！句句不离用功。」小燕望了望雁儿叔叔，不敢再出声。

「叔叔，外头还很冷，可以迟一点再开始吗？」小燕又恳求了。

「可以。」太意外了，小燕高兴得不得了！

叔叔的下一句话更意外！「我们在洞内，上飞行理论课。」

「学飞还要学理论？」

「对！不只是身体要学飞，心也要学飞。」

「心要学飞？心怎么飞？」

「战胜自己就能飞。所以心要战胜自己。」

「自己……自己……怎么战？」

「首先，放下一切自己在捉着、造成自己不能自由自在做自己要做的东西。」

「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执着什么？」

「就如你昨天恐惧。」

「可是那是『自然』的反应啊！站在高处，一定会怕跌下来摔痛嘛！」

「对。那是『自然』，但那是『无知的自然』，不是『智慧的自然』。」

「叔叔是说，『自然』有两种？」

「也不是两种，也不是一种，也不是很多种。」小燕张大了眼睛。

「『自然』就只是『自然』。」雁儿叔叔的话很深奥。

他顿了顿，又说：「火的『自然』就是带来光明与热量，水的『自然』就是能扑灭火，太阳的『自然』就是会日升日落，月亮的『自然』就是会圆缺转换，虚空的『自然』就是能任万物自由来去，生的『自然』就是会死，鸟儿的『自然』就是飞。这可以说是很多种『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看你怎么说而已。怎么分、怎么数呢？那只是说法的不同。『自然』却只是『自然』。」

「那为什么恐惧会是『无知的自然』？『智慧的自然』又是什么？」小燕开始对雁儿叔叔的理论课程充满兴趣起来。

「你问你自己，当时你为什么会恐惧？」

「因为我怕跌啊！」

「好。那你可能跌，也可能不跌。但叔叔问你，恐惧能帮到你不跌吗？」

「嗯……没有。甚至还可能让我更容易跌。」

「那你为什么要恐惧？」

「那不是我要的！是……是没办法，是无奈的！」

「对！那就是关键！恐惧不是你要的，是无奈的。」

「但为什么说，恐惧是『无知的自然』呢？」

「叔叔问你，当你心生起恐惧时，你是不是想保护什么？或怕失去什么？」

「嗯……我想保护自己，我怕受伤、怕死、怕失去这个……这个生命！」

「但恐惧有帮到你保护自己吗？」

「有、也没有。」哇，好绝！全说完！

雁儿叔叔张大眼睛，看着小燕，等她说下去。

「有，是因为它让我不想去做危险的事。没有，是因为如果我真的做了，恐惧根本不会给我安全或做得更好。」

「对！那你最后不是做了吗？」

「是叔叔逼我啊！我没得选啊，叔叔！」

「好！如果你知道有件事你非做不可，如果你能不恐惧，你愿意让恐惧生起吗？」

「这还用说，当然不愿意！当我发现到叔叔硬要动粗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只有专心小心落下去，免得摔痛，也就什么恐惧都没了！」

「叔叔也不是要动粗，只是没办法！但你看吗？当你专心做一件事时，什么恐惧也没有？」

「对！」

「这是一点。刚才你说，如果你能选择，你不愿意恐惧，这是因为你已明白恐惧对你没有帮助，对吗？」

「对！」

「所以明白的心，不愿意恐惧的心，就是智慧的心。所以说，恐惧不是『智慧的自然』。」

「但即使明白，有了『智慧』，还是会在那种处境里出现恐惧啊！」

「对。那是『智慧』不够彻底、不够圆满。」

「那怎么才是更圆满的『智慧』呢？」

「刚才小燕不是说，恐惧是没办法，是无奈的吗？」

「对啊！」

「那恐惧会是你吗？你不能控制的东西属于你吗？」

「好像不属于我，就是控制不了！」

「那就是生命的一种真相。看得透，用『智慧』去深入看透那种真相，就能脱离恐惧，甚至断除恐惧。看不透，就控制不了恐惧了。所以说，恐惧是『无知的自然』。」

「能给一个比喻吗？」

「好。小燕，除了怕高，你还怕什么？」

「还怕……还怕蛇！」

「好，如果这洞里有一条绳子，你以为它是蛇，你看了会不会害怕？」

「当然会！」

「如果，你知道那只是一条绳子呢？」

「当然就不怕了！」

「这就是为什么恐惧是『无知的自然』，不是了知或『智慧的自然』。」

「即使我看清楚那地面，知道恐惧不能帮助保护自己，但我还是会怕啊！」

「如果要克服这种恐惧，你要看清的不是地面，也不只是恐惧没有帮助保护自己，而是你自己！」

「我自己？」

「对！太阳出来了，我们去学飞吧！这个以后再谈。」

「可是，叔叔，小燕想现在就知道答案！」

「理论是理论。实践——才能带来更真更深更实用的『智慧』。不然习惯了，会借沉迷理论来逃避当前的实践。一步一步实践下去，你就会明白。」

「还不是你先开始要谈理论。」小燕心里一片纳闷，现在又要到外头面对寒冷。

（这将是怎样的身心飞行呢？请看下回。）

第廿六回

备险

小燕与雁儿叔叔一同跳到洞口，向面前金光灿烂的雪地望了望。

「小燕，你看，多美！」

「嗯。」小燕若有所思。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洞口并不太高，以叔叔的飞行能力，昨天就可把我提回洞里，用不着赶在太阳下山前逼着小燕学到能飞上来呀！」

「叔叔当然知道自己的能力。叔叔只是以此作为昨天学习飞行的目标。只有当我们有目标时，才会学得好的。再说，难得昨天风止日晒，小燕也刚好有了战胜自己、跳飞出木石隙缝的经验，正好一股作气再接再厉。不然一旦自己趋向舒服安逸了，在这种冷天气里，很快就会不想动了。」雁儿叔叔只说他能解释的，他没说出他的直觉与灵感的关键性作用。

「叔叔真有智慧！」

「叔叔关心你！」

「那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小燕说呢？」

「叔叔说嘛！」

「今天小燕要学到有能力从这个山洞飞到那棵松

树上，休息一会，再从那棵松树飞回这个山洞。怎么样？」

「哇，那么难！那要很多体力的，小燕行吗？」

「不难。只要小燕掌握到飞行技巧，乘风滑翔，如何消除阻力与如何善用能量。」

「这么多？能不能一天学一样？」

「不，这是一套的，得一起来。首先，我们先温习一下昨天学过的『展翅滑翔』。」

雁儿叔叔也不给小燕迟疑，大翅膀在小燕身后一拍，唱一声：「下去！」

「哇！」小燕来不及抗议，就往下掉，急忙打开翅膀。还真不得了，竟然滑翔了三十多尺远。

「飞上来！」雁儿叔叔又下令。

「叔叔不要逼我，我讨厌被逼！」

「飞上来！别想多多！」

「不要！」

「快上来！」

突然，在小燕身后约十五尺的乱石堆雪面上，露出一双鹰一般的眼睛，在盯着小燕，是一只流浪的野狗！

「快上来！危险！」

「不要！」小燕耍赖。

雁儿叔叔顾不了那么多，直往小燕飞冲过去。野狗看到雁儿叔叔飞下来，正好是更好的猎物，直奔过来。

就在雁儿叔叔与野狗离小燕约五尺的距离，雁儿急智发觉不对，来个急转弯，绕去另一边。小燕一时慌到脚软，不知所措。野狗贪图大的猎物，也转去追雁儿，而放下了小燕。小燕才回过神来，一举飞回洞口。雁儿飞了一个圈，也回到洞口。

「雁儿叔叔！」小燕倚在雁儿叔叔身上哭了起来。

「好，好，没事就好。」

「对不起！是小燕不好，小燕不听话，害得叔叔差点被狗儿捉去。」

「叔叔倒不怕狗儿，只怕小燕被逮住。」

「但叔叔总要逼小燕？小燕讨厌被逼！」

「小燕啊！叔叔不逼小燕，小燕愿意自己磨练自己吗？小燕愿意尽自己的潜力，为学习付出代价吗？」

「愿意啊！」

「还说！小燕啊！你看到你刚才飞了多远吗？如果没有叔叔，没有野狗，让小燕自己飞，小燕会一下从下面飞上来吗？」

「下去倒不难，滑翔而已。上来就……嗯，小燕也真本领。」小燕始终不愿意归功于叔叔和野狗。

「小燕啊！在外面的动物世界里，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运作。时时刻刻都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充份发挥我们的天生本能，才能保护自己。这也是叔叔要小燕快快学好飞行的原因。小燕试想一下，如果昨天叔叔不是逼着小燕学飞，小燕今天能飞上来，能逃得过野狗的爪牙吗？」

「谢谢叔叔！」

「小燕啊！生命里的机会要充份把握啊！」

.....

「叔叔！为什么成长要那么苦？」

（小燕的生命问题，雁儿叔叔会怎么回答？请看下回。）

第廿七回

心与身

雁儿叔叔展开大翅膀把小燕拥在怀里，良久无言。小燕似感动，也似难过，不禁哭了起来。

雁儿叔叔也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唉！这孩子，从小就被关在笼子里，习惯了依赖喂养保护。鸟儿的自然生存方式，对她来说是真的苦了些。但生命里有更好的选择吗？」他想起自己的成长岁月……

「小燕啊！从前叔叔也曾这么想过，也想过种种生命问题，都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苦就是所有众生生命中的一部份。生、老、病、死、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又避不了、种种的遭遇。生命中好的东西留不住，不好的随时都会来，都会发生，始终没有安稳。弱肉强食，到底这一切是为什么？叔叔找不到答案。也只好尽可能带快乐与真惠给周遭的有缘者。不论怎么做，生命中都有苦。成长苦，不成长更苦，因为不走向老化，不走向死亡是不可能的。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众生从古远活到今天。所以不肯成长，就等于不肯学习，并非能拒绝老化衰败。」

小燕抬起头望着她心目中有大智慧的雁儿叔叔。竟然还有问题是叔叔找不到答案，也克服不了的。

「难道世间真的没有答案吗？」

「叔叔还在寻找，叔叔找到了再告诉你。」

此时他想起雪山修行的蒙卡勒大师的一番话。

「我曾在雪山遇过一个大师，他说世间没有圆满的答案，只有跳出世间才会圆满。」

「跳出世间？」小燕充满兴趣地问。

「大师说，那就是死后不再投生做什么。」

「死了还能投生吗？」

「对，这叫做轮回。人可以投生做动物，动物可以投生做人。还有饿鬼、地狱、天堂……」他想起看「缘起宿命镜」的经历。

「哇！那一定是好好玩！还有天堂！」

「天堂是好玩，但若下到地狱就很苦了。像我们在动物界的，天天都在逃避危险，常常都要活在恐惧之中，都很苦的。」

「但，不再投生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好可怕哦！」

「大师说，那是未曾证悟者所不能了解的。从前佛在世时说过，不再投生就是永恒的快乐……」

「佛是谁呀？」

「佛是一个圆满证悟者，有能力救众生脱离苦海的大圣人。」

「哦，原来佛也是人。对了！我好像听过小晶晶的师父提过，他还说过愿佛保佑我。嗯，佛……佛……好像越想越熟悉。」

「野狗走了。我们继续学飞吧！也得解决眼前的问题。」

「好！」

「小燕，你滑翔时身体很硬。要放松，轻松地保持那姿态就行。学飞虽说是苦的，但你的心不要去想飞行很苦，那会苦上加苦。要想想，熟悉了飞行后是很自由自在很快乐的事。心念快乐，身体就轻盈，也轻松，飞起来就不费力了。小燕，试试看。」

小燕试了几回，有些进步，但还是很费力，很快就没力，就累。

「叔叔，为什么叔叔能飞很久很高很远都不累，小燕飞一会儿就累了？叔叔也跟小燕吃一样的食物呀！」

「因为小燕还不习惯，所以飞行时心放得不够开，心还有自己制造的阻力。心有内在的阻力，身体就有阻力，相互抵抗，就耗费能量。所以一会儿就累。」

「心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小燕还以为飞行只是身体的事！」

「小燕记得吗？当那只野狗冲向小燕时，小燕不是一时慌到不会飞了吗？」

「对呀！后来他追向叔叔，我才突然间恢复勇气飞起来。」

「这就是了！当我们的的心处在不好的状态，如恐惧、怀疑、生气或任何不好的心境时，我们身体的表现就大受影响。」

「所以叔叔说『不只身体要飞，心也要飞』，对吗？」

「对！但心要飞，也不只为了身体要飞，心要飞是有更大的意义与作用的！」

「什么意义与作用？」

「说来话长，我们继续训练，以后慢慢小燕就会明白。」

「又是要等以后。」小燕心里又纳闷了。

（待续）

第廿八回

自满

几个星期后，小燕终于能轻易地在空中飞翔了，她与雁儿叔叔在空中追逐嬉戏。速度上总是比不上雁儿叔叔，但小燕身体小巧，转变方向却比雁儿叔叔灵巧一些。

此时她感到很快乐，她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原来活出鸟儿的自然是这么快乐、这么自由自在的。

「还没有。这身体的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心的自由才是更高的自由。」雁儿叔叔总是有更高更高的目标，小燕听来总觉得扫兴。

「但小燕自由在空中飞翔时，不只是身体很自由，心也觉得很自由很快乐呀！难道叔叔飞行时，心就无法自由？」小燕不服雁儿叔叔总是有泼冷水的话。

「小燕别苦恼！叔叔不是有心给小燕泼冷水，也不是没有看到小燕的进步与自由快乐。叔叔只是如实地指出自由有更高的程度与定义。」

「小燕很满意当前的进步，觉得一切都很好啊！为什么总要有那么辛苦的『如实』呢？小燕相信只要这样训练下去，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鸭子兄弟都是这么说的！」

该怎么说呢？小燕总在顺境中自满、犯错，总在逆境中发奋改过。此时她会飞了，我慢心也大了，连

教会她飞的雁儿叔叔的话也听不进去，还用诸多理由反驳。雁儿叔叔深明小燕的这种习性，也就沉默，不再说什么。

「说话，要看因缘时机。」大师说过：「话不只要真实，还要能带来惠益。只要真实、有利益、合时机，不论话会带来好受或不好受，智者都会说。若不能带来惠益，即使真实也没用。智者不说没有惠益的话。」

雁儿叔叔想起大师的教诲，总是心生感激。「雁儿啊，当你帮不了别人时，就先帮自己吧！当下充实自己的『法』，自己的实力，永远是更实在的。要平等对待自己与别人。不要忽略了更易受教的自己啊！」

「我现在该为自己做些什么呢？」雁儿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雁儿一直都为周遭的众生忙碌，也该充实自己了吧！」无名菩萨心里在想。于是他观一观大因缘与雁儿自己的因缘。「嗯，就是如此。」

在迷迷糊糊之中，雁儿听到心里有一股声音：「你要放下一切，一切。你的心要飞，飞得越高，看得越远，不能为小燕停留。增强自己『法』的实力，往后你会为一切众生做得更好，包括度小燕。」

他翻了一翻身，又睡了下去。他梦见自己成为一个像大师一样的修行人，秃了头，穿着褐色的衣服。不，那是袈裟，大师穿的那种，在雪山的山洞里修行。有一位美丽的女神，从天空来到他的洞口，弹起琴来，唱了一首歌。

发现潜龙

你心里深藏着个不平凡
能力挽狂澜转乾坤
你怀着令人感动的心愿
叫天地都为你震撼

你为了蕴酿实力放下我
总把光芒往内收敛
你可要记得及时成就法
改变那法衰的局面

深明因果无差
法业的法惠恒不假
要深修无我堪忍悲同体
再中极转乘万千法

忍耐吧忍耐吧潜修的龙
把六根世界全放下
同体心不忍众生的痴苦
一心要为众生成法

现透苦磨是空
世乐也生灭无可住
怀超然时空缘幻的智勇
中极那深藏的法器

这一步这一步中极转乘
练养用本来是一体
呼吸中弘法护僧度众生
已中极深藏的法器

太震撼了！雁儿从震撼中醒来，梦中的记忆犹新。

「『法』！『法』！这就是答案！」

「『练、养、用』。功夫用了那么久，现在是继续练功夫的时候！」

「『这一步中极转乘』、『呼吸中……』，当下这一刹那就是关键，专注呼吸就是窍门！」

雁儿过去无数世的修行功德，让他一听到这首歌就得到很深的领会。

「中极转乘万千法！」雁儿他看到了光明！

（这个梦的震撼，会带给雁儿怎么样的转变呢？请看下回。）

第廿九回

出离、上路

「小燕，叔叔要走了。」

「叔叔要走了？」

「是的。」

「为什么？」

「叔叔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修行。」

「修行？『修行』是什么？」

「那就是心的飞行。」

「叔叔不是说要教我心的飞行吗？」

「对，但不是现在。现在小燕还没准备好接受更高的训练，叔叔自己在这方面也还做得不够。」

「我不要！我不要！叔叔骗小燕！叔叔不要理小燕了！呜！……」

「别再哭哭闹闹了，叔叔已决定了。小燕现在已经能够自由自在天空中飞翔了，也会自己寻找食物了，朋友也多了，用不着叔叔操心。祝福叔叔上路修行吧！」

「我不要，我要叔叔在我身边！」

「唉！叔叔在小燕身边还有什么作用呢？」

「陪伴小燕啊！」

「叔叔的生命有更远大的理想。小燕要想，叔叔将来有更大的成就，能帮到更多的众生，不是很好吗？」

「我不管，我要叔叔留下来，叔叔别走！」

.....

「唉！这孩子，始终那样任性。功夫是学到了一些，本性却始终不改，生生世世都循着这个业的模式。」雁儿叔叔想起看「缘起宿命镜」时，有回忆过小燕与自己共有过的过去世。

小燕哭哭闹闹地拖了近半天，雁儿看太阳已将近升到正中，再拖就不好了，看来只有狠下心走了。「执着美好的结局、追求洒脱的分离，也是一种愚痴。生命中总有无数的不圆满，不能让追求圆满成为自己的弱点。这时也要放下我。该做的事总要做，不能祈求完美无瑕的时机。要能在乱中、在不圆满中前进向上！」

雁儿叔叔心一决定，对小燕说了声「你好好保重」，转头就飞走了。小燕哭着直追，雁儿叔叔也不回头，一会就消失在云端。

穿梭在云间，再次是孤雁的他，再次感到出离放下的洒脱与自在，由然的在心中唱起一首歌来：

生命属天下

这一个生命 属于天下
这一个生命 不属于她
走出狭窄的框框 活出广博的悲愿
这个生命 不能被占有
龙不能 困在湖泊

只因为龙的伸展 不是湖泊承得下
放下吧 走天涯
生命属天下 这生命属天下

雁儿又作出伟大无私的出离壮举，众天神们都在随喜。妙音天女还为他改编了一首歌，给他的出离，添上新义：

最真的情

问我有多少情愁
恰似江水东流
不是我不为你忧
众生苦长我不忍受

你可知道我的情义多深
佛的慈悲教我更远的谋
 祝福我 祝福我
 早日 成就

雁儿听了，在想：「对了，是佛，要学习佛的慈悲，大师说：佛是大智大悲的觉者，只有佛才有救度众生的答案！」

他一直飞，一直飞，一直向雪山飞去。

飞到很累了，他就降落在湖边喝些水，吃些干果，再飞到一个悬崖边的石洞里休息。

一会儿就睡着了。

他这一睡，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生命如梦，真假难分。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梦？究竟此真或彼真？且看下回。）

第三十回

悲梦

人生如梦
追求奋斗有为皆如梦
得失成败荣辱皆是空
因缘空性如梦

如如不动
不再在意异义与认同
不增减是法真实
万卦空轻松融

苦声唤动
悲心恳切无住生心勇
孤寂心不缠万缘
中极授记八功

舞台上的戏子在唱着这首人人觉得奇怪的歌。

「太不寻常了，」阿明想：「好像在做梦一样。」

阿明牵着小花，走出了剧院。「这种一开场就唱怪歌的戏，不会有什么看头！」阿明摇摇头说。

「说不定正是有大奥秘在里头呢？」

「什么奥秘我也不要。我们好好地脚实地过生活，享受人生，用不着听这些什么又梦又空的大道理。」

「嘘！别说那么大声！老人家说『欺它就会变成它』，小心有一天，你变成这『梦』和『空』的拥护者！」

「不会！别迷信！」

「对了！那首歌最后一句好像是什么『受计八功』，可能是什么武林秘笈呢？你不觉得可能错过了一场好戏吗？」

「算了！我一功都不要，只要钱！还有你这小丫头！」阿明捏了捏小花的脸蛋。小花「嗤」的一声笑了起来。

戏在继续演着，但越来越多人走了，戏子却毫不动心地演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观众看到结局。

到了第二天，这成了报章上的新闻：「千人观戏，一人守终。」

「哪，是嘛！我都说了，怪事年年有，我们还是最有先见之明，最先走出来的。其他后知后觉的都跟着我们离开。嘿！竟然还有人看那出戏看到完，真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家伙。那些演员也真够绝，会为一个人演戏！」阿明指着报章的报导向小花自夸。

「好啦！好啦！第一与最后的都是奇人，好了吧！我们今天要去哪里？」

「卡拉 OK！去唱我们自己要唱的歌，演我们自己要演的戏！」

永别

当一个人的业命转变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这时在夜叉界里，有一个恶夜叉因为窥视夜叉王的美后，及专门对名花有主的母夜叉打主意，而被夜叉王赶出夜叉界。恶夜叉又羞又辱，无地自容，故来到人间散散心、解解闷。

这一晚，他来到了阿明与小花所去的K歌房。看到阿明与小花一同唱歌跳舞，那么亲密恩爱，不禁妒火中烧。其实，在那个时候，还有许多对的情侣在店里亲密取悦，恶夜叉却只对阿明看不顺眼。

「奇怪？怎么就是只讨厌你？」恶夜叉心想。夜叉族一般都有业所带来的宿命本能，这一观，让他回忆起了他与阿明的怨仇。

原来过去有三世，阿明都是恶夜叉的情敌，总是手段高明地把恶叉的爱人夺去，也就是横刀夺爱。其中两次，那爱人就是小花。而在那三次里，阿明还故意在成功之后，羞辱他一番，无情地打击了他的自尊心。恶夜叉一回忆到此就怒发冲冠，也没想起阿明后来对他的忏悔、弥补与改邪归正，事实上也帮助他提升。

「有我在，不由得你逍遥！」恶夜叉好恨好恨。

此时阿明专门夺人情侣的业也正好浮现。

「要出什么手段呢？」恶夜又想：「离间！」这一念自然浮上心头。这正是阿明惯用的伎俩。

于是，他便施法术在小花身上，此时的小花虽然倚靠在阿明身上，但眼神却好像看着其他的男人。小花自己不觉，阿明看到眼里，感到异常难受，却不敢说出来，只是静悄悄地停止碰她。

小花看阿明神情有异，更努力施展妩媚去取悦他。

「明哥，别这么酷嘛！怎么突然间不理人，你看别人的男朋友对他们的女朋友，都那么温柔体贴。来嘛！」若是平时，小花说这类话时，阿明会做大英雄状，一把将小花拥住。他怎么会认输呢？但此时的小花，看起来很明显地心仪别的男人。恶夜叉也趁小花说这句话时，向阿明注入一股莫名难受的能量，让阿明心里好难受！好难受！

「你喜欢别人的男朋友，你就去吧！有本领就去抢过来！」恶夜叉又趁阿明对小花讲话时，向小花注入一股嗔恨的能量。小花没想到，她向来所善用取宠的女人招式，今天竟然招来阿明的污辱，便也生气起来。

「你以为我不敢，我就做给你看！」

「就凭你这个臭女人！」

「你！……相爱三年，今天我才看出你的真面目！伪君子！」

「你知道得太迟了，我早就看出，你是个水性杨花的淫荡女人。只是同情你没有男朋友，不忍心抛下

你而已。」阿明一赌气，说起更刺激的话，撒更多的谎。其实，他一直都是真心爱着小花的。

「你这么虚伪。原来你一直以来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全是在骗人，你真下流！」小花一听到「水性杨花的淫荡女人」的言语，心都碎了。为了阿明，她拒绝了那么多英俊有钱的青年帅哥追求，没想到换来这样的对待。

阿明也知道自己在撒谎，正想改正时，恶夜又又在他心中施与邪恶的能量，让他狠下心肠、巩固慢心、决不认错退让。在公众场合给一个女人骂「伪君子」，他是下不了台的。再说小花说要「做给你看」，令他更是恼羞成怒。

「你这臭女人……，只有我才会瞎了眼睛，才会跟你相处这么久。你有种就滚！」

「好！我永远都不要再见到你这伪君子！伪君子！伪君子！」

小花冲了出去，一个人在夜路上恍恍惚惚地奔跑。雨正下着，淋得她浑身湿透。

阿明也疯狂了，拿起酒瓶，一个劲儿的往肚子里灌。

整个局面已无法收拾了。

路上，小花踉跄地走着。突然有辆大轿车停在小花边，走出了一个人。

「小妹妹，来，我带你回家。」他拉着她的手。

「不，我不要看到你们这些臭男人！放开我！」

「现在正下着雨，你这样会弄坏身体。来，上车，

我帶你去歇一歇再说。」

小花突然站立不稳，在这男人的挟持下，上了车。

当阿明突然醒觉追出来时，小花已无影无踪。

从那晚以后，阿明一辈子再也没有见过小花了。

有人说她当了有钱人的夜市夫人，也有人说她被卖到国外当了按摩女郎，谣传纷纷。总之，阿明再也没有见过她，或者是见了也认不出来。

恶夜叉得手了，他终于让阿明尝到失去心爱女人的苦果。

醒悟

阿明继续过着夜生活，走遍他与小花共同去过的地方，沉醉在自艾自伤自责自怨的痛苦中。他要打击自己、处罚自己；他不肯原谅那晚自己对小花所做的一切。他再也不相信自己是好人。他是伪君子，真的是伪君子。他的回忆让他痛苦，却继续在痛苦中回忆。他已很久不能正常的入睡了，天天都靠吃安眠药入睡。

有一晚，他梦见自己走进那间剧院。上演的还是同一出戏，唱的还是同一首歌。全部人都走光了，却只剩他一个人看到剧终，所有的演员都为他一个人演到最后。

这个梦中的戏改变了他的一生。

「人生如梦」，是的，人生就像梦儿，像泡泡，看

似很真，因缘变化时一切可变得那么快。像他与小花，三年的爱情，就在那一夜间断送。想挽回，小花也不知去了哪里？

一切的追求奋斗，还不是一下子就过去。好命的，也还不是只有短短几十年。还是要放下一切，两手空空地离开。得失成败荣辱，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戏里说，生命本身没什么，生命的意义由我们自己决定。一个人活着，可以很空虚，也可以很充实；能活在自己的狭窄世界里，也可以为广大无量无边的众生之福利而活。

「如如不动，不在乎异意与认同。」对啊！多少次我们的苦，来自执着别人的眼光与看法。如果当时，他放得下小花在情绪波动时所说的话，一切过了后不是又能相安无事，何必有那么剧烈的反应呢？若能学到那戏里的演员，即使大部份观众走了，为了一个观众也愿意把戏演完，平平常常地演，毫不动心，那不是很好吗？只要自己做对，何必在乎别人明白不明白、体谅不体谅？

什么「受计八功」他就不是很懂？什么佛啊？菩萨啊？他也不懂。但他开始感觉到，内心对生命的真谛有一股求知探索的欲望。

一个伟大的生命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请看下回。

第卅一回

悟

无名菩萨在兜率天看到了阿明的遭遇，无限悲悯吟念了一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他观一观因缘，知道阿明生命的转捩点，就在恶夜叉给他消了那重大恶业、让他苦果成熟之后将要出现。于是，以万里传光音的神通，指示下方的妙音天女：「你去他梦里给他唱一首歌，点一点醒他吧！」

「好的！」唱歌的任务妙音天女最欢喜不过了。于是，便趁阿明入睡时，来到他梦里唱了一首「醒梦」，借用了阿明熟悉的「悲梦」旋律。

醒梦

人生如梦

爱爱恨恨最终一付空

得得失失何需太沉重

苦因编织苦梦

多年以后

忆起故人同体泪填胸

想弥补重结善缘

其人已去无踪

当下醒梦
毅然放下对错人我梦
空悲心体谅宽容
从此慈悲惜众

阿明看坐在云团上的妙音天女那么漂亮，歌声又那么悦耳动听，歌词又那么舒解心结与鼓舞人心，心生起无限感激。

「天使啊！您告诉我，我应当怎么做啊！生命对我来说太痛苦了。您带我走出来吧！」

妙音天女一话不说，只微微地笑了笑，又以歌代言地唱了一首歌：

智勇豪情

想起了过去愚痴的错
心中无限良知发现
无限的亏欠想弥补
此时那人儿又在何边

无奈 苦海总不圆满
未断染 总有迷惑
有因 身心总要受果
慈悲 安抚 同体的我

慈悲地原谅无明的错
真心地忏悔就要放下
真诚地决意再来过
慈悲回向给你补过

要放下 不要追悔过去
应智勇 中极当下
悲愿 扬起豪情万千
空悲 断染 成佛度众

这首歌令阿明更大大地震撼。「成佛」？那好像是在心里深处一股广大又遥远的声音。

对，要忏悔，要决意再来过。要放下过去，拿出勇气。其他的什么「回向」、「断染」，他好像懂，又好像不懂。

他也没问，一心只想着要振作，要从头来过。

但，以后，以后，怎么办啊？他想。

天女似乎全知道他的思绪，因此又念了一首诗给他：

仁者心头禅

万事都有其因缘
很快一切都变迁
生命牵苦无可执
无我空性谁乐怜

死时此事可还念？
百年以后谁还怨？
事过境迁可无悔？
可还记得初心愿？

往事已过不足念
不必费心未来缘
现在好好没问题
当下正是好磨练

「因缘！因缘！」阿明一听到这个名词，过去宿世修行的波罗蜜已在心中生起。这正是看破一切的窍门！

「的确。一切都会过去的。」

「但，我的『初心愿』！我的初心愿……？莫非就是『成佛』？」他想起妙音天女给他唱的「智勇豪情」中提到「成佛」。

过去、未来都做不了什么。

当下！当下！磨练。

「天使！天使！当下，要怎么磨练啊？」

妙音天女笑了笑：「时候到了，你就会知道。」瞬间就消失了。

「当下！当下！」阿明口里念着这两个字，直到从梦中醒来。

时候到了我就会知道？真玄！

但他已感觉一股光明的能量在心里浮现，他过去

的修行善业正逐渐成熟。

有人说，善业就是最好的朋友。当过去造过的善业成熟时，你几乎不必刻意做什么，好事会自动找上你，天使也会为你歌唱。

阿明会怎么走下去？请看下回。

第卅二回

反复

生命的转变，常会出现一种反复过程，就像季节转变一样。雨季来临前，雨总会下下停停，直到正式进入雨季，结束时也一样，鲜有一变卦就变完的。当年的曹操因为不明其理，才被诸葛亮「借」的东风打败，在赤壁一战中阴沟里翻船。

阿明的转心也一样，一会儿他满脑子清醒，活在当下，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会儿又掉入之前无法自拔的哀伤情绪里。

此时，他又掉入了深深自责内疚的情绪中了。「只有『法』，只有『法』可以救他。」无名菩萨心想。这回他自己编了一首词，用神通传给妙音天女。

妙音天女于是便知道怎么做了。

月圆夜，阿明在海边散心时，睏了就在石头上睡着了。妙音天女又进入阿明的梦里唱歌：

一样的童心

魔要让你 摧毁自己 与自己为敌
佛要考你 可否能够 宽恕爱自己
佛魔巧遇 考磨着你
磨你空悲 看你是否能 智勇再站起

对也不是我 错也不是我
空因缘造下了过失
无我因缘宽恕了我痴愚

一样的心情 一样地平常看自己
一样的空悲 一样地爱着失足的你
一样的誓愿 一样地在风中扬曳

一样的笑容
一样的童心
一样的道志
一样地爱着你呀你

「对啊！我几时开始已成了自己的敌人！但『魔』，『魔』又是谁呢？……啊，是我心中的『魔』啊！如果我不对小花起嗔心，如果我当时能忍一忍，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

『佛』呢？莫非『魔』的对待也可以是『佛』的考题？对啊！现在不是在考我有没有智慧与勇气走出来？

『空』，莫非就是那出戏里所讲的空，一切因缘如梦如幻，无可提取，包括自己？

对了，都是无奈的！我当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是我的修养不够，也不是我要的。无奈的东西，怎么会属于我呢？所以要宽恕自己啊！宽恕者也是空的啊！

要慈悲自己无奈的过失啊！

『平常看自己』，空的，何必有什么好坏差别心呢？

一样的心情，……一样的童心……是我的执着令我不再能好好生活。

要爱自己啊！不爱自己的人，不自爱的人，怎么还值得别人来爱你呢？」

.....

阿明的善业让他很快就能在思想上理解这些深奥的法。

「只差体证。」无名菩萨明白。

但这种思想上的理解，即使只在梦中，也能给阿明带来很大的生机与力量。

他看到了希望。

妙音天女唱完歌，只对震撼的阿明慈爱地微笑，就消失了。

再次从梦中醒来，阿明终于下定决心：「要振作！」

虽是如此，但他要如何才能把握当下磨练自己呢？以及如何开发与延续他的初心愿呢？空悲、因缘……又是怎么样的法呢？那天使一再强调的法，必然不会是他现在所理解的深度而已。要怎样才能更真实地去体悟、去发挥法的力量呢？还有度众生，他自己都还未自度，妙音天女给了那么一个高高的理想，也似乎是任务，他要怎么样去实践呢？

这一切都是未解之谜，还有那妙音天女总在梦中

给他一个意义深远的微笑与眼神，总在心底留下一个玄机。

这一切太神奇，太玄秘！

到底阿明能否打开这一切生命之谜？请看下回。

第卅三回

雪山

飞机在雪山的上空飞着。重重的雪山，在东方初升旭阳的照耀下，反射出一片金光，仿佛在告诉阿明：希望就在此。

阿明终于放下一切，来寻找生命的真谛。据说雪山里有许多修行僧与得道大师。

世间真的是有人在寻找真理哦！这是他在一年前想都未曾想过的事。但自从走出剧院，去了卡拉 OK 店的那一晚，一切都变了。

小花，她现在在哪里呢？她是否也会深思生命的真义？她是否还拥有一样的童心？

阿明不敢再想下去，只想下了飞机快快迈入雪山，寻找他的师父。

大师

他拜见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修行人，全身赤裸的有；折磨自己的有；埋头苦修的有；不说话的有；娶妻生子的有；辩才无碍的有；苦口婆心的有；慈悲无限的有；怀大将风范、风度万千的也有；有的过着很清苦简朴的生活；有些出入名贵房车、左拥右簇、在社会有广大的影响力。

他们都自称是真理的追随者，不然就是探索真理的求法修法者。他们许多都很有真心善心，当然也有混饭吃的。

每个修行人或大师都很有自己的一套，都很自信。他感觉上就像走进了一个五花八门的大商场，不知从何看起，从何买起。

终于，他遇到了一个他一见如故的单一修行人。这个修行人住在山洞里，每天只吃一餐，每个早晨都拿着一个钵到村里去化缘，风雪无阻。穿的是褐色的袈裟，据说古时候的大觉者佛陀都是这么生活这么穿着的。他是众多修行人之中唯一不接受金钱供养的。他说，他只是遵从佛陀所立的戒律。他不以觉者自居，每每皆说：「佛陀是这么教的，佛陀是这么讲的。」最与众不同的是，他竟然是黄皮肤！当地人都说他是外来人。但他说：「这里是他的故乡。」真奇怪。

他很少说话，他对问题的回答总是那么简短，总叫人深思不解。有一回阿明在无意中，挑战了佛陀的教法。

「涅槃，度众生入涅槃，还不是教众生走入永远的死亡吗？」

「你千万别这么说，那是要造重业的。涅槃是你所不了解的，不该对自己没有能力领悟的『法』妄下评论？」他无限慈悲地劝阿明。

「谁说我不了解？没有身，没有心，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与虚空一样，什么生命也没有，还有什么意义？」

「你要小心你说这句话的心！」

「有什么不对？学者都是这么研究的！」

「我不是指你的语言文字，我是指你说那句话时的心。」

「怎么了？」

「真正的学者研究学问的心态是开明的，是不对未知妄下判断的。」

「对啊！但涅槃没有感受，没有身心，还会有什么呢？」

「我问你，如果有一个一生下来就盲眼的瞎子，从来没有看过光是什么。你想，你有办法让他明白吗？」

「……………」

「很难，对不对？」

「这光就像是虚空，摸不着，却遍布虚空；大地上一切物体都挡得了光，它却穿得透玻璃；能随着天上日月星辰起起落落，却也可以拿在手中，随意开关……你想天生的瞎子会明白吗？」

「……………」

「涅槃是觉者亲体证的，不是一般凡夫所能够用文字理论去推敲的。你如尝试用文字去理解它，你永远走不出那种矛盾。涅槃不是思想所能够理解的。你要承认思想是有局限的，才有可能开发超越思惟的智慧。」

从那一天开始，他再也不敢轻视佛陀的教法。

有一回阿明又问他：「究竟涅槃有什么好呢？」

「因为那是一切污染与一切苦的息灭，是永恒的快乐。」

阿明想：「这应该就是生命的最高目的了吧！让自己与大众一同来达到这目的就是佛的任务了吧！」

没有人问这佛弟子叫什么名字，他们都叫他黄大师，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的黄皮肤修行者。至今他几乎未与任何人提起他的过去，也没有人会问他，因为他总叫人们：活在当下。

（待续）

第卅四回

古老的传承：（1）打破思想局限

黄大师不想讲太多，只叫阿明尝试修心、观心、了解心。

于是，在黄大师的引导下，阿明的心放下了许多心结、精神的负担、感情的挂碍、思想的死角，还认清了许多思想的局限。

「思想的局限，导致我们无法如实地开发心智。」

「怎么说呢？」

「就像一头从小就被人类养大的大象，从小它就习惯了被一条普通的麻绳束缚。小时候，它没力挣开。长大了，它以为它挣不开，虽然事实上它可以轻易挣脱的。这时，导致它继续被束缚的，已不是那条麻绳，而是它心中的『绳』——那思想的局限。」

「在修行上呢？」

「在修行上，思想的局限是一种破坏，不，是阻碍。比如说，现代很多人只相信物质，不相信有超物质的修行境界。他们一辈子就只把一切追求快乐的心力精力在物质生活上下手。到最后，累积了许多财富，却两手空空地离去，心灵上完全没有得到升华。有些人认为息灭贪嗔痴是不可能的，因为外道说神也会发怒、妒忌，何况是人。于是他们就放弃了战胜自己、净化自己的机会。有些人虽然用功修行，潜在心里却

怀疑自己的能力，这也成了思想的局限，让他们作出了很多表面的努力，心却无法深入体验，无谓地耽误了自己的进展。这一切都是思想的局限在阻碍啊！」

「那怎么才能破除思想的局限呢？」

「放下一切武断的假设，让未知保持为未知，认清世间有超越思惟的智慧，佛称此为『禅慧』，也就是洞察性的智慧、如实看到的智慧。放下一切不如实的态度与思想模式，继续开发如实的能力……」

「如何开发如实的能力呢？」

「你想学吗？」

「是，请大师慈悲教弟子。」

「好，那你就一步一步来。」

（待续）

第卅五回

(2) 真心

「学法最重要在真心实践，老老实实，不能靠小聪明。」大师说。

「有人不真心学法的吗？」阿明不解。「那不是自己骗自己吗？」

「听来不可思议，对吗？自己拼命努力，却也自己障碍自己。」大师顿了顿：「因为他们没有看自己的心，不知道自己在骗自己。」

阿明张大了眼睛。

「能不能给一些具体的例子？」

「最严重的是一些人想当大师，想快快成名，想收许许多多的徒弟，因为他们向往当师父的权威。于是修行的出发点就有了污染，充满贪念。整个修行过程都是投机取巧，越修私心越重，杂染越多，不只没有提升，还堕落。」

「那么可怕？」

「对。有一些初心很纯真，一开始都在寻求净化。但久了，不知不觉开始与人竞争，竞争修行成绩，竞争名闻利养，妒忌别人得到的恭敬与注意力，开始与同修勾心斗角。结果原有的真心失去了，到后来也堕落。」

「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

「对。有一些，一开始目的明确。修行久了，有时成果还无法很具体地显现，就感到气馁，注意力开始分散，寻找其他的东西为依靠与寄托，例如导师的关怀。」

「徒弟喜欢导师的关怀，就像孩子喜欢父母关心一样，很正常嘛！」

「是很正常。但一旦形成了一种执着，不合理的期盼与占有，就有问题了。」

「什么问题？」

「有时他们会妒忌其他的同伴，有时会企图独占导师的时间与注意，排挤同伴同修。较轻微的就是自己在痛苦，无法专心用功修行。」

「还有这回事？」

「所以，由始至终自己的目标要清楚，时时警惕，常常内观自心，守护自己心中的法、原来的真，直到达到目标。许多人一开始都跟你现在一样，有很单纯的动机的。」

「那不是说我也有风险了？」

「那也不必过度担心。你可以自己决定不愿迷失。只要老老实实跟着佛陀的教法修，修行是不会越修越堕落的。」

「但那些迷失的人……」

「他们是用错了修行的方法。」

「能不能再说一说这点。」阿明有点担心起来。

「他们用世间那套，忘了来修行是要放下世俗那

条路，而是走超越凡俗的路。」

「是不同的路？」

「阿明啊！你以前是怎么读书应考，与怎么赚钱闯事业的？」

「哦！很简单，学校里、社会上都有一种自然的推动力，就是竞争。做得好就得到奖励，做不好就得到耻辱。所以每个人都想赢过别人，没有人受得了被抛在后头。所谓『出人头地』，人人都争做『人上人』，如此而已。」

「是什么让每个人想当『人上人』，不愿被抛在后头呢？」

「是我们的自尊心与自卑心啊！」

「这就是了。修行人最怕就是这自尊心与自卑心！」

「为什么？」

「自尊心与自卑心，都同样出自私心，都是心里的『我』。用佛教的术语，就是『我见』、『我执』、『我慢』。简单说就是『私心』。一切众生的染着，乃至一切世上的苦，和苦因——也就是恶，都源自这个『私心』。建立在『我』之上的推动力是错误的修行态度，只有导致越修越糟。」

「哦，原来如此。但，没有我，我们又要是为谁修行呢？我们又怎么会有修行的推动力呢？」

「这就是许多修行人转不过来的地方。暂时放开这个问题。我问你，你还没来这里之前，你有欲念要

来这里吗？」

「有啊！」

「那你来了之后，你还有欲念要来吗？」

「何必呢？我已到了呀！」

「对。我们一开始都免不了为了自己寻求快乐消除痛苦，因为『我』就是最大的动力。但当我们发现到只有逐步放下这个私心才能达到目的时，有智慧的人就会逐渐依佛陀的教法去克服它，慢慢做到无我的层次，这就对了。」

「好像很难。能不能再给个比喻。」

「好。就像你爬梯子一样，你是不是手脚并用，抓一根梯柱放一根，直到上面？」

「对啊！」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一些工具来依靠，只要我们知道它们只是工具，我们就会在不需要时放下它们，而不会死抓到底。」

「这点我可以明白。但是如果一个人死抓某一级的工具，最多也只是停留在原位，怎么会堕落呢？」

「有些停留只是停留，有些停留是不进则退。如逆水行舟，若不努力向前划的话，就必然被冲走。」

「在修行上应该怎么说明？」

「要知道，修行圈是每个人都努力寻求提升净化的地方。在这圈子里，修善会有很大的功德，造恶也会有很大的罪业。就像一把很利的刀，用得好就很好，用得不好也会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如果一个私心

很强的人，基于私念来到了这个修行圈里，如不赶紧净化内心，即使他只是保持原有的不善心与习气，他也会堕落，因为他的每一刻私心、私欲、恶念，都会让他离『法』越离越远。恶业不可思议，善业也不可思议啊！」

「那岂不是一开始这修行的大原则就需要拿对、悟对？」

「对。」

「所以说由始至终都要有真心？」

「对。」

「请师父引导我。如果我有不真或迷失的时候，请师父指正。」

「好的。但责任也在你，你自己也要小心避开修行的风险，其实也是生命里的风险。」

「还有什么风险？」

「这需要一样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些容易的。」

「弟子信任师父的智慧，也深信师父慈悲弟子，一切就由师父决定。」

（待续）

第卅六回

(3) 布施、戒、定、慧

「关于那个导致心不真的私心——『我』，我们还没说完。」大师顿了顿，继续说：「几乎每个人最初行善修法时，都是有『我』的成份，这个『我』有时也会跟『慈悲』混杂在一起。于是佛陀教我们『布施』，以便放下对东西的占有私欲，关怀别人的福利，这有助于消除自私心。」

「但是，师父，很多人行布施，不是也是为了得到善报而做吗？那不也是在巩固私心？」

「你记得爬梯子的比喻吗？」

「记得。」

「佛陀的善巧就在此。要一个人一开始就像大圣人一样完全无私地奉献是很难的事，所以佛陀不反对，甚至鼓励弟子们给自己累积功德。」

「佛陀手段高明！」

「这也不是手段，是如实。本来行善就有功德，佛陀只是说明自然界的现象，作为众生提升的推动力。佛陀也只是说真实语而已呀。」

「接着呢？」

「接着是守戒。居士守五戒、八戒，出家人守出家沙弥戒、具足戒……还有修种种德行，例如慈、悲、喜、舍、恭敬师长贤人，……让弟子们不犯太大的过

失，因为一些过失如杀父杀母等，一犯了就会下地狱，等到消了业障后，才可能在『法』上得到突破性的进步。其余如一般的杀生、偷盗、淫人丈夫妻女等，都会造下很深重的业，不只阻碍修行，也会给自己给社会带来很多困扰。」

「那么一个人守戒之后，是否就放下了布施？」

「不，而是放下最初较低层次的布施方式与心态，以更纯净的心、更有慈悲的心、更无私的心去布施。同时布施的内容，也更丰富更有价值。开始时，一般人只能给物质上的布施。当一个人在『法』上有所成长时，他便能够且懂得行无畏施及法布施。简单来说，给人消除恐惧、给人安慰信心所做的行动都属无畏施。师父教你『法』，则是在给你法布施。」

「为什么法布施是更高层次的布施呢？」

「阿明啊！如果你饥饿，别人给你一口饭，那恩情如何？」

「一饭千金！」

「那么如果有人教你如何耕种，如何制造粮食，如何寻找粮食，那恩情又如何？」

「那恩情可大了，不能比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给我一口饭，只解决我一时的问题，教我耕种、自己赚取生活，是让我自己学会解决生存的根本问题，那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对。法布施也一样。给人财布施，只解人一时

的问题，其实也是让别人的善业成熟为善果。法布施却是教人行善因，有善因就会有善果。因果真实不虚啊！」

「所以教人不杀生、不伤害生命，比救人一命、医人病痛更殊胜。一是治因，一是治果？」

「可以这么说。但也有好多医生大夫在救人医人时，也教人不杀生、不伤害生命的。所以他们同时是果也是因了。」

「那么佛陀教了布施、守戒修德，接下来又是什么呢？」

「是修定与修慧。」

「不能跳级吗？」

「基本上都是次第修学的，却也都串在一起的。若说树根是布施持戒，树干是定，树叶、花与果就是慧，你想它们是怎么相互成长呢？」

「我明白了，从小树到大树，根、干与枝叶是分不开的。根是基础，提供水份养料，干为输送与增高的作用，好让枝叶能得到阳光，能制造食物，再输送下去让根得以加深加强。所以守戒会帮到修定，修定会帮到修慧，慧又会加强、提升我们的戒……对不对？」

「对。今天你的听闻是闻慧，你去思考得来的理解叫做思慧。这闻慧与思慧给你正见、正思惟，教你如何去布施、守戒、修行。往后修成了定，再以定力去观照世间的真相，生起超思惟的观慧或禅慧。那禅

慧是有不同层次的分别，最高的层次是圣道，让你彻底断除杂染烦恼。到时你的戒就毫不费力，更自然，完全轻松自在，是不退转的戒了。戒、定、慧之间的关系简单说就是如此。」

（待续）

第卅七回

离间

那天晚上，阿明特别高兴，他想他终于找到了他生命中的光明，他的师父。一个能善巧地解答他心里的种种疑问的师父。而且黄大师还很谦虚，说法总是依循着佛陀的教育。他心想多么庆幸能看到这一生怎么走下去，至少已不再茫然。也感谢那次在卡拉 OK 店里与小花闹翻的事件。虽然代价太痛苦了，但没有那一次，他怎么也不会来到这里。当时只会想到钱与情欲，那种生命确实太空洞了。如今看清生命的无常短暂，他决心为自己活出有意义的一生。只可惜小花为这个代价受伤受得太无辜了。想起小花他就叹息。但有了今天的法，生命的代价再苦还是值得的。

怀着无限感恩与安慰，他第一次无需吃安眠药就已倒下去呼呼甜睡了。

此时，那离间他与小花的恶夜又正在寻找已失踪的阿明。他要知道阿明的下场如何，他要看阿明潦倒一生、懊悔一辈子。

他找呀找的，终于发现到阿明在雪山的黄大师处学法，心已趋向祥和平静，今晚他竟然还庆幸自己因祸得福。

「不行！没这么便宜！小花为了你受苦受委屈，你竟然还因祸得福！」他已没想自己是祸首！

于是夜叉俯冲而下，直捣阿明住处。但他一靠近，就被四面的光明正气给挡住。这里的山神也施法力阻挡，不让他靠近。这些护法神，是守护有德行道行的修行人的，再加上黄大师的修行功力，邪恶力量靠近不了，「法」的力量太强了。

恶夜叉又气又怒，心想：「哼！总会给我找到机会毁掉你！」

恶夜叉退一步思量计画：「黄大师是有『法』之人，不可碰，碰必自伤。他的『法』在引导与保护着阿明，我也做不了什么。唯一的方法是让他走出这股『法』的保护罩，我才有可能对他下手！」

阿明恶业不成熟，我动不了他，只有等待时机。对了！上回我就是用离间计轻易让他自毁前途，看来这离间的业可再利用一番。」

此时，兜率天的无名菩萨又以大悲眼观世界，看到阿明又要遇难，恶夜叉又要造业时，只有无奈的悲悯。

「都知道有业必有报，有苦因必有苦果，为何还要造恶业呢？」无名菩萨千里传光音地对恶夜叉说。

「是谁要管我闲事！我就算是要面对下地狱的果报，也不惜一切要摧毁阿明。宁可两败俱伤都要消除这心头的深仇大恨！」恶夜叉听到声音看不到影，又气又怒。

无名菩萨知道不能再做什么，当业报成熟时，谁也挡不了。有「法」者可以法承担，无法者又拒绝「法」，

只有恶性循环。

众生的苦与苦因都是因为无明。无名菩萨对阿明与恶夜叉的慈悲心，始终无分别。

妙音天女不死心。她不忍心阿明遇难，不忍心恶夜叉又要造业，想以自己的慈悲心来感动恶夜叉，便在远方唱了一首「宽恕」歌，让恶夜叉间接听到。

宽恕

宽恕吧 再恨他又有什么用

慈悲他缘塑有苦衷

当下就留个好终

体谅吧 无明也是一种苦痛

忘了吧 莫留个阴影在心中

纯洁的梦 在我心中

是有多少

无我空明 同体慈悲

真挚初心 发愿度苦迷

昨夜梦 我放下 上路多轻松

宽恕吧 宽恕的心是最美丽

给自己开阔新天地

给众生重生生机

宽恕吧 给当下一个新生机

宽恕吧 宽恕是真爱的提携

恶夜叉听了妙音天女之歌更怒。

「你别以为你歌声甜美就要炫耀，想说服老叉！休想！

老叉已决定要干的事，连佛也不给面子。我可不当菩萨！

你就算答应嫁给我，你都休想让我不动阿明！」

（看来恶夜叉已志在必行，阿明是否逃得过这个劫难？请看下回。）

第卅八回

离间

心肠柔软慈悲的妙音天女看劝不动恶夜叉，急忙飞去向帝释天王报告。

帝释天王说：「众生有苦因，要众生不受苦果是很难的。除了大觉圣者入无余涅槃，不再投生，恶业才会没有机会产生果报之外，还有谁逃得了恶报呢？唯一能帮的是在他们恶业未成熟以前给他们『法』，教他们累积有帮助的善业，增强他们对果报的承担力。如此而已。众生恶业要成熟，谁也挡不了啊！」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增加阿明的承担力呢？」

「啊！我想起了，以前我刚任天王时，兜率天有位菩萨曾送我一首诗词，叫做『超越离间』，也许对阿明有帮助。我现在传给你，你去传给阿明吧！」

于是妙音天女即刻背熟了「超越离间」，编了一首曲子，便来到阿明的梦里唱了起来。

恶夜叉看到此举又恼又怒，喝止无效，却也不能做什么。

超越离间

明空心 无人我 不怕魔离间
同体心 悲自己 不偏待亲或怨
放下我 只依法如实 中极当下缘
空悲圆 就不怕有离间或没离间

明空心 他不执 任何人
同体心 深广遍 不弃一众生
平等心 如大地平等 分辨各因缘
平常心 如如如实 中极着每个缘

或有天 魔暗中拉颈毛
或占有他身心 制造毒打击
我超缘生幻相 虚忍中极 消那苦缘
空悲忍 法超越魔离间或业离间

明空心 他不能恨生灭
同体心 爱自己 总度着可度缘
智忍愿 把苦楚 转化成 菩提波罗蜜
正知念 恒中极 增升实力 度众缘

空悲圆 法如实 不怕魔离间

妙音天女一唱完，即刻从阿明梦中消失。

奈何这回阿明恶业正当浮现，心不太能理解这首歌的深义，不像往常善业成熟时，那么容易理解法。醒来时，这个梦的记忆也不深，只知道听了什么离间不离间的歌。

一般上众生恶业成熟时，身体的气脉会特别容易阻塞，特别容易生起苦受。不善的业，总会生起不好的业生色法。此时所谓的色法，也就是指色身。

阿明的身体开始会没理没由地感到难受，特别是在听黄大师说话的时候。因为身体难受的关系，他听法已不再怎么专注。对黄大师也不再怎么恭敬，总会不耐烦地打岔，最糟糕的是因为心难以相印，总会误解。而且在大师讲法讲到关键点时，阿明常会自己叫停，上厕所或什么的。

黄大师看在眼里，慈悲在心里，只想能给他多一点法，就多一点法。

为了保护阿明，黄大师开始定修行规则，要阿明严守。其中如：不许与人说话，不许离开山的这一面，不许太阳下山后离开茅舍，每天早晚要诵佛的护卫经，时时刻刻活在当下一刹那，定时向大师作报告，时时刻刻观心，保持正念等等。

以前阿明很欢喜信受的修行指示，如今成了他的压力来源。他想到界外去闯一闯，想在夜晚到山顶上看看星空，想到镇上去给朋友打个电话，却都给黄师父阻止了。于是他开始不满师父了，开始怀疑大师有私心，要掌控他这个弟子。

很快的，一个小小的恶念就像火苗一样窜烧。他越来越会去看黄师父的过失，越来越对黄师父的法不以为然，总爱挑剔，与他刚来时的一片虔诚信受完全相反。

「阿明啊！要保护自己受法的功德啊！所谓受法的功德，其实就是指你的心的受法能力。受法的心要像一个空杯，杯口朝上，杯子干净，里头没有杂质，没有毒药，才能盛好东西。你越受法，越用心实践，就越能受法。一切善心善行都能帮到你受法，特别是无我的真心。那是以法受法，是更殊胜的。在这方面，以法供养师父比用物质供养，还要殊胜。」

阿明听在心里，不但不能好好受教，还觉得师父好像在影射说他心中有毒。于是，他开始盘算着如何找藉口离去。

（待续）

第卅九回

离间

「当一个人恶业成熟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会转变。」大师说。

「这怎么可能呢？整个世界怎么为了一个人而被牵动？那太不合逻辑了！我不可能相信这种荒谬的理论！」阿明心里在反弹。与以往不一样的是，他向来有不明之处总会直接请教大师。但此时他对大师已生起了许多不满、批判与傲慢心，所以遇到不明或误解时，也不请求讲解，就妄自下定论。

大师看出阿明心中的盲点，虽然阿明不问，大师也尝试破解他心中的误解。

「要知道，每个人都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怎么可能？！！」大师话没说完，阿明心中又反弹。他想，他与大师，还有周遭的人，不是都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吗？

「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与意所接触到的经验……」

「天啊！经验是经验，世界是世界。世界是这个地球、太阳、月亮、星星、宇宙、太空……。大师不懂科学，竟然要教我！」阿明心中又反弹，他皱起了眉头，以完全不可置信的神情望着大师。

大师看在眼里，却如如不动，继续缓缓地说：「阿

明啊！当你入深睡时，外界什么都不知道时，这个世界在你的主观意识来说，存不存在？」

「存在啊！我只是当时不知道而已！」

「你会在当时知道世界的存在吗？」

「我不是说了，我当时不知道，但它存在！」

「好，你所知道的，只限于你的世界而已。你所不知道的，对你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天啊！怎么能说没有意义！」阿明心里又反弹。「世界就是世界，我死我活世界都有意义。」此时阿明心里一再反弹，但他不愿表达他的不服。

阿明与大师此时正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大师看出阿明的疑惑与不满，又举一个比喻。

「就像一个色盲的人，如果说他一辈子只能看到黑与白的画面，那他的世界就只是黑、白、灰色的。青山、绿草、红花……在他的世界里，也只是像黑白电视机里所看到的一样。同样地，一个心怀嗔心的人，与一个心怀慈心的人，也都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因为即使两个人同处一个空间，他们的感受、体会、知觉、反应都不一样。一个可以很悲伤，另一个或许会很快乐。」

「哦！原来要讲的是这个，那就不要用『世界』这个字眼来混淆视听嘛！」阿明心里还是反弹，理论上找不到挑剔，找文字缺陷。「大师的表达方式有问题！」他想。

「阿明啊！学法要尝试去明白内涵，文字永远有

局限啊……」

「那你还不是在用文字！」阿明心里又很快速地反弹。

「有个古老的比喻——『如人以手，指月示人』，文字就像手指，像地图，只是要尝试表达一些真实意义。但真实的东西，还是要亲自去体证。你只有顺着手指的指向，望向月亮，才会看到月亮，不是大费周章用无谓的心思在研究手指啊！」

「还不是你千言万语说个没完，到底是谁在手指上花无谓的心思呢？」阿明又反弹在心。

慈悲的黄大师想用直指人心的强手法来点破阿明心中的狂慢及受法的障碍，但看到阿明那种叛逆却又努力掩饰的状态，他想：「他会受不了，算了！」

阿明的世界变了，变得不可理喻起来。黄大师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个睿智与慈悲的导师。白雪茫茫的山峰看来是那么的凄凉孤独，村民为他准备的简单食物已变得太单调与没有趣味，人们单纯无邪的表情看来是那么的无知且不成熟，这种一开始觉得平静的日子已变得十分苦闷。

终于……

「我要走了。」他来到大师面前，也不敬礼，就站着说。

「随你的意吧！」大师平静地说。

「他竟然不留我！」阿明心里恼了，也不知能再说
什么，转身就走了。

他的恶梦才刚刚开始。恶夜又开心地笑了。

（待续）

第四十回

离间

刚一踏出界，阿明就有点后悔。他想起自己刚走进来时，心是多么的茫然、迷惘与无知，遇上黄大师之后，学了好珍贵的法，心里有点开窍。现在走出去，何去何从呢？

正想回头……

「不行！不能让他回到『法』的保护罩！」恶夜叉即刻运一股力量推着阿明，也在他心中灌一股硬硬刺刺的能量。

阿明感到好像身不由己，脚步很自然地继续向前走。

「唉！想到回去就难受，算了吧！」

到了镇上，阿明想到自己已很久没吃一顿好的了，便到一间西式餐厅吃西餐。

恶夜叉正考量着是否要亲自化个身去离间阿明，巩固他对黄大师的不满与误解，还是要借另一个人的身体。自己去，恐怕阿明会奇怪自己特别红的眼睛与不留身影的身体。即使阿明对这点一无所知，见了也不疑不觉，这里山区的人都颇熟此道的，被人们发现了，尤其是有道之人，那就不妙了。于是恶夜叉决定借用一个人的身体做事。

他在路上一直寻找。心很光明的人，他控制不了；太老残的人，恐怕没有说服力；醉汉简直就像废物，用他也无法胜任；用女人，他又恐怕会造成男不男、女不女的表达方式，会露出马脚。找呀找的，他终于看到了一个精神有点恍惚的绅士。

这绅士看来高大英俊，衣冠楚楚，是从大城市里来的一个大学教授，年龄约五十开外。他最近刚与妻子离了婚，唯一的独生女又生病逝世。每当他想起妻子与人有染，让他带绿帽，就无限愤恨与悲伤起来。他习惯了一走出来就保持他的绅士形象，但却总在独自一人时，落入极度悲伤苦痛里。他想来这里散散心，希望在这纯朴的地方能找到一些抚平内心创伤的安慰。

然而，人在业运低时，一衰再衰！

此时，恶夜叉看上了他。

就在他走近那西餐厅的门口时，他突然失去了自己，只剩下半个知觉，好像整个心都不属于他的，却还在运作。

此时，他已是与恶夜叉合一的夜叉绅士。

夜叉绅士刚在门口向内望一望，守门的侍者，已恭恭敬敬地开门弯腰。于是他便风度翩翩、昂首阔步地踏进来，环顾四周。阿明即刻就发现到他，很礼貌地对他点头笑了笑。夜叉绅士也很自信得体地给阿明回个礼，望了望阿明身边的空椅子。阿明即刻明白，很恭敬地伸手指一指椅子，还站起来拉开椅子，请夜

叉绅士入座。夜叉绅士走了过来，与阿明握了握手，便坐在那椅子上。餐厅只有他们两人，这还不是当地人用餐的时间。

他们点了菜之后，开始拉开话题。

「先生来此有何贵干？」夜叉绅士问道。

「坦白说，我是来寻找真理……」阿明有点犹豫。仿佛与一个看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说这个有点失礼。

「哦？太好了！太好了！现代年轻人会有这种想法的太稀有，先生必然是个思想有深度的人！」

夜叉绅士果然有绅士风度，阿明看到他没取笑自己，还恭维一番，不禁松了一口气。

「听说这里雪山区有大智慧的修行人，我是来探索的。」

「探索很好！探索很好！嗯……只是……」

「只是什么？」

「没什么，运气好也不一定要很小心。」

「你是说，要很小心？」

夜叉绅士很欣赏地对阿明笑了笑，阿明也很高兴绅士欣赏他的领悟力。看绅士笑笑不说，阿明又追问。

「是不是有什么风险？」

「倒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是若遇人不素，恐怕有被误导的可能，不然也是被利用或浪费宝贵的时间。」

「我不明白。你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先生已去过了哪里？」

于是阿明把他四处参访、所见所闻、思想感觉都说了一遍，一直到他到黄大师处修行两个月的经历与体会。

夜叉绅士以无限关怀担心的神情看着阿明，令阿明深受感动。想到黄大师对他还蛮平淡，甚至严格时，心里不禁比较起来。

「我往后再带你见一见真正有道修行人，好不好？」夜叉绅士小心翼翼地问。

「为什么要往后？现在我已有空档？」

「你可不知，好的修行人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一般都闭关不见人。我认识一位圣人在那边的一个山洞里。他发誓闭关十年，今年已是第七年，还有三年。三年后你回来找我，我再带你去见他，他肯定能帮到你。」

「三年？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呀？三年，太久了吧？」

「不学三年，好过学错三年。学错了再改，不是更痛苦更麻烦吗？年轻人，学『法』不要急，最重要是遇到对的、可靠的上师。不要遇上虚伪作假的骗子。」夜叉绅士说得头头是道，阿明也觉得蛮有道理，但他还有疑问。

「但黄大师他？他可能没你说的圣人那么好，但是若说骑牛找马，他或许有在这段期间帮到我一点吧！」他对黄大师始终还有点信心。

「我们别谈你那黄大师好吗？我们谈谈别的吧！」

夜叉绅士故意回避这个话题。

「你好像一直在避开谈黄大师，到底有什么问题吗？」阿明自觉掌握到宝贵的线索。

「唉！我都说不谈了。既然你追问，我就跟你说一些吧，你可别苦恼哦！」

「不，不，我相信你一定是为我好，不会生气你。」

「我问你，你这位黄大师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为什么到来这里吗？」

「没有。」

「这里的人有告诉过你吗？」

「也没有。」

「你觉得是为什么？」

「他一直都叫人们要活在当下，活出当下一刹那。所以也就没有人会跟他谈过去与未来的事。他除了谈『法』，好像什么都不谈。」

「那正是他保护自己、隐藏自己过去的方法！」

「他保护自己？他隐藏自己？需要吗？」

「我再问你。你一开始见到他时，他对你怎么样？」

「也没什么，他只是静静的，很少说话，我请示他在『法』上的问题时，他才会简单地回答几句。」

「很超凡脱俗是不是？」

「对，就是超凡脱俗！」

「之后呢？」

「嗯，我挑战佛陀的教法，他就表现出不平凡的辩才，处处维护佛陀的教法，看来很有学问与才干！」

「这就是了。你看他多么真人不露相！时候未到，你都看不出他真正的另一面！」

「但那有错吗？」

「如果单单如此倒没错，只可惜……」

「可惜什么？」

「只可惜他的隐藏功夫太高明了，你看不出来；这里山区单纯的人们也看不出来！」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什么？」

「我再问你。你知不知道他在这里住了多久？还会住多久？」

「我没问过他。但山区的人说他只来了不超过一年，他也说修行人不该执着一个地方，应像候鸟一样来去自如、洒脱无碍。」

「这就是了。这正是他高明之处啊！」

「高明？这不是修行人的本色吗？听说古时候的佛陀也是一样的。」

「若果真学佛陀倒也无妨，恐怕他……」

「恐怕他什么？」

「恐怕他另有原因！」

「啊？！」

「食物来了。我们吃一些吧，我也没太多时间，还有一些事要办。」夜叉绅士把注意转向端食物来的侍者。

恶夜叉不敢逗留太久，恶事一拖容易露马脚，要速战速决。于是他急急地吃。

未吃完时，阿明又急着问了，惟恐夜叉绅士走掉，再也问不到线索了，好像只有他了解黄大师啊！这里的人全都被蒙在鼓里，消息好像是越隐密的越真，这是人类的心理！

「先生，请您告诉我，黄大师他怎么了？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好了，我也要走了，就告诉你；他会用邪术手段操控人心，养鬼施咒语现假神通。但邪不能胜正，他最终总是被神明揭穿，被人们发现，于是他又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他开始会表现得超凡脱俗，慈悲待你，然后就开始控制你。如果要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慢慢发现！」

「但是……为什么……？」

「对不起，年轻人，我有些事要走了，后会有期！」说完夜叉绅士转身就走，留下阿明付帐。

「天啊！这世界怎么这么危险？原来黄大师也只不过是个玩弄邪术的巫师！」阿明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

他想不起黄大师的朴素生活，忆不起黄大师教他谨慎与佛法，想不起妙音天女在他梦里唱的「超越离间」，忘了黄大师带给他心灵上的转变与希望。

他只想到最近黄大师对他愈来愈严格，规矩愈来愈多，不让他走出界外，不让他与人交谈。他只觉得黄大师慢慢在逐步操控他。

三年，那将是一个漫长的时间，对一个心力不强，在茫茫苦海无法无依的人来说，更是风险重重。他已无心再寻求真理了。他只想回到他平平常常的世界里，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人。

（阿明到底会怎么度过接下来的日子呢？请看下回。）

第四十一回

一切如故。

床头小花的照片，他看了悲伤。他想忘了她，却始终忘不了。

「法」，对他来说，已太遥远了。自从对黄大师失去信心后，他对什么真理都不感兴趣。

许多道理他已想不起，也不愿去想。

躺在床上，除了吃、喝、睡、看电视，他觉得什么趣味都没有，心里总是不安的，感觉有一股力量梗住。

钱他是有的，但快乐清醒就谈不上了。

他现在连梦都不清楚，好多时候醒来了，好像有梦过什么，好像梦里有听到什么歌声，却什么也记不清。

他读了一本长篇小说。小说中的男主角与初恋情人离异后，为了忘了她，而快快寻找另一个女朋友。

对了！再找一个！

他尝试过追求好些贤淑的女孩子，但她们见了他就怕。他这个离了家人，自己独居，终日无所事事，精神恍惚的人，好人家的女儿都避而远之。

他的自信心受到了创伤，他要女孩子喜欢他、接受他、仰慕他。他看不清令人喜欢与仰慕的因素是什

么。自古美人爱英雄，没有人会爱狗熊。他听祖母说过，女人是最势利的。但他讨厌她们，什么乖乖女，哼！他开始远离他以前喜欢的女孩，因为现在她们并不喜欢他。他要找会喜欢他的，他喜欢被喜欢。很正常，对吗？

于是，他开始去风月场所洒钱当浪子。他开始喜欢那种不假做作、开放的女人。很成熟、很直接坦率、够野够放，而且谁也不约束对方，只求一夜风情，今朝有酒今朝醉。

很快地，不到一年，他的储蓄全花完了。抵押房子、抵押车，还混得过去。

他想找一份事干，去了好几次应征，都碰了一鼻子灰。

钱，钱，那儿来？没钱，谁理你？

于是，他走入了赌场。

开始赢了一些，这几乎是所有赌徒的一贯经历，待深陷其中时，就不能自拔了。

天啊！菩萨去了哪里呢？

「再过些时候。」帝释对妙音天女说。「凭我们的能力，还要等他恶业消更多时，才能做些什么。」

「业消？但他还在继续造恶业啊！」

「这是无奈的。就像一枝刚射出的箭，很难控制得了，很难令它掉转方向，要等到它已势到尽头时，要捉要转都不难了。当然，这也相对于我们的能力。有些时候，佛也要等到众生的业消到差不多时，才去

度化他们，更何况是我们。所以说，一个人在自己恶业未成熟时，就应该好好巩固自己的善法、善业、善功德，增加自己对恶报、对善法的承担力，是比较睿智的。」

「现在我们真的什么也不能做吗？」

「试试守护他，只要他不再造下难以退转的恶业，就有希望了。」

「什么才是『难以退转的恶业』？」

「像伤佛、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团在现在的处境已很难犯到。其余如杀父杀母、杀生、偷盗、邪淫……对未来善业都有很大的障碍。接着就是犯了一些违反法律的罪刑，被判入狱多年，乃至死刑，那我们就恐怕无法帮他在这一生里回归正法了。他是有善功德的人，应该不太坏，只是风险还在。」

「也就是说，在他受苦消业障的时刻，应该尽可能让他不再造更多的恶业，不然就永远消不了？」

「对。不然所积的业障只有越久越沉重。」

「好，我会去守护他。」

「他是个发过大愿的人，只要能走出来，会为众生带来很多惠益。」

（明明暗暗，暗暗明明。阿明将怎么走出来，且看下回。）

第四十二回

徬徨

妙音天女已不再到来阿明梦中唱歌。阿明的梦已混沌，很难与善法相应了。但她毕竟还是怀着一颗慈母的心，一直关注着阿明生命里的起落浮沉。

最超然的是无名菩萨，大菩萨在等待时机。

恶夜叉也在观察着阿明的演变。

「哼！上回给你降祸，你因祸得福，这回不能再让你回头！一定要把你推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阿明已欠了赌场老板很多的钱，看来要偿还已了了无期。这些钱是非法借贷，利息是很高的。阿明哪里去找那么多的钱呢？

于是他继续赌，只希望能有一次捞一大笔钱就收手。但是这样做，只会让他是越陷越深。

他偶而也想起黄大师，但感觉已很遥远。

当前是一片迷乱。

突然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老板的女儿！他只要把老板的女儿阿秀搞到手，一切债务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最近老板的女儿不时会请阿明到她那里去，对他

还蛮好的，只是他因为满心想着赢钱，还不太注意她。只要套得住她，以她为工具，老板就会投鼠忌器，那一切就好办了。

那只是一个邪恶的念头，阿明毕竟还是有善良的本性，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他还不做。万一老板恼羞成怒，不买帐，对他用私刑，怎么办？一个赌场的老板会这么容易服输？赌场老板的女儿真的是这么容易受骗吗？

阿明又想到，那个只有十五岁的老板女儿，虽然诞生在捞偏门的家庭、古怪多，心中却还有点纯情。对她下手，还有点于心不忍。

但债务怎么办？还不了，就要给赌场老板当牛做马，到时只有听从他的指令，看场子、走私、贩毒而已，江湖中有很多赌场老板的传言。

「就以一恶止万恶吧！」阿明想。

（一恶止万恶，从此金盆洗手。这是可能的吗？且看下回。）

第四十三回

法的力量、善的力量

赌场老板已发现到自己的女儿喜欢找阿明，好几次请阿明到自己的住所聊天。那是老板的别墅后方的一个清静的角落，是她自己的天地，就像一个独立的小公寓。

于是，他暗地里派人在女儿的大厅、卧室里都装上了监控设备，由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操控着，时时刻刻监视着女儿的动向。

他还给的女儿安排了三个秘密保镖，廿四小时都有人守护。

这一天下午，阿秀又请阿明到她那里去喝茶。说是喝茶，其实是喝酒。

之后，她藉故请阿明到她房里看照片。然而阿明一进了房门， she 就把房门上锁。

阿明一下子明白了。他有点慌了。这是天赐良机，还是万丈深渊？阿明的心止不住的狂跳。

恶夜又等这机会等了很久。看到阿明呆了一呆，便趁阿明有些醉意，给他全身灌入很重的淫欲能量。阿明看来有点失控了，阿秀故作没事地牵着阿明的手，带他到她的床上看照片。

「想要我的女儿？没这么容易！我会抓着证据，小子，你死定了！」老板看着监控电视上的这一幕，即刻用手机命令女儿住所外的秘密保镖随时候令。

妙音天女急了，莫非这就是「难以退转的恶业」？

说时迟，那时快。无名菩萨来不及指令任何天神行动，只能亲自出马，就像巨人伸手之速，大菩萨已从兜率天到了人间。大菩萨一到，恶夜叉即刻逃之夭夭，但在逃回夜叉界的途中，堕入了地狱。

无名菩萨一瞬间就进入了「水遍定」，再出定发神通心，以无限的寒气灌入阿明的身体里，这前后不超过一秒。

阿明只觉一股寒气从上到下，从外到里灌进自己身体里，一切醉意全消，所有淫欲的能量顿时消散于无形。

他突然清醒过来。

「阿秀！我想回去了。」

「别走嘛！明哥！留下来陪我嘛！我想要……」

「你还小，好好读书，别想大人的事。你是好女孩，我不能对不起你！」

「我真的很爱你的！」

「你好好读书，做个真正有用的人。我已经是堕落的人渣儿，一辈子已没有前途了，你跟着我没有有什么好处。尤其你生长在这种家庭，更要自爱，别像我，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这辈子算是完了！」说着说着，他不禁地哭了出来。

阿明对着阿秀，讲了他从黄大师那里听来的生命真谛、思想的局限、真心、布施、持戒、修行、修定、修慧的法。

这是阿秀从来没听过的。她也知道很多她父母的事情。他们只知道赚钱享乐，他们虽然不让女儿趟混水，但是也无暇抽身照顾她，只是一味的给钱罢了。此时，她好感动，她发现到阿明心中纯真善美的一面。她靠在阿明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电话在老板手里紧握了很久，但是没有再拨通。

他傻了，看着阿明与阿秀在房里的一幕，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突然想把阿秀托付给阿明。

这种赌场浪子他见多了。但这个年轻人竟然有那么纯真的一面，竟能坐怀不乱，送上门的都可以拒绝，而且在这种时候还能说出这种话，换成他自己也做不到。

那些生命的真谛，那些法，太超凡了。

他从来没想过人世间会有好人，向来他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只是互相利用、弱肉强食而已。原来阿明内心有那么真善美的一面。他真想大哭一场，久已干枯的心已在淌泪……。

（天旋地转，地狱变成天堂。明星总在最黑的夜里出现，希望总在最绝望的时候等待发掘。阿明接下来会如何？请看下回。）

第四十四回

依法如实：悟

谁曾恶法止恶法？
恶恶相连若走马；
当明因果真不虚，
唯以善法止恶法。

赌场老板解除了阿明的赌债，想留着阿明在他的运输公司里做正当差事。

阿明很感激，但是谢绝了赌场老板，也告别了阿秀。

他心中的明灯再次亮起，他看到了法的力量。只要心真、心清净，什么灾难都过得了。

他要继续去追求真理。

捡回来的生命机会，他不愿再错过。

老板给了他上路的经费。他又再次乘飞机飞回雪山。

但黄大师的事，始终是个谜。

他没看过大师做错什么，说真的。

想想他与大师有过的辩驳，也不觉得大师说错了什么。若说文词不圆满，大师也向他解释了，以手指指月而已。

但那绅士所说的又是怎么回事？

有一点他肯定的是：在那绅士出现以前，一切都好好的；在那绅士出现之后，一切就变样了。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太难了！要如何判断真假呢？

在飞机上，他一直在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与意所接触到的经验。」他想起黄大师的话。

「色盲的人……一个心怀嗔心的人，与一个心怀慈心的人，也都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他想起自己对外界的知觉一直都在改变。一会儿觉得好的人事物，一会儿又觉得不好，就像小花和黄大师一样；不好的又变成好的，就像老板与阿秀对他一样。

「重要的不是外面有些什么，重要的是我们的世界有些什么。而我们的世界有些什么，有赖于我们怎么接触它，怎么感受它，怎么运用与对它作出反应。」

「那我何必在乎黄大师是真修行人，还是假修行人？只要我时时刻刻从与他的交往及学习中受惠，那不就得了？如果他没实践他所说的，只是假借佛法哄骗世人，又有什么关系。让我实践他教的佛法，管他是骗子、鹦鹉、还是大圣人。重要的是我怎么捡择，怎么从他教的『法』中受惠，这就是我的世界！」

「绅士说的或许对了，但自从听了他的话，我的信心粉碎，不再向善向上，从此堕落了一年多，就算

对又如何？就算他说的是真话，我的世界还是受到破坏啊！」

「重要的是，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世界，管它来的是佛是魔。我只要每一个当下做对、时时刻刻提升，不就是最实在吗？」

「对！我今天能这么想，也全归功于大师的教导啊！那绅士何时帮过我成长？」

「没有证据说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但只要专注当下，只看这一刹那的心，只看结果，不就行了？」

「对了，还有那首什么离间不离间的歌，那底是怎么回事？」

「啊！会不会绅士是离间的因缘？但他是否是存心离间呢？不像啊。嗯，这始终是个谜。但什么谜都不重要，答案也不重要，重要是当下心。大师说的，「过去不可追」、「未来未发生」。当下——才是修行提升的机会。」

就在飞机上，他茅塞顿开，怎么以前他没想过这点呢？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名菩萨的心了了分明。

（待续）

第四十五回

走出离间

阿明怀着无限信心与希望，走向黄大师修行的山区。

回到了那个小镇，镇上的人有些还记得他，因为他在山上住时去过小镇好几回。回程时还曾在西式餐厅用过餐。

他回到了镇上那唯一的西餐厅。

看门的侍者还是同一个人。

「哈啰！」

「哈啰！」

餐厅内只有一个当地人在看报纸。阿明走过去打个招呼，他也就请阿明坐下来。

这是一个见面就是兄弟的世界。人与人之间没有距离，随时都可以交谈，随时都可以互相帮助。

他继续看着报纸。这里不需要交际手段，每个人都自在。

「大哥，最近有什么消息？」阿明问他。

「哦，没什么，最近来了一个裸体僧，住进了上面那个山洞。」他边说边往窗外的山上遥指，正是黄大师住的山区。

「那个山洞不是黄大师的吗？」

「山洞没有说是谁的，谁不要住了，任何人都可

以住。」

「那黄大师去了哪里？」

「哦，他半年前已去行脚了。」

「行脚？」

「就是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就是无家的云游生活，修行人叫『行脚』。」

「为什么要行脚？」

「这是修行人一种磨练自己的方式。黄大师来雪山已二十年，几乎每年的夏天他都这么做，他习惯了。」

「会不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吧？」

「什么也没有，他是最平静的修行人了，二十年来什么事也没有。只是人们有困难时会请他加持，他的加持还蛮灵验的。但他总是说，那是『法』的力量，也是受者的善功德，从来不说自己有异能。」

「那他现在去了哪里？」

「不知道。但差不了，就在这雪山。」

「但这雪山绵延几千里，我怎么去找他呢？」

「你要找他？」

「对，我是他的徒弟，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找他。」

「他竟然收你做弟子？他向来不收弟子，是独修的。」

「是吗？我去年就在这里，跟了他两个月，学了很多法。」

「那你真有福气！他对其他人也只教教『法』而

已，从不让人跟在身边。他教『法』后，就让人去独自修行，所以身边都没有弟子。」

「那他还是有弟子了，有教过的也算啊！」

「怎么说都行。总之就是没有人在他身边逗留过。也许因为你是远方来的人吧，知道你没地方去。」

「也许。在哪能找到他呢？」

「要看看运气，你可以打听一下，因为他是这里唯一的黄皮肤修行僧，而且二十年来走了那么多地方，雪地的人都很崇敬他。他去哪里人们应该都会知道，应该不难打听。」

「他不是每在一个地方出了事情才到别处去吗？」

「谁说的？」

「去年有一个绅士就在这个餐厅里这么告诉我。」

「什么绅士？」

「一个很高大英俊，从城里来的人，看起来很有风度……」

「哦，那一定是有问题，因为黄大师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不好的事。……啊！可能你说的是那个！有一个城里来的绅士回到这里来，说要找一個外国年轻人。他说他不知怎的，见到那年轻人之后就乱讲话，好像不是自己在讲，却明明听到自己的口在说。说完走出去了，才突然恢复清醒，才发现到自己毁谤了黄大师，想走回来补救，却身不由己地向前走。事后，惶恐自己说过的话无法收回，他去向黄大师忏悔，黄大师原

谅他，叫他别难过，说是着了魔。大概是那位吧？」

「真有这样的事？」

「镇上的人全都知道这件事，你可以问问他们。」

（真相已清，大师不在，阿明要如何寻找生命的真理呢？请看下回。）

第四十六回

如实

雪山茫茫，大师何在？

阿明难过得想哭了，想到自己莫名其妙地被「离间」，错怪了师父，太对不起师父了。

那绅士也不是坏人，却糊里糊涂地做了坏事。

那魔呢？魔从何来？魔在何处？

也许大师就是有所预见，才不允许他夜出、出界及与人说话吧？他突然明白大师为何把规矩定得那么严，原来一切都是为他好。

多可怕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为何修行这么艰苦呢？他要见大师，他深信大师能给他一个圆满的答案。

阿明一直在祈求，在忏悔。他祈求能再有个机会跟大师学法。

于是，他开始在雪地流浪，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山谷，四处寻求。

这段日子以来，他的真心涌现了，他学会了珍惜。他边寻找边实践大师教过他的法。

放下私心。

真心实践。

布施守戒。
打破思想局限。
活在当下。

「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上师就出现。」
这是雪地修行人中的一句格言。

这一天，阿明刚刚越过雪山岭，准备到另一个山谷去寻找黄大师，就在经过一个瀑布的时候，看到一个穿褐色袈裟的秃头修行僧，坐在悬石下用餐。

「那不是黄大师吗？」

阿明万分欣喜地走过去。

黄大师似乎已经知道是他，也没抬头，眼睛看着钵，只点点头微笑，继续用餐。

太幸福了！两个多月的辛劳，终于让他找到了师父，一切都没白费。

他拿出自己的食物供养师父，大师只拿了一些，他的食物已够了。

师父吃完了，他给师父洗钵，抹干。

接下来，师徒继续讨论法，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你在飞机上悟到的，就是『依法如实』的原理。」大师说。

「如果不是师父的『法』所启发，弟子也悟不了。」

「是佛陀的『法』。」

这是大师惯常的回答。

「师父又谦虚了。」

「不是谦虚，只是如实。」

「谦虚有错吗？」

「如实比较可贵。如实就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谦虚也很好啊！不会给人感到自己骄傲。给人好受，也给自己带来很大的方便，很好的人际关系。」

「那是世俗人所推崇的，修行人只需要不骄傲。如果我们为了得到世间利益，而以谦虚为手段，就很容易落入虚伪了。你能想像，如果佛说：『我不是佛，我跟你们一样平凡，没有什么好教你们的。』或说：『我们大家都是佛，你们不用礼拜我，不用向我学习，我们应互相学习，互相指教。』你会觉得如何呢？」

「对，那就很假了，佛没必要讨好人。」

「对了，真实的心在探索真理方面是很可贵的。我们不必刻意降低自己的『我』，因为有降低就有抬高。这是相对、两面一体的原理，如实就可以了。当我们如实的时候，我们自然就骄傲不起来的。」

「这还是第一次听到师父这么说。世人都很推崇谦虚的美德。」

「『谦虚』之所以会被推崇，是因为谦虚的人会在别人面前降低自己，不会令别人难受。基本上就是放

下自己的『我』，去尊重别人的『我』，而照顾别人的『我』就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关键。所以世人都推崇『谦虚』。」

「那也不坏啊！」

「是不坏，至少好过骄傲。但是『我』还是『我』。放下虚幻的『我见、我执、我慢』才是更可贵的，因为那会有依法如实的力量，是真正的法的力量。」

「听过师父说『我见、我执、我慢』，这回能解释一下吗？」

「『我见』简单说就是：错知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存在着；『我执』就是对这个本来不存在的『我』起执着；『我慢』就是依那种『我』的假相，或感觉而生起的自尊、自卑——也就是自己比别人好，自己比别人差，或自己不输于人，与人相等的『我慢心』。」

「真的没有『我』吗？」

「是没有『我』。」

「那师父常说的放下『我』又是指什么呢？」

「那是指放下我们心中那『我的错见』，放下对那个『我』所起的妄想与执着，和放下那感觉——那种『我慢心』。」

「那不是说，本来就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

「对，当一个人修到体证『无我』时，就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之前基本上只是放下那种假想，及对那假想的执着。」

「好像好难。」

「一步一步来就可能办到，从不自私、让心胸开阔开始。」

「但在外头人们都期望我们说谦虚话的时候，不说几句，只管如实说真话，是会让人难受的。」

「如果只是文化上的需要，没有虚伪不真实的心，谦虚也可以是无我的。」

「关键不在形，而是在心？」

「对。」

（待续）

第四十七回

无我

「师父，我还是觉得有一个『我』，没有『我』，我不能想像。」

「这不能靠想像明白的，要靠体悟，要靠观慧、禅慧。」

「有没有可能在理论上解释一下呢？」

「就像一棵树，最初是由一颗种子萌芽长成，经过阳光、水份、土地的滋养等等条件。任何一种条件没有了，或变化了，它都会不一样。这里头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只是因缘和合而成，这就是『无我』、无实体的真相。」

「树我可以理解。但人呢？动物呢？我们不是有『心』吗？这心不是『我』吗？」

「我问你，当你去年离开雪域时，你的心怎么样？」

「我觉得很迷惑，很乱。」

「现在呢？」

「现在见到师父了，又觉得很好，很有希望与方向感。」

「那是同一颗心吗？」

「不同。」

「那就是了。」

「但这两种心，不是藏在一个什么……『灵魂』里吗？」

「有没有这所谓的『灵魂』，就是我们修『观禅』修慧的功课了。」

「您是说，观禅能让我们证明没有『灵魂』？」
阿明的心总爱跑在前头。

「如果你定力足够内观的话，你会找不到『灵魂』，只有身心的不断生灭。」

「但这种观照结果，观到没有『灵魂』有什么好处呢？相信或假设有『灵魂』又有什么坏处呢？这一切作用何在？」

「真正的运作，你只有亲修实证才会知道。可以告诉你的是，一切世间的苦与苦因，皆因我们执着『我』而起。一切恶与杂染，皆从这个『我』、虚幻的假想而生起。如实看破这假想，了知无一个『我』可以执取，一切造恶造苦因的动力将自然无法生起。净化只是自然，快乐只是自然。解脱的目的就达到了，度众生解脱的目的同样可以达成。」

「原来如此！对啊！我们造恶，我们痛苦，都是因为私心。过去一年我体验很多，师父若能早一点教我这个就好了。」

「没法子，是你的因缘，是你要经历的考验。师父已试过了要留你，你还是要走。」

「师父有留我吗？我怎么不知道？」

「你要走前的那几天，我跟你说的那一番话，如

何保护自己受法的功德，我们的世界也只是眼、耳、鼻、舌、身、意的经验，就是要让你看清自己的难受，增强你对业报的承担力。但你当时的心不能受法，也就无法增加你的承担力，因为承担不了，暂时放弃是必然的，所以也就没有开口留你，但那些『法』全是为了留住你啊！」

「啊！弟子怎么那么笨，是弟子愚蠢，请师父原谅。」

「师父早已原谅你了，不然也不会教你这么多的『法』。但忏悔还是好的。忏悔能开发无我的勇气，认清错误的业的运作模式，从而中止恶性循环，也就是把恶报或苦果减到最低。」

「谢谢师父慈悲弟子、指点弟子、不嫌弃弟子的无明过失！」

「怎么会嫌弃众生呢？一切也只是因缘和合而已呀！」

「师父太有智慧了！师父已知道了『无我』，能那么有智慧，为什么还需要修行呢？为什么不到外头去度众生呢？」

「时候还没到。师父自己的『法』也还没修个彻底。」

「还有什么『法』师父还没修？」

「还多呢。」

「例如？」

「单单这个『放下我』、无我。」

「啊！」

（世间许多不懂的人以为他们很懂，很懂的人却觉得他们还有不懂。这是怎么回事，请看下回。）

第四十八回

一分法一分喜

「为什么像师父那么了解无我的人还会有『我』呢？」

「因为对『无我』的体悟不够深。」

「但师父都能教弟子，跟弟子分析得很好啊！」

「分析是一回事，体证是另一回事，体证多少分，就能实用多少分。」

「难以想像。」

「比如说，现在你已听了师父教的『法』，你觉得你能对别人说出来吗？」

「应该可以。上回向师父学的『法』，我都教了阿秀，她听了很感动。」

「那你听了那些法，回去后能不能运用在生活上？」

「几乎不能，大部份时候都忘了，直到在阿秀房间里才突然恢复清醒。」

「这就是理论无法取代体证的地方。」

「但师父不是有体证吗？」

「是有体证，只是深度不够。像佛、辟支佛、阿罗汉们对『无我』的体证才是真正的透彻。对了，还有大菩萨们对『无我』的体证也都很深。」

「但自从那次以后，弟子一直想着那些『法』，感觉上都还蛮能受用。」

「那是持续发挥思慧的力量。常常思惟『法』是佛陀所赞叹的。」

「哦，原来思惟『法』也有很大的好处。」

「对。」

「但是……连师父这么长年累月修行了大半辈子都觉得体证不够，那我有什么希望呢？世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阿明，你昨天前天吃过饭吗？」

「吃过了。」

「那你今天还需要吃？明天还需不需要吃？」

「需要啊！那是永远不会够的。」

「那你为什么不因为永远吃不够而放弃吃呢？」

「没办法呀！」

「同样的，修行也是一种长久的需要，要灭苦就需要。但这需要是有止境的。当一个人彻底净化时，就不再需要修行了。这个境界佛教称它为『无学』。」

「但从现在到『无学』必然是很漫长的时间，似乎很难熬过去。」

「不需要熬，心境做对，磨练也是一种快乐的过程。」

「在这山里修行也可以有快乐？」

「这种快乐会比在世间追逐欲望、满足欲望还要快乐。」

「是什么快乐？」

「禅悦。法喜。」

「但那一定要有很高的境界。」

「一分的『法』带来一分的快乐，更多『法』带来更多的快乐，不必等到『无学』，一路上都有奖励。」

「哇，太好了！」

「你之前来听师父说『法』，在找师父时心情怎么样？」

「我一直在寻找师父，有时会因为未找到而失落，但我告诉自己要实践师父说的『活在当下』。每当能活在当下时，心里的不好受便会消失，有也一来就去，不挂在心里。焦急时就难受了。」

「现在呢？」

「现在听师父说『法』，心里觉得很实在，充满喜悦。」

「这就是了。心里有一分法，就有一分自在与喜悦，有两分法，就有两分自在与喜悦，这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用不着等到『无学』。」

「这就是师父能长期修行不厌倦的原因了吧？」

「也是一个原因。」

「还有呢？」

「众生的苦。」

「啊！」

（待续）

第四十九回

「师父说，他为了众生的苦而修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修行明明只是为自己啊！这里头必有深意……」

当晚，阿明就带着这个疑问入睡。

一团云随风吹来，突然他看到自己变成一只雁儿，大师变成一只大鹏鸟，直冲过云层，直达雪峰顶，昂首伫立。他（雁儿）也直追过去。大鹏鸟长鸣三声，竟然唱起一首歌来：

悲勤一念

抬起头 一眼望去
无限的空悲上心头
众生苦痴 我必要救度
法力何时成就

愈是悲悯 愈是悲勤
救度众生先自救
别一别 已经是 好几个秋
法不成就 不回头
让我当下 步步中极
一念也不空过

瞬间，梦境就消失了。阿明醒来时，天已经破晓。
那首梦里的歌还在心里萦绕。那是他熟悉的一首歌，只是词已不一样了。

无论如何，他睡前的疑问已在歌里得到了解答。
他也就不问师父。

但他想，这一定是很深妙的法。

他决心要像师父一样，为了众生的苦而修行。

黄师父下座后，阿明走上前礼拜，然后坐在一边，静静坐着。

师父久久都不说话，闭上眼睛，只是沉默。

良久，师父睁开双眼，看着前方。

阿明期望着师父能再说一些什么。

「『法』是谈不完的，许多问题要修才能解答。」

「怎么修呢？请师父指点。」

「从一门禅法开始，修定。」

「好的。」

情感智慧

黄师父从袋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放在阿明手上，书的封面写着：《清净道论》

「哇，这么厚！」

「这是累积佛陀原始教法的戒、定、慧三学大全

的一本书，有时也被称为『原始禅修法的百科全书』。你拿去看，作为解除一切好奇与问题的参考，里面的答案，你就不必问了。师父也没办法在修学重点上有所增减。只是在理解上、实践上若需要参考实修的经验，你可以问师父。」

「那么丰富的内涵，弟子一定会慢慢去理解它们。但在实践上，是否有一步接一步，比较单纯的用法呢？」

「有。本来多不一定要失去单纯。若对『法』有体证，有整体观的能力，懂得多心也还是可以很单纯的。就像你看眼前这一片雪山的视野，如果你用文字描述给一个瞎子听，或描述给从来没有睁开眼睛看这一片视野的人听，会不会更艰难、很繁多呢？」

「会。纵使用再多的文字形容景色，他也不会像我们睁开眼睛看到那样清楚地知道该景色。你想，对在听的人来说，那种种描述叙说，会不会很复杂呢？」

「太微细的描述必然很复杂难懂。」

「那你一眼望去，这景色是否很复杂呢？特别是你的心？」

「不会啊！只是如此。」

「这就对了。所以对于一个未有体证的人来说，『法』的理论可以是很多很复杂的。对于有观慧禅慧的人，就像睁开眼睛看这片景色的人一样，对于他们来说，这是单纯的、和谐的，没有矛盾，没有疑惑的，而且怎么来，怎么去，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修禅需要有经验的人引导，才不会面对这么厚厚深奥的书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对。」

「那我听师父教就好了，我懒得读太多。」

「那也不是。读书，修行的书，就像要去一个未知的旅程前研究有关的地图，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师父已经知道那地图，也看过那地方了呀！」

「你不能完全依赖向导。旅人自己也看过地图，向导引领起来就方便得多，说一知十。」

「哦，原来如此。好的，我会读，但我只想知道下一步怎么走。」

「对。有整体观了，还要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这就是引导者的作用。许多时候，你们很难知道你们身在何处，在哪一个阶段，所以不知道如何用那么全面的指示往前走。可以看得出你是属于哪个阶段的人，就能告诉你怎么走下一步。」

「嗯。」

「布施与戒德，师父就不用多说了，你可以自己读。记得重点都在培育一颗无我无私心，以慈悲喜舍的心待人。那样一切善法，如忍耐、包容、和谐、慷慨……全都很容易培育起来，这一切都会加强我们的净化，对我们修定修慧都会很有帮助的。」

「『慈、悲』都有听说过，『喜、舍』还是第一次听到，师父能否解释一下？」

「基本上，这也可称为佛教的情感智慧。简单说

『慈』就是愿别人快乐的心；『悲』就是愿别人离苦的心；『喜』就是欢喜别人的成就、财富……一切好的东西，随喜它们，希望别人不失去它们。基本上这三种都是『真爱』的某些层面。因为真爱必须真心愿别人好，不愿别人苦，不妒忌他人成就，或得到任何好东西，不希望别人倒霉。若是一个人只会在别人不幸时帮人，却不能在别人超越自己时祝福别人，那他的『爱』、情感都是有缺陷、不健康的。同样的，只愿别人好，别人有苦时却不肯付出，帮助减轻别人的痛苦，那份『爱』也是不圆满的。一味同情别人苦，不能看到别人快乐的心，也是不圆满的。所以这三者都具足了，才能称为『真爱』。」

「但不论我们怎么祝福，别人还是可能不快乐，还是可能苦。甚至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所拥有的好东西呀！」

「所以我们需要培育『舍』，通过了解众生所遭遇到的一切得失苦乐都源自他们自己所造的业，遇境要保持平平常常的心。所以这是真爱，也就是『慈悲喜』的基础，让真爱不败的因素。」

「佛陀真有智慧！以前我还以为修行人放下一切去剃光头，已『四大皆空』不再情感了。」

「正好相反，而是有最健康的情感！」

（待续）

第五十回

归纳．单纯

修行人能有最健康的情感。

这在阿明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发现。他感到鼓舞，尤其是与师父更深入相处之后。他明白黄师父为什么如此费心给他说了那么多的法尝试留住他。当再也留不住他时，却丝毫也不动心。在他回头时，又能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地教导他。他若不是有健康的情感，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原来黄师父能随时应弟子的情况变化、受法的能力与需要，善巧教化应变。需要坚持时，他坚持。不能坚持时，他也不会坚持到底。阿明怎么才能这么灵活应用「法」呢？

他向师父请教他的疑问。

「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正念正知，活在当下——如此而已。」大师回答。

就只是这么简单！看来这点简单的法，却有无限的深度与运用。

「师父啊！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活在当下，弟子都明白了一些。但『正念正知』就不太明白了，请师父指教。」

「这可是佛陀的教法中特别可贵的，你要用心聆听。」

「好，弟子恭听。」

「先说『正念』，简单说『正念』就是一种了了分明的醒觉心，不失念，明记不忘，这与『活在当下』有密切关系，只是分开来强调而已。一个人必须有正念才可能活在当下，不然就如做白日梦，听而不闻，视若无睹。」

「啊！我知道了，就像猫捉老鼠一样的那种醒觉心，对不对？」

「有点像。但真正有正念的心是不会造恶的，因为真正的正念会如法地醒觉最重要的、有利于净化的目标。」

「例如呢？」

「在佛经里，佛陀说明了有四种正念的目标，也就是正念之『处』，就是『身、受、心、法』。身是身体，受是感受，心是心，『法』是种种心的目标与状态。详细的你可读《大念处经》，简单说就是身心的一切。」

「因为只是以身心为目标，所以不会生起恶念，对吗？」

「不一定是如此。也有人对身心起烦恼的，那时就可能有醒觉，却没有正念了。正念是如法如实的，不执目标为『我』、『我的』。所以说是了了分明。当一个人有正念的时候，他也必然会有『如理作意』。」

「『如理作意』又是什么呢？」

「就是对的、如法的、有智慧的、带来清净与增长善法的注意方式。」

「那也必然有『不如理作意』了？」

「对！相反的，不对、不如法、没有智慧、带来染污及增长恶法或不善法的注意方式，就是『不如理作意』。」

「守着正念、了了分明，就必然有『如理作意』，那又何必多加一个名词呢？」

「这是因为有时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学法，这样更能产生兼顾各方面的整体效果。」

「哦？」

「这就好比拉一个大网，当你拉一边时，整个网都在动，但不会全面打开，因为你没兼顾到其他各个角。若从各面都一起拉，它就平衡及均匀地拉起来了。」

「啊！」

「所以，正念与如理作意是互相辅助的。其实，每一种善法都会帮到其他的善法，比如『正知』与『正念』就息息相关。」

「网的另一边？」

「对。正知是一种明觉，如伸手、屈手、站起、坐下……一切动作，若了了分明，彻底明觉，就是有『明觉』或『正知』。」

「那正知与正念有什么不同呢？似乎都一样。」

「正念是清净的醒觉，正知是一种智慧性的明觉。经文里提到四种正知，即『目标正知』、『合适正知』、『行处正知』与『无痴正知』。『目标正知』即不论你做什么，了了分明地知道你的目的；『合适正知』即不

论你做什么，很清楚地知道适当不适当，符不符合你的目的。有时我们的目的是对的，做的东西却不适合，导致弄巧成拙，就没有『合适正知』了。『行处正知』是时时刻刻不离『行处』，在修行人来说，就是修行功课，或业处、禅法等。『无痴正知』就是在做一切事时，不会堕入错见，特别是『我见』。」

「看来『正知』涉及更洞察性的知道。」

「所以说它属于智慧的一种。在经文里，佛陀常把正念与正知连合在一起讲，所以是息息相关的。」

「师父啊！我想，我上回学了许多法，回去却完全用不上，就是失去正知与正念的缘故了。」

「对，你能看到这点是好的，以后你会更珍惜守护它们。」

「似乎学了很多，有时也不知要顾哪一样。」

「串在一起运用就会很单纯。单纯就有力量，就容易生起定与慧。」

「哦？」

「开始因为不熟练，必须一样一样来。熟悉了你会发觉到，只要保持了了分明，正念、正知与各种善法同时存在，『我』不生起，心也真，心自然容易依法如实与慈悲，也能自然活在当下。」

「这便自然归纳了各种『法』的实践？」

「对。归纳带来单纯，单纯带来力量。」

「但我常常因为关心太多的东西而分心。」

「这是因为你没有把无关目标的东西排除掉，没有把有关目标的东西与正念正知串在一起。」

「怎么说呢？」

「比如说你想说几句废话。如果你放逸去说它，就没有正念正知了，就落入愚痴了。但是如果你看到心里生起想说废话的念头，这念头可以作为正念的目标。你一以它为观照的目标，这就符合你净化内心寻求解脱的修行目标，是很适合的修行法。这没脱离你的修行，甚至也不会生起『我见』或其他错见，你只会发觉到这念头一生就灭。于是，正念与正知皆同时具足。你也是活在当下，没有追悔自己的过失，或作无谓的难过与自责。这样也依了佛陀的教法，也就是如实的态度与如实的观照。」

「原来各种善法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轻视一种善法，或倾向一种不善法，不是要失去很多？」

「对。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去妒忌或嗔恨别人，这一切善法都不会生起。分开来教与学只是一种善巧。实修时就像驾车一样，只要保持了了分明正念于心，所有的操作技巧是共同进行的。虽然还是会一时着重某一方面，但却会自然和谐流畅与统一。」

「这么听起来就单纯多了。」

「开始一样一样来，是简。多了就繁。熟练时，能整体连贯时，有整体观时，一切又回归单纯，但那是精通所带来的单纯。」

「目标全都为了灭苦？」

「对。你若明白整个六根世界的一切经验，不论苦乐都可用作修行的目的时，你就会珍惜它们。把它们与灭苦的目标串在一起，那么一切障碍皆转化成

工具，时时刻刻都可以修行，一切都可善用，一切都归纳起来了，一切都单纯了，真正的定慧也就容易生起了，净化灭苦的目的自然就达到了。」

离别

七年过去了，阿明跟在黄师父身边，陪师父行脚、住山洞、修禅，学习人生已经小有所成。《清净道论》中的戒定慧三学已完成了许多，已可以自己独立深造了。

这一天，他来到师父跟前。

「弟子想要离开一阵子，回去看看父母、亲人与朋友，与他们分享一些自己所学所悟，以了当初自己开始修学时想要以法惠益众生的心愿，请师父允许。」

「好，也是时候了，往后再有不明之处再到师父这里来，你还有一些功课未做，还有使命未了。记得，不论做什么，不论走到哪里，不可忘了修行。」

「弟子一定记得师父的教诲。还请师父给于弟子最后的教诫。」

「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正念正知，活在当下——如此而已。」

「啊！」

爱与被爱

雁儿从震撼中醒来，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只觉得很饥饿。正好有一只麻雀飞进洞来，看到雁儿，就把喙里衔着的食物放在雁儿口里。

**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
正念正知，活在当下**

吃饱了，雁儿深思着，回忆起自己那很长很奇异的梦。梦见做人倒没什么，他上回看「缘起宿命镜」时，已回忆过许多过去做人的经历。但那种「戒定慧」的修行还真不容易，却也感到熟悉。有没有可能达到梦里的那种境界呢？似乎做不到。

雁儿有点困惑了，但忘不了的是：

「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正念正知，活在当下。」

他想回去与小燕分享，但小燕此时能受教吗？或许她会取笑说这只是梦中的东西。回到雁族群中告诉他们？但是看来他们只对食物感兴趣与得过且过。

「法」的深义谁会明白呢？

世间是否真有像梦中无名菩萨一样的圣者？像帝释与妙音天女那样好的天神？

无名菩萨知道了雁儿的疑惑，但他不愿意揭开这个谜。「时候还没到。」大菩萨的因缘智慧永远是那么奥妙。

有一点，雁儿开始肯定了。冥冥之中，有一股超凡的力量一直在护着他。从他走入彩虹桥开始，那听到却看不见说话者的声音，梦中的圣歌……这一切一切都太神奇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动。感动那冥冥之中的智慧与慈悲的力量一直在护着他。于是便很深情地唱了起来。

爱的理想

是谁在 是谁在 牵着我
是谁在 是谁在 护着我
好像有一个冥冥中的力量
指引着我生命

用一个爱的理想
指引着我的生命
这是一个永恒的信念
度苦到永远

突然间，他听到那很熟悉的声音在唱着。啊，就像那梦中的妙音天女！

爱的指引

用爱心 用爱心 牵着你
用信心 用信心 护着你
给你真希望敢梦想的力量
指引着你生命

用一个爱的力量
指引着你的生命
这是一个永恒的信念
爱你到永远

(上部完)

自然的代价（中部）

第五十一回

无我与轮回

雁儿想起自己在最近一年多内所经历的重大心路历程。从帮小燕，入虹桥，听到无影声音，在无影声音的帮助下救小燕，与咪咪同看「缘起宿命镜」，回忆起种种过去世，尤其是阿虚与小武那一世，向蒙卡勒大师学习，看「天眼镜」，引导小燕学飞，奇异的长梦，梦里阿明修的那一套原始佛教修行，黄大师，《清净道论》，自己超强的领悟力，还有那总在梦里梦外听到的甜美歌声及那意义深奥的歌词。还有那梦里的帝释与无名菩萨……

整个想法都改变了，整个看东西的方式也大大改变了。

开始回忆起过去世时，他还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在投生，似乎是不死的生命。到梦见阿明修的那一套定慧修行时，才明白无我与轮回是一体的，完全没有矛盾。一再投生的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或「灵魂」，而是一个不断生灭的生命流。身在不断生灭，心也是在不断生灭。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永恒不变的「我」。

再想起关于阿明的那个梦，更是一个大大的震撼。

以前他总是善恶分明、敌友分明、对错好坏从不马虎。但自从做了那个梦以后，他愈来愈觉得很难判断生命中的真假对错。就像阿明与小花的分离是多么冤枉，竟然被他们俩看不到也不认识的恶夜叉离间。说冤枉却又很公平，因为这都是有宿世的因缘。阿明与小花所遭受的，也只是他们自己的果报而已。

而那位离间他离开黄大师的绅士，竟然是不能控制自己的傀儡，让恶夜叉的利用却始终不自知，幸好黄大师还是有知之人，知道他着了魔，原谅了他。

最神奇的还是阿明在阿秀房里的表现。一会儿欲火焚身，几乎失控，但一刹那间清醒过来，坐怀不乱，乾坤还原，身处在恶夜叉与无名菩萨的毒害与救度之中，而始终完全一无所知。弱点不成弱点，强处不成强处，竟受两股庞大的外力驱使。而说是外力，却也是他自己的恶善因缘交接成熟的结果。不然恶夜叉何必等待时机而动，无名菩萨又何需等待因缘成熟时才救度？看来恶夜叉与无名菩萨也只是其中的缘，也不是绝对性的力量。

最启动人心的还是黄大师教的原始佛法。由简到繁，由繁归简，从思维到超越思维。

忘不了的是那些甜美的歌，总在他心中留下无限的启发与温暖。

悟

「什么才是究竟绝对的呢？什么样的选择、决定与实践，才是永远无悔的呢？今天的判断与抉择，是否会被未来的智慧推翻？就像我现在推翻从前的想法一样？」

还有那什么「中极」与「转乘」的概念，好像很熟悉，却因为在这段思想爆发的时期忙着悟其他东西而被忽略。现在他想起了，觉得这必然也是重要的法。

「中」，莫非就是指「中道」，黄大师说佛陀教的「中道」？对！黄大师总是提醒阿明不可落入偏极，却又一再鼓励他一定要把生命的潜能发挥到极点。那不就是「中极」了吗？

「转乘」又是指什么呢？「乘」大概是加减乘除的「乘」吧？「中极转乘」连在一起讲，一定别有意思！他又回想离开小燕前，在梦里听到的「发现潜龙」那首歌中的「中极转乘万千法」。莫非与黄大师教阿明的善法与善法之间的关系、恶法与恶法之间的关系有关？黄大师说，善法会帮到善法的增长，如正念、正知与如理作意，还有无我、真心、慈悲、活在当下……全都可串在一起。若每种善法来个你帮我，我帮你，不是相辅相成、相乘不息了吗？莫非那就是所谓的「转乘」？「中极转乘」，目前最好的理解也只是如此了。

「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他想要回到雁群中，但恐怕与雁将又将有一番挣

扎。要去找小燕分享法，又不觉得小燕那日益增长的自满与慢心能受得起这些深奥珍贵的法。

像从前那样过日子已不可能，没有智者愿意活出过去的智慧。未来的智慧也未生起，也没能力活出来，看来只有活出当下的智慧了。这似乎已经是最好的了，若有差错也无可悔了。

从梦中黄大师的生命里，雁儿悟到一点，那就是「依法如实」的至诚。但这「法」究竟是什么呀？「法」总随着我们领悟的加深，而不断有不同的理解，即使单只是「无我」的体会也会不断加深，对「因缘」的了解又似乎变得更快！看来若能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也就是法，那已经很好了。

对了！黄大师说，佛陀还有教「目标正知」，这目标应该是净化灭苦。但成佛呢？那是否也是目标？但「佛」据说也是净化的灭苦者啊！对了，大师说，佛是要度众生的，那就是度苦了。自己灭了苦，再度苦。

突然间，雁儿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了。

「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中极灭苦度苦的目标！」

「虽然我无法活出佛的智慧与慈悲，但能做到这一点，已经是当下最好的了吧！不会有更好的了吧？我现在就要去教小燕！」

「有！你可以用当下自己最高的智慧，去找出更高的智慧。然后依那更高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实践！」无名菩萨在兜率天观照到雁儿的心历成长还差

一些。

「嗯，他现在的心纯真清净，可以相印。」于是便把自己刚刚的心思印在雁儿心上。

「有！你可以用当下自己最高的智慧，去找出更高的智慧。然后依那更高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实践！」雁儿突然大声地对自己说了这句话，说了出来才吓了一跳。他很震撼自己竟然还能悟到这一个！

「有谁有比我更高的智慧呢？啊！对了，蒙卡勒大师！他不就在不远处吗？好，现在去找他！」

（有人说：「你可以知道你明天会怎么想，如果你决定今日不再成长。」一连串的梦，让雁儿一再打破了思想局限，扩大了心灵的成长空间。下一步会如何呢？请看下回！）

第五十二回

依法如实

「雁徒儿啊！你总会一而再地想起要帮小燕也不是偶然的，是你们两个的因缘在驱使。但是只管顺着因缘走，还不是最有智慧、最符合自然法则的。」

「什么才是最有智慧、最符合自然法则的呢？」

「依法如实！」

「依法如实？」

「对！依法如实。」

「『依法如实』，我梦中的阿明曾经依黄大师的教法悟过。我现在想起来还有些许概念，就是不违背法，看当下心上的效果，每一刹那皆要带来惠益，对吗？」

「那是对的，是一方面。但『依法如实』有无限的妙用，一个人只有到了佛的『一切知智』的阶段，才可能圆满『依法如实』。」

「啊！这几乎有无限的运用！」

「对！所有解脱轮回的大圣人，佛称之为『阿罗汉』的，必然已完全悟到『灭苦』的法，却没有完全悟完『度苦』的法，与度众生有关的善巧能力，及种种世间法。只有佛才彻底掌握理解世间所有的因缘，有能力为一切所可能为的事。只有佛才有完全如实的能力，原因就在此。」

「那我現在想用最新的体会与能力去教小燕不算

『依法如实』吗？」

「那你必须明白，你现在这么做能否为小燕带来真惠？」

「真惠？」

「真正的惠益。」

「我觉得我对她完全没有私心，没有占有心，只是一片真心要为她好。难道那还不能带来真正的惠益，还达不到『依法如实』？」

「因为你还不知道一些你和她之间的相关因缘，也无法知道与这因缘所有相关的自然法则，所以始终无法『依法如实』。知道，才可能契真理、契时机；不知道，就很难办到了。办到也只是巧合，不是了了分明、充份明白其中的运作原理。」

「但刚才师父说我只管顺着因缘走，那顺着因缘走还有什么不依法的地方呢？」

「顺着因缘走，不一定就能依法。如果那因缘是依法的，顺着因缘走，一般上也就自然依法。但如果那因缘是『违法』的，顺着因缘走只有又再犯错了。」

「啊！还有『违法的因缘』？」

「对。就像你那梦中的恶夜叉，他只是顺着仇恨与离间的因缘走，便又再造恶，结果便堕入了地狱。」

「但那只是梦啊！」

蒙卡勒大师微微地笑了笑，不答。他深深地看了雁儿一眼，眼神中闪过一道智慧之光，那么深，又那么纯朴。

「师父竟然知道我的梦！」突然他想起他还未对大师说起这个梦！

大师又微微笑了笑。

「那么，那恶夜又会有什么选择呢？他好像控制不了自己的选择。」雁儿看大师不说明什么，也不澄清什么，便与大师以梦论梦起来。

「当无名菩萨提醒恶夜又关于因果的时候，如果他能受劝受法，不固执，不决心宁可两败俱伤、宁可下地狱，便有了法的承担力，便不会被阿明的恶业与自己的仇恨牵动，恶的循环便得以中止。」

「但如果他不做那番离间，阿明离间的业又怎么能消呢？好像总要有人来做坏事是的。」

「业总会有它的出路，要出苦海的人，不必为了别人的业怎么消而烦恼，应该只看自己当下身口意如何不再造新的恶业。牛不被杀，若杀业成熟，走在悬崖边也可能摔下来。阿明在『法』的保护罩里，恶夜又虽未能做什么，当时他也被自己的业报压得心头不舒服，所以不能好好受法，自己也会莫名地选择离开最能帮到自己的黄大师，这不就是业的离间吗？没有外缘帮它成熟，它还不是又成熟了？恶夜叉的恶心所为，也只有害死自己而已！」

「啊，我明白了！原来那个梦有那么多的启示！」

大师又微微地笑了笑，仿佛一切都在他的度量之中。太不可思议了。

（待续）

第五十三回

神镜的代价

「哪，你看！」蒙卡勒大师指着「天眼镜」说：「小燕此时正沉醉在她新获取的飞行能力，享受较量，处处要赢过其他鸟儿。你看她那股傲气……」

「我想去劝她，不管她听不听，至少我尽了一个做善友的责任。」

「师父知道你有慈悲心，但你要知道，你若现在去会有什么效果？」

「会有什么效果？」

「会害到她！」

「会害到她？」雁儿眼睛都大了起来！他从来没有想过，帮助众生还有可能会害到众生。

「对，会害到她。」大师很平静地说。

「师父怎么知道？」

「那你要看，如果现在你去，你与她会浮现什么业。」大师指着那个「天眼镜」。

「这不是『天眼镜』吗？不只能看到远方，还能看到未来会浮现的业？」

「都能，都能。还能看到她的起心动念，还能听到她的声音……一切一切。」

「好神奇啊！师父！我过去一直想问师父，却不敢问，这『天眼镜』是怎么得来的？」

「是修行佛陀的『止禅』与『观禅』得来的。」

「修行可以得到这么一面神奇的镜子？」

「不只一面，还可以得到很多面。」

「很多面？能不能给我一面，让我也好好帮助众生？」

「那你必须要修成佛陀的『止禅』与『观禅』。」
雁儿越听越糊涂了。

「为什么不能给我？」

「因为那是你得到它的『代价』。」

「为什么师父跟我要『代价』呢？我会用它来帮助众生的。」

「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呀！自然界的一切都有『代价』的。」

「啊！我以为不会滥用它就可以了。」

「真实的心、老实的心也是一个先决条件。」

雁儿还是不明白。

大师望了望他，看他一片真诚赤子之心，也就说了。

「孩子啊！这面镜子，其实也只是师父的心的投影啊！」

「啊！」

「你不觉得这面镜子没什么特别吗？你没发觉到我没特别把它收藏起来吗？因为真正的力量不藏在这面镜子里，而是藏在修行了『定』与『慧』的心里啊！镜子纵然破了，或被偷走了，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换

上个千百个，还是一样。重要的是心——开发了自然力量、『法』的力量的那颗心！」

「啊！所以纵使师父再慈悲弟子，也无法给弟子一面这样的镜子。要得到它，就得为它付出代价，修成佛陀教的止禅与观禅，那就是定与慧了吧？」

「对，止禅修定，观禅修慧。」

「止禅不够吗？我以为这是一种神通，怎么又卷入慧呢？」

「单有定，单修止禅，可获得神通，但还是免不了堕入错见。如你先前看『缘起宿命镜』时回忆过去世一样，因为未彻悟缘起，不知道轮回中没有一个『我』在轮回，只是延续的名色生命流，对各种因缘的变化关系也未了知，所以看到了还是无法超然。有了观禅的慧，再发挥这种能力，便不会迷惑，不会自误了。」

「师父的智慧太不可思议了！」

「是佛陀的智慧太不可思议。」

「师父谦虚了！」

「不是谦虚，只是如实。」

「师父说话的样子，好像我梦中的黄大师！」

「蒙卡勒大师本来就不是蒙卡勒大师，黄大师也不是黄大师！」

「啊！只有名色流，没有『我』！」

「只说对了一半，最重要的一半。」

「啊？！」

（还有另一半呢？请看下回。）

第五十四回

承担

「还有另一半呢？师父。」

「以后你会明白。」

「来，你看如果现在你去帮小燕会发生什么事。」

就像在看电影一样，他看到小燕对他这么快回来（才短短几天！）而感到轻慢，误以为雁儿离不开她。小燕也对他狠心告别而记恨，想用羞辱他一番来报复！

「天啊！我是好心要帮她的呀！她不会这么坏吧？太难以想像了。」

「如果单从你对她的一片真心与过去的恩惠来说，是难以想像。但若明白导致这种可能性的因缘，一切又不奇怪了。」

「是什么因缘？能不能让我看？」

「好。」

「是什么因缘？能不能让我看？」

「你忘了小花了吗？」大师一句话提醒了雁儿。

此时镜中显现出小花的身影。原来那晚小花被一个国际犯罪集团绑走，贩卖到海外当了妓女，她一个人无力反抗，只能任由他人的驱使与虐待。偶尔她也会想起阿明，也认为那晚自己太过情绪化。但是，在

那样的处境下，她把一切错都归结给阿明。心中对阿明总有一股怨气。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黑人救了她，她很感激，还为他生了个儿子，但孩子出生不久，那个黑人出车祸死了。她把全部的爱都投给了她的儿子，但是她的背景和孩子的肤色，让孩子的童年很不幸福。最后，小花在忧郁中走完了一生。

雁儿看到这一切，一片无奈，深深的悲悯不禁生起。。

「既然如此，纵然她再羞辱我，我还是不会恨她的；我会很慈悲她一无所知地，重复过去业的模式。」

「是的，你不会因为帮不了她而失去什么，最多只是浪费时间而已。但你可否看到，这样做会怎么样害到她吗？」

「怎么样害到她？」

「过去她冤恨你还罢了，只是普通冤恨的业。但今回你是教她『法』的师父。之前，教她身飞行的法还事小，这回要教她心飞行的法，可是『佛陀』的法。任何一个众生，对教自己圣法的师父造下恶业，那业障可不轻的，会大大破坏了自己往后受法的能力！」

「哦！我明白了，所以师父说，如果我现在去帮她会害了她！」

「对。」

「但是这未来将生起的业与这业的投影可以改变吗？」

「可以转化。」

「怎么样呢？」

「通过你修『法』的实力提升、业的提升，以及她在未来将受到的创伤与教训所带来的成熟与成长。到时再重逢，即使这业再成熟，双方的承担力都会大大的不同。」

「师父能举个例子吗？弟子好像悟得还差一些。」

「用佛陀的例子吧。如果有人抓一把盐，放进一杯水里，喝起来一定很咸，很难喝下去。如果他把同样一把盐撒进恒河，再从恒河的水取一杯来喝，便完全不觉得什么。这水，就好比是承担力，也就是一个众生的福慧业、戒定慧等功德资粮。没有足够承担力的众生，只要是造了一些小小的恶业，都可能要下地狱。有承担力的众生，造了同样的业，还有希望可以悬崖勒马，救度自己。」

「就像小燕，虽然有被关在笼子里的果报，但因为她与弟子有善业缘，弟子最终还是帮助她飞了起来。而许多没有这种善业缘的鸟儿，几乎都一辈子被关在笼子里，对不对？」

「这也算。像有些人得了病，却遇不上良医而死去，有些得了病，却即时遇上良医而得救。这方面的例子举之不尽。」

「所以师父要弟子把握现在，增强自己的善法善业。也让小燕吃些苦头消消业障，更能珍惜与承担法的帮助，对不对？」

「师父是这个意思，还看你能不能定下心，不受

旧业的模式牵引，当下依法如实！」

「弟子既然明白了，必然要遵照师父的教导，依法如实去实践。可怜的是小燕要独自吃些苦头了。」

「肯依法如实的众生，就可以把苦减到最低，在学习与成长中不必受无谓的苦。纵然把智慧发挥到淋漓尽致，众生在苦海中要受的苦，还是太多了。但是若不用智慧，再放纵自己，要苦到几时才会完呢？」大师语重心长地说。

（待续）

第五十五回

善巧之无奈

自从雁儿这次回到蒙卡勒大师身边以来，大师就再也很少用较诙谐幽默的方式教导他，反而都是很直接单调的。以前还会叫小鸦为他唱歌，这回竟然在半年内一首圣歌都没听过。雁儿开始有点纳闷起来，不敢问师父，便找个机会问小鸦，毕竟小鸦跟在大师身边最久，或许会知道为什么。没想到小鸦即随口唱了一首歌，代表大师回答了雁儿的疑问：

走出善巧

善巧教你也只是因为无奈
佛语虽然本单纯
你的杂染叫你难以摄收
让我幽默让我万般善巧
好好接引你 缓缓导引你
最终走回本源

但愿你能早日回归单纯
放下善巧的需要
早日融入佛的原始教诲
一切导师皆成你的良师
做个好学生 好好地受教
就让自然教育你

傍晚，雁儿去向大师请安时，向来很少在这个时候说话的大师开口了：

「雁徒儿啊，佛时代悟『法』最敏捷的弟子，单单听到佛说『看到就纯粹只是看到，听到就纯粹只是听到……』就能了脱生死。放下心里的戏论，以单纯的心去受法是最好的，放下一切做作、一切多余举止的心，是最清凉快乐的。」

「啊！原来师父以往的风趣幽默，只是为了接引我啊！」雁儿心中对师父无限佩服感恩，也感恩小鸦。

从此以后，他对大师的教学风格不会有所期盼了，也不再为大师在心里塑造什么形像。大师也不是大师，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甚至还会应众生所需，而作出各种有惠益的表现。而这惠益不一定符合弟子们的智慧与期盼。

在大师身边修学佛法的日子里，他对生命的体悟大大增长。他想起之前所悟的道理。

活出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必须包括善用外在更高的智慧、相关的因缘，包括自己的『法』的力量与外在可用的善因缘，如大师的心镜。而一切都要朝往灭苦度苦的目标。于是，他领悟得更深更受用。

「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及圆满运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去中极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

这样就可以避免生命中懊悔、无谓的过失。若是

做到了这一点还是不圆满、有过失，错误已是最少的。这必然已经是成长提升，所不得不经历与付出的代价了。

但要如何才能时时刻刻活出这一点呢？

突然间，他想起梦中黄大师重复无数遍的：

「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正念正知，活在当下。」还有那把这一切串在一起的了了分明的心，归纳而单纯！

「好容易啊！……但是，我怎么还没开悟，还没了知世间的一切，还没成就佛的无边智慧、慈悲与各种功德呢？我少了什么吧？」他一直在想，在想，想到入睡去了。

就在他醒来的那一刹那，昨天那个他抱着入睡的问题的答案已出现在心头：

「力道不够，定力不够，各种善法的辅助力量也不够。」

真奇怪！好像总是能借用睡觉悟东西，找答案。他把他的经历感触报告了大师。

大师只微笑不语。

（待续）

第五十六回

定力

「定力是转功处，是转乘一切善法的其中一个要点。」大师说：「定力加深力道，一切善法的力量大大加强。用有定力的心去布施、行善、帮助众生，你所造下的业会加强好多。徒儿啊，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吧！」

「要怎么样才能加深定力呢？」

「依《清净道论》的修法，像你梦中的阿明所修的一样。」

「那些定力的修法，全都专注于意门，都要坐着不动才能深入。所有入定都不能动。我比较喜欢阿明修慧的方式，行住坐卧、六根门一切拿来全是功夫，对我来说似乎更有净化的效果，似乎更有力道。到底弟子的理解是否正确呢？请师父指正。」

「师父问你。如果你有两个装满水的水桶，一个同时敲了六个洞，另一个只敲了一个洞，你认为一个洞跟六个洞的出水，那个力道比较强呢？」

「必然是只有一个洞的较强。」

「为什么？」

「因为水力完全集中，没有分散啊！」

「对。心也一样。其实，在佛陀的教法及禅修者的修行体证来说，一心从未有二用的可能。」

「可以我们却是同时看到又听到又……」

「那是因为心的速度太快了，才可能好像同时做很多事。」

「哦！」

「当一个修行人入定时，由于心完全处在意门，完全只对着一个目标，力量就非常的大，力道就很强。再用这种力量起观照，所体证的智慧就很深。」

「师父的比喻弟子明白，但弟子似乎总觉得要专注一门总会比较辛苦，用不上功夫。同时专注六门却很容易，反而觉得更能不分心，更有定力。」

「你的情况，就好比一个初学射击的人，面对着有六个红心的靶子。射了一千次，射中红心的机率，必然是射中一个红心靶子的六倍以上，所以自然比较喜欢有六个目标。但你想，一千次全射中六个红心，与一千次全射中一个红心，哪一个红心先被射穿粉碎呢？」

「我明白了。专注一门还是比较有力，因为定力深的缘故。所以，虽然现在我专注六门做得比较好，还是应该训练我最弱的一环，专注一门。」

「正规的修法是如此。」

「还有其他的修法吗？」

「有的。有些人因为过去修过很好的定慧基础，即使未一门专修定，只听佛讲经，只看破灭的水泡，看佛用神通造的金莲花坏灭，观察到佛陀身边用神通造的美丽少女在短时间经历中年、老年到倒下来死了、腐坏了……那种方法而开悟。若有例外的波罗蜜，

也就是特殊的灭苦功德，便不一定要照常轨。」

「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吧！我现在连佛都没遇上了。」

「对。例外永远有的，但修行应修成功的因素，不可期盼例外。如果你是例外，你就例外了。例外都有例外的因缘的。」

「但我好像一时间克服不了比较喜欢有六个目标的心。感觉上，那比较快乐自在与没有压力，专注一个目标，一下就感到压力。」

「众生永远喜欢做自己熟悉与胜任的事，但修行提升是一再放下旧有的成功，走向新的、更高的成功、净化。这也就是说，从熟悉走向不熟悉，再把不熟悉训练成熟悉。」

「好像好难。」

「活在当下、放下我、不执着就容易些。你还是可以做你熟悉的。只要心有正见，心就会有正确的倾向，有正确的倾向，心的力量会渐渐往所倾向的方向开发。」

「我应该只倾向一门？」

「暂时用六门，但必须倾向于单纯，对单调的事物、目标学习趋向单纯，慢慢地再专注一门时就不难了。」

「怎样才能不厌其纯？」

「放下我，活在当下。厌倦心之所生起，是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的枷锁里，常比较过去，梦想未来。活

在当下，就能跳出这个枷锁。」

「原来这『放下我，活在当下』有这妙用。」

「还多呢！」

（待续）

第五十七回

连环梦——真正的度苦法器

雁儿的修行是进步了。此时他的心一直想着雁群、小燕、咪咪、鸭子兄弟，还有外头无数的众生。小鸦劝他沉住气，一股作气修到底，说大师还有许多功夫是他未学会的。他也深信这点，只是心好像有些结待解，有些愿待完成。于是小鸦又为他唱了一首歌。

中极

成法超万结
成法成万功
一心 一心定成法
信念明悲空

放下去来
放下人我
专一点 超时空

默默虚忍
万卦增升
中极当下功
当下功

他听了无限感动。

他最喜欢小鹅的方式了，总是以歌代语。

蒙卡勒大师知道雁儿的心念。他知道小鹅的劝慰只是给他留下一个再深造的种子。

「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

当一大群必须从他那儿受法的众生善因缘成熟的时候，他又如何能抵挡呢？

雁儿最终还是到大师跟前，请求离去。请大师给他度众生的教诲。

「今晚早一点去睡个觉吧！」大师什么也没教，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雁儿有点失望了。他想大师这么久以来，大部份时间只教他自修。现在要离去了，想请个度众生的法都得不到。

但很快他又回想起大师这么久以来对他、对众生的智慧与慈悲。虽然大师总是说他自己比起佛陀太惭愧了，但他还是更有智慧与慈悲的，必然有原因吧！

「唉！跟了师父这么久，记忆中未曾刻意违背过师言，这次离开前别坏了记录。今晚还是早一点去睡个觉吧！」

这个对师父的忠信给他的回报，竟然大大地超越了他所能期望与想像的。

当晚，他做了四个梦。那四个梦是什么呢？请看下回。

第五十八回

第一个梦

蒙卡勒大师在定中。

突然四方扬起一阵风云。

大师出定一看，口里念了一句「依法如实」，左手上即刻出现了一个盾，上面写着「空」；右手上即刻出现一个环，上面写着「悲」。

大师依然坐着不动。

带头冲着来的，是他的父王、母后与他的爱妃，还有全国的将兵子民。

「我们要你放弃出家修行，跟我们回去！」父王开口了。

「跟你们回去干什么？」大师问。

「我们会立你为王。」

「我只想当法王，不想当世俗的王。」

他们卷入了一场深奥的辩论，最终，来者全都辩不过大师。

「我们不管，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全都死在这里！」父王说。

「我们本来都一直在生死之中轮转，有什么差别呢？你们只是被无明所蒙蔽，看不到自己在刹那刹那生死而已。」

此时魔王造了个大火坑，大到足以容下所有的人。

「亲爱的，你不回到我身边，我不想活了，我现在就跳下去了。」爱妃哭着说。

「孩子，你就慈悲妃子吧！总不能让这么多人死在你的手里。修行人是慈悲的，是不能让每个人为你下地狱吧！」慈母后也加进来了。

「你们的心都已经是地狱了。听你们的也等于陪你们下地狱。让我留在地狱以外，也许有一天成就灭苦的法后还能度你们。」

这时，全国君民一起涌向火坑边，跳了下去。

大师高举「空盾」一挥，全国君民化为虚空，再变成一团云，飘到另一边。大师又拿起「悲」环一展，自己也化成一团云，与那团云融合起来。

此时，西边的天空出现一团祥云，上面坐着妙音天女，一边弹着琴，一边唱起歌来：

真正的度苦法器（一）

看着父母兄妹爱人煎熬
让我空悲不倒 法的力量要升超
同体悲心 怜惜痴苦自己
依然深明因果法缘理

悲心从来广同体
众生痴苦我总心感悉
不忍众生苦 不忍众生迷
不忍众生继续造苦因

这份悲有真勇气
为度众生愿受苦无尽
悲也有智慧 因果我不欺
依法如实空悲喜中极

智悲 任考任磨心不迷
众生自毁要胁法不离
任他自摧 任她跳入火坑
万千智悲善度法不离

智悲 不落自己的私心
再爱再惜 空明能舍离
悲极救度只能依法中极
爱儿爱妻堕狱法不离

救度众生要无欲
生心无住无住才生心
真爱要有真智慧
要能经起最极的打击

看着儿女姊妹情人造恶
让我空悲不倒 法的力量要升起
就像慈医见血见泪不慌
才是真正的度苦法器

(待续)

第五十九回

第二个梦

那团云慢慢转变，变成一个巨人型的云团，慢慢地五官都具足了。接着左手出现一个写着「空」字的大盾，右手上出现一只剑光阴寒的利剑，写着「绝」字，心口出现一个「悲」字。接着右手的每个手指头都长出一个人头，长着暴露的凶牙，口齿流着鲜血。这五根手指的头一齐说话了：

「给我血，给我肉……给我血，给我肉……给我血，给我肉……」

各个指头各有要求。

突然右手的利剑一砍，胸口的一大片肉打开来，握剑右手便伸过去，让手指的五个头吸着那些血，吃那片肉。接着又是一砍，脸上的肉也砍下一片，右手指的五个头又吸着那些血与肉。接着又一砍，腹部的一大片肉也打开来。这样地，在全身各处砍伤及吸血食肉……。很快的，这白云状的巨人变成鲜血淋漓，瞬间就快散掉了。他的左手却还稳稳地拿着那个「空」字盾在挥舞着。

突然，那左手抓着的「空」字盾粉碎了。左手轻抚之处，右手的剑已不能砍伤自己，就像砍在云上，穿进穿出后，不流血也不留痕，只是旧伤口还在。

此时巨人心头的「悲」字，留出乳白状的汁液，

左手沾了沾它，抚在伤口上，伤口即刻消失无踪。再抚在五个手指头上，五个凶恶的人头也都消失了。

右手的剑发出的剑光已不再阴寒，而是暖热，向四面散播，「绝」字变成了「慧」字。

妙音天女又继续唱着她的歌：

真正的度苦法器（二）

身受痒痛血流骨裂煎熬
万箭穿心火烤
让我空悲法不倒
修法成佛的愿更要升起
悲悯愿度众生痴恶苦

悲心从来广同体
众生痴苦我总心感悉
甘愿自己苦 不忍众生迷
悲怜众生为我造苦因

受果真心忏宿罪
为己为众忏罪真谦虚
是我宿业重 令众演恶角
一心悲谅众生苦因业

智慧 要血给血肉施肉
留在苦海也只为众生
忍它痒痛 只愿众生离苦
不忘回向功德为度苦

智慧 中极消业的机会
中极空悲忍舍等功德
苦中增升忍愿止观万法
转化破超转乘增增能

救度众生要无畏
深明空性超然万幻苦
智勇无住生心悲
超越时空这点又何谓

心受荣辱得失变幻苦乐
众教亲离万恶
让我空悲法不倒
就此度考示现法力度众
活出真正的度苦法器

妙音天女的歌声好甜美哦！梦里的雁儿都禁不住
被天女的美貌与甜美的歌声所吸引。

（待续）

第六十回

第三个梦

巨人气势万千地伫立在云端上，伸展着手心有个「空」字的左手，挥舞着「慧」字剑，心口的「悲」字发出柔和抚慰的乳白色的光。

「您好棒哦！」妙音天女喝采起来，轻飘飘地飞过去，双手抱着巨人的项膊，在巨人的脸颊上猛亲吻起来。她柔柔薄薄的天衣在风中飘着，优雅万千。

巨人大吼了一声「依法如实」，竟隐没不见了。妙音天女的拥抱落空了。

在无形无影之中，巨人竟然唱起歌来：

只是为了度苦

从此放弃一切乐的迷惑
住世不为了自己
奋斗不是为了自求安乐
处处刻刻不忘众生痴苦
善乐我善用 善能我妙用
只是为了度苦

从此放弃自己乐的追求
以众生之乐为乐
以众生之苦息灭为乐
处处刻刻活出同体大悲
明空无我住 无住中生心
只是为了度苦

拥抱落空的妙音天女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若无其事地唱起歌来。奇怪的是，娇柔多姿的天女，这回竟然唱出气势浩然的男歌声！

真正的度苦法器（三）

面对绝代美人投怀送抱
掩裸情欲万娇
让我空悲法不倒
一心清明定定不动不乱
胸怀万劫度苦的悲愿

留在苦海不为己
为度众生延迟体证无死
明空本无住 悲苦方生心
从不为了私欲荒心念
一心慈悲痴美女
沉迷情欲心已失去法谛
让我度痴人 莫要累众生
免费晚餐我心终不贪

智悲 普度众生需法力
先要修成万卦不动心
中一无极 方能发挥太极
空悲忍愿中定生神通

智悲 普度众生需真心
经得万千考磨的真心
名利权欲诱胁道心无碍
生心无住空悲要无底

救度众生要无己
同体谅恕己彼的苦迷
心巨精微博渊远
时时与处处为度苦中极

面对清纯良女忠心温柔侍候
奉出身心任台
让我空悲法不倒
一心度苦一心法的升超
才是真正的度苦法器

「哇，原来天女竟然也是修行路上的考题！」梦中的雁儿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待续）

第六十一回

第四个梦

妙音天女歌一唱完，雷声震动，群龙从四方涌现，帝释带着一队天兵天将，从东方驰来。

「伟大的蒙卡勒大士万岁，万万岁！您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请您出来当人天首领吧！蒙卡勒大士啊！请慈悲我们，现一现尊体吧！」

「诸位天众！您们有心了，请您们把崇敬虔诚的心保留给佛法僧三宝吧！我还有贪嗔痴未断，不想当什么人天首领，只想继续修行。」

「您也是僧宝啊！请现一现身吧！」

大师心想他们也是真心善意，便在天空现一现，不出三秒钟就消失无踪了。

此时西方，驰来一队阿修罗兵将，一路唱着倒彩而来。

「虚伪的蒙卡勒，你还不是贪图恭敬，不然何必现身三秒钟？哈哈！」

众天神也不与阿修罗众交锋，很快就随帝释天王离开。群龙也离开，阿修罗众也自讨没趣地离开。只留下妙音天女在云端唱歌弹琴：

真正的度苦法器（四）

面对万千众生歌颂功劳
感恩崇拜赞好
让我空悲法不倒
如如受幻随喜众生善心
脚踏实地慎赴新考题

度众本来不为己
留在苦海只为众生离苦
明空无住名 无我不欲利
名利最多也只是工具

不能扬功苦难上
建了万功也不住心居功
卑中莫升尊 苦中莫享乐
无我深入空性与同体

智悲 不从苦难中得益
面对卑微奸恶更谦虚
众生痴恶就是我的痴恶
同体从不让众生卑微

智悲 苦中培育波罗蜜
增升法能成佛度苦愚
增升转乘只是如实无己
只愿真心令众生共鸣

救度众生要无己
只是一颗单纯同体心
救度众生要真心
再多崇敬佛也如如定

面对万千众生唾弃冤枉诬告
让我空悲不倒
法的力量要升起
一心悲悯同体无明自己
才是真正的度苦法器

(待续)

第六十二回

告别

旋乾转坤

雁儿一觉醒来，心里就有了疑问。他决定今天只要师父点头，就在今天走了。但临走前一定要解除一切疑问，不然也不知几时还有机会了。

「师父啊！妙音天女在我梦中唱的第二与第四首歌，似乎很强调『谦虚』，这与师父强调的『如实』，应如何看待呢？」

「徒儿啊！天人的『谦虚』与修行人的『如实』相去不远啊！天人说『谦虚』的时候，是又『谦』又『虚』。『虚』就是无我啊！无我就自然如实啊！本来在上古时候，人们说的『谦虚』美德是没错的，因为从前的人都很单纯，很少私心的。可惜随着时代的演变，有些人把『谦虚』作为手段，乃至『虚伪』，那就『谦而不虚』了。所以师父说『如实』，就是不愿与时下所普遍实践的『谦而不虚』混在一起。只要心无我、真实，心总会做对，什么名词用与不用，都没太大的关系。但用词准确还是有好处的，还是有好处的！」

「第二个疑问。师父不是要我舍弃对善巧的需要吗？不是愈单纯愈好吗？感觉上昨晚的四个梦就是师父的善巧。」

「徒儿啊！什么叫『善巧』呢？」

「『善巧』就是……最有效达到目的的好方法，对吗？」

「对！所以为什么要舍弃『善巧』呢？其实佛陀也未曾舍弃过『善巧』。」

「但小鹅唱的『走出善巧』，师父说的『以单纯的心去受法』，不就是……」

「不就是最重要的善巧吗？」

「啊！」

「小鹅也没说要舍弃善巧，而是『走出善巧』，也就是超越『善巧』的意思，是舍弃对『善巧的需要』，这本身就是省掉大部份善巧的善巧。因为只要能以单纯心受法，就不会期盼花招。教法者也容易了，受法的过程也单纯有效了。这正是更高更真更可贵的『善巧』啊！」

「啊！我现在才明白。」

「这一切都只是名相。重要的原则是『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及圆满运用当下所能掌握的内外相关因缘，去中极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对不对？』

「对。」此时，他已太习惯与师父谈起他曾经或未曾报告的心中的一切。

师徒相对沉默了一会。告别的时候也似乎到了。

「师父，我这一回出去，一定要用法的力量『力挽狂澜转乾坤』！」

「徒儿啊!『力挽狂澜』你或许明白,但『转乾坤』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

雁儿顿时感觉到师父的话必然另有深义。他太熟悉了,一听语音,已知又是更深的悟机。一时答不上来,只是万分恭敬地望着师父。

「记得,徒儿。一切不离『依法如实』,不离因果报,不然就会落得『牵强因缘』的后果。」

「牵强因缘?」

「对。」于是,师父又吟诵了一首诗:

牵强因缘

牵强因缘术必繁,
强谋巧恃失自然;
若为世果果易崩,
若为法果空自蛮。

「扭转乾坤必须是自然的事,契真理、契时机的事,也就是『依法如实』的事。」于是师父一唤:「小鸦!」

「是!」小鸦应声即到,站在师父右肩膀上。

「解释『回归乾坤』的道理给雁大哥送别吧!」

于是小鸦便又唱起歌来:

只是还原

旋乾转坤就是回归乾坤
让法缘各正其位
因果清楚扶正显明
化敌为友转逆为顺万和
中道善法扬
万缘皆如实
只为中极 度苦

跟着大师总有学不完的东西，学到临别前还在学。
雁儿礼敬了大师，谢别了小鸦，便又上路了。

（待续）

第六十三回

兜率天的菩萨

雁儿再次独自飞翔在那辽阔无际的天边。师父与小鸫的情，虽然是他所珍惜的，但这种孤独的自由自在，却是他的生命。

这回连方向也不想，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

突然天边传来了那梦里梦外皆那么熟悉的歌声，恰似妙音天女的歌声！

秋悟

听我把迷人召唤

看我把冷心吹暖

谁到秋下一心愁

我这禅火过得寒冬

如彩虹 如彩虹

虹是空 虹是空

因缘无常谁心愁

空悲经得风起云涌

总归是苦海
总归是苦海
有无明有执取苦意浓
多少放下 多少自在
莫苦好景逝匆匆
莫苦好景逝匆匆

看我把狂澜力挽
让我把泪海吹干
谁遇苦难一心慌
我的智悲转得万难

如幻梦 如幻梦
梦是空 梦是空
缘起性空谁是我
悲愿明空 度苦恒勇

走出那小我
走出那大我
念众生多苦痛悲和空
一分无我万分真心
莫叫众生苦无终
莫叫众生苦无终

雁儿不自禁地朝着传出那歌声的一团五彩祥云之

处飞去，不知不觉地就飞了进去。

这一进去，就到了另一个世界。面前是很高耸的庞然大物。啊，是巨人！大到他几乎看不清，就像蚂蚁看大象。

突然间，前面的巨人开始缩小。啊！不是一个，是两个……不！是三个……不！是很多很多个！

巨人缩到比雁儿稍微大一些时，就停止缩小了。

雁儿也不觉得害怕，只觉得很有趣！

他抬头仔细地望着巨人们，尤其是中间面前的那位。那巨人也凝视着他！双目交会时，他竟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说不出的理由！

面前的巨人摸了摸他的小头。他更哭得像迷途的孩子回到家投入了母亲的怀抱。他感觉到被一股广大无边的慈爱磁场拥抱，感觉很熟悉！但在这一辈子却从未有过这种经历！

「好久不见了！」巨人看着雁儿，温柔地笑了笑。

「您……您是谁啊？」雁儿惊奇地问，这会是他的老朋友吗？

「我是你的老朋友弥勒啊！」

「弥……勒……。你是天神吗？我这一生未见过您，若说见过，也只是过去世吧？」

「是的，我是天神，兜率天的天神。你以前是兜率天天神的时候，我们在法堂里会过面。」

「啊！您真好，还在天上，我已堕落为畜生身，

还希望你多多保佑。」

「别难过。你只是还没做完你应有的磨练。所以还得在六道各界之间来来去去。没事的，把握好机会磨练自己，最终一定有希望达到我的阶段。」

「您能告诉我，我被带到天上来的原因吗？我只是一只小鸟，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

「我们安排你来是要提醒你，你这一生、乃至接下来生生世世要做的任务。不要小看自己渺小，你的心并不小，你可以为众生做很多事！」

雁儿很恭敬地听着，好像在梦里一样。他竟然有一个叫弥勒的天神朋友要帮他指引他。

雁儿突然看一看弥勒天神身边的许多天神，特别是他右边的那一位，那不是什么……梦中的……

「无名菩萨？」

「你好，雁儿！」无名菩萨很亲切地笑笑点点头。突然间，雁儿完全不觉得陌生了，原来无名菩萨是真的耶！

「那你一定也是菩萨了，应称你为弥勒菩萨吧？他们也都是菩萨吧？」

弥勒菩萨也笑笑点点头。

突然间，雁儿感觉到一股能量让他与周围的众菩萨心心想契。那是……啊！……是小鸦在『圣雄重情』里唱的『菩提心』！

（到底弥勒菩萨会提醒雁儿一些什么任务？请看下回。）

第六十四回

八条件

「弥勒菩萨！快告诉我，我这一生应该做什么最好！」雁儿突然很亲切地与弥勒菩萨交谈起来。当心连心时，就什么距离都没有了。

「你应该趁佛陀的正法还住世时，继续修『定慧』，以便早日圆满你的『授记八功』。」

「『受计八功』？那梦中怪歌中所提的『受计八回』？」

「对。是你梦中那首圣歌中所提的『授记八功』。但不是小花所想像的武林秘笈『受计』，而是传授的『授』，印记的『记』。『授记』是一尊佛，给具足波罗蜜的众生将来定能成佛的预言。」

他们——师父们与天神们——都是那么厉害，几乎众生们心里有过的一切，他们会都知道。

「对不起！我称圣歌为怪歌。『授记八功』就是我的这一生的目标？为什么？」

「不只这一世，还有未来很多世的目标，因为你曾在过去许多佛前发过愿要成佛度众生，只可惜因一直未圆满『授记八功』，而未能得到一佛授记。」

「『授记』是很重要的吗？」

「对。只要一个发心菩萨具足了『授记八功』，也就是使一个人将得到『授记』的八个条件，他便必然

会得到佛的『授记』。『授记』过后，就正式成为『授记菩萨』，不再退转，在佛所授记预定的时间里，必然能成佛。」

「那，你们都……」

弥勒菩萨微微笑，点了点头。无名菩萨与周围的菩萨们也都点了点头。他们都好「如实」——没有骄傲，也没有谦卑。

雁儿静静地听着，听着，很用心地把八条件——八功，记在心上。

所谓得授记的八个条件，即在得授记时必须：

1. 做人
2. 做男人
3. 具足能听佛说一首短偈，即证悟阿罗汉道果的波罗蜜
4. 遇上一位在世的佛
5. 出了家，是相信因果的沙门或佛座下的比丘
6. 具足了四禅八定五神通
7. 增上行，即把生命奉献给佛
8. 极强的善欲，即要修行导向成佛之法的极强善法欲

「看来这是欲得到『授记』所应有的『法的承担力』。」雁儿沉思一会说。

「对。重大的因缘必须样样契合，一个像授记一位菩萨的大事才能发生。」

「几乎其中的各个条件，我都可以理解。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女人不能得到『授记』？」弥勒菩萨指示无名菩萨代他回答此问题。

「并没有所谓女人不能得到『授记』，每个众生从无限的未来来说，都有无限的希望。而是在得到『授记』的时候，必须不是女儿身，而是男儿身。」无名菩萨说。

「为什么呢？男儿身女儿身，不是都是生灭的色法吗？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我』，怎么佛给授记时，还需要分辨男人或女人呢？」

「同样的问题，也可以用在『人』的条件上，『人』或『非人』也是空的，为什么只有『人』呢？」

无名菩萨的反问，令雁儿深思。

对。若说「人」是一个特殊的必须条件，「男人」也可以是一个特殊的必须条件。

「男人与女人在身体功能上、心理上、情绪上，有着一些根本的不同。女人有『月经』，男人没有；女人会怀孕，男人不会。单单是这两个生理因素，已让男人在修行、住山、行脚……各方面方便得多。男人独居山林较没风险。女人若独居山林受人污辱，还会有生孩子的风险。其余的身心问题及导致会投身当女人的业，就较微细复杂了。」无名菩萨似乎无意谈入细节。

雁儿还在想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无名菩萨又继续：

「这里头没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只是因缘。任

何一个女人，若想未来用男人的身体修法。只要这一生行善时，常决意或倾向未来当男人，只要临终时守着这份正念，而善业又生起时，来世便能投生当男人，不都一样了吗？还有什么平等不平等呢？只有当我们执取众生，执着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以为女人永远是女人，男人永远是男人，才会有平等、不平等的错见。因缘就只是因缘。雄花不能结果，雌花才能结果，这是不平等的吗？这只是因缘啊！女人可投生做男人，男人也可投生做女人，男人女人可以只是一世之隔。只是一旦投生了，那一生便有了限制。可是从解脱生死来说，男人身女人身都可以用来解脱，只是『授记』与成佛需用男身而已。所以，如果女人只想要解脱，也不需要转男身。」

无名菩萨辩才无碍，不回避敏感地带，解了雁儿心中的疑团。

「我以前也一直在想，为什么小燕总有我始终搞不清的复杂情绪，也许就是她的『月经』作祟吧！」雁儿的喃喃自语，令众菩萨都禁不住笑了起来。他不明白，他们也无意在这方面让他明白。

（待续）

第六十五回

定慧

「那么，大菩萨啊！在这八条件当中，为什么您特别强调我需要修『定慧』，难道只是因为正法住世时才可能修到『定慧』？」

「无正法住世时，还可能从外道处学到『定学』，但『观禅』的慧学，就只有正法住世时才有了。但那只是一个因素。」弥勒菩萨说：「另一个因素是『定慧』对八条件的『转乘功能』。」

「『转乘』？『中极转乘万千法』的『转乘』？」雁儿马上联想到他离开小燕前在梦里听到的「发现潜龙」那首歌。

「对，就是『发现潜龙』中所指的『转乘』，『转化倍乘』的意思。」

哇！弥勒菩萨几乎知道他的一切！好像大家都知道他，只有他不知道大家。

「『定慧』不只能大大加深每一种修行与波罗蜜的力道与质量，还能把它们串在一起，加速成熟。」弥勒菩萨继续说。

「真需要『快』吗？活在当下一刹那，不是连时间、速度也不必想吗？我梦中的黄大师与蒙卡勒大师，也都很强调不受时间枷锁束缚、专心安然地活在当下。」雁儿对「快」的时间概念又疑惑了。

「这两者是没有矛盾的。我们没有『灭苦』的终点目标，一切的修行都成了虚谈。但若一直只想目标，而忘了眼前当下一步，也不能好好前进。所以强调专心当前一步，也是因为那关系到最后目的地。黄大师教的『目标正知』你还记得吗？」

「记得，他说都是佛陀教的。」

「对。『目标正知』的实践，却在当下每一步上。同样的，『快』的概念也一样。强调『活在当下』正是因为那最踏实，也是达到目的最快的方法。雁儿，我们不能无谓地『慢』，放逸地『慢』，众生太苦了！」弥勒菩萨悲心深切地说，周围的众菩萨皆点点头。

「基本上，就是要做到真实与观念运用无碍。」无名菩萨加插的一句话，似乎就是总结，却带有无限深义。

突然雁儿说出了心中的话：

「大菩萨啊！当我梦见阿明的故事时，觉得阿明都还能胜任那种种的『止』与『观』的修法。但当我醒来后，在蒙卡勒大师那边，虽然也有修『定慧』，大师也有强调，却始终觉得不能真正地『入定』，入阿明入的四禅八定及观禅观智等。好像看到别的鸟儿怎样飞，自己却飞不起来的感觉。」

「对。这也就是我们带你来的其中一个原因。」

「啊？！」雁儿被这一连串的生命奥妙搞糊涂了。总好像谜中有谜，秘中有秘。

「这是畜生界的局限。要修成『超人法』，也就是

『禅定』、『道』与『果』，必须有人天界的慧根。」

「这……我能改变吗？」

「你还剩下三个月的畜寿。我们就是要引导你投生人间，把握正法住世的时机，好好修学『定慧』、『中极转乘万千法』来成就八条件，在下一尊佛时得授记。因为下一尊佛是这一个劫的最后一尊佛，之后恐怕又要隔很久了。」

「下一尊佛？什么佛？」

「弥勒佛。」

「大菩萨您？」

「是的。」

「谢谢大菩萨恩护，弟子一定好好珍惜，一定不错过您成佛时的授记机会！」

「你有决心我们一定加持你。毕竟你已走了很久，即使当畜生也都是那么超群不凡。」众菩萨亦点点头。雁儿更感到无限的力量在心中。

「那我应该怎样才能做好投生人间的选择？」雁儿赶紧问了这个切身问题。

于是，弥勒菩萨便与无名菩萨一同讲解与引导他。

「我明白，我明白。」雁儿点点头。

「我能不能把这一切告诉雁群与小燕？」雁儿又无限关心地问。

「你可以去试试看吧！但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他们会被你影响，却无法像你一样下勇猛心修『授记八功』，能引导他们投生做人，修学佛法就很不错了。」

「小燕呢？」

「她看来不容易生起放弃对女儿身的执着。试试看吧！一切善心都有善报的，成败都不会徒劳。」无名菩萨笑了笑。

「但记得，在今年中秋午夜算起的七天内，你必须完全专注于自己投生的事。」弥勒菩萨一再嘱咐。

「谢谢大菩萨提醒。」

（这会是怎么样的三个月呢？请看下回。）

第六十六回

分秒必争

雁儿到兜率天一游，人畜间已过了六个月。

此时，从五彩云中飞出来，他只剩下三个月畜寿。他开始感觉到生命的珍贵。

三个月，转眼就会过去的。有太多事要办啊！

他在想，应该先去找小燕还是雁群？但想到小燕凡事总是拖，总是赖与刁蛮，恐怕会耽误他帮雁群，于是便决定先帮了雁群再帮小燕。他必须以更多众生的福利作考量。

但雁群现在会在哪儿呢？雁将接过领导权后，必定会改变领导方式，与雁群的飞行与栖居选择。雁将始终怀疑自己的实力与影响力，一定会尽可能避开雁儿。刚刚又忘了问一问大神通的菩萨。现在怎么办呢？

雁儿只能祈祷。这是他向来最无助时能做的事。

没多久，突然一转身滑翔，身后即出现一道彩虹。他很直觉地向彩虹飞去。

彩虹桥！天助我也！

帝释对雁儿的呼救所作出的回应！

循着彩虹桥飞去，来到尾端，已听到群雁混乱的杂声，再下去，便看到了那混乱的局面。

怎么回事？

雁儿在群雁上空回旋，气势万千地俯视着群雁。

是战斗！流血的战斗！

向来团结的雁群何曾有外敌？

是内战！乱成一团的战斗，好几派一起战，比较鲜明的是雁后那一派，也就是他的忠实老班将领，是较团结的一派。新雁王（雁将）带领一小群雁与其他小派乱啄成一团。

他们乱到没有注意到雁儿！这从未发生过！

雁儿他昂起胸膛长鸣三声，海神又把他的鸣音放大了几十倍，震撼天地！

雁群惊吓的暂停了一切。雁儿此时降低了高度，在雁群上空低飞旋转，一声不发地俯视着大家。

他们的王回来了！他们天生的首领回来了！带来了他们的希望。他放慢速度地飞，雁后随之飞了起来。他的忠实将领也跟随飞起来，迎接他、伴着他，回到雁群中间缓缓地落下。

他无限慈悲英勇地看着他的子民，也望向后方的雁将，他所立的新雁王。除非大众认他为王，不然没有一只雁儿可在雁群中摆出这种王者之势而不受挑战。但这回大家刚从乱中恢复清醒，都感谢他的降临。又听到他那超乎一般雁儿几百倍的鸣声（他原来的自然鸣声已是一般雁儿的几十倍），也不敢与他为敌。

新雁王，即过去的雁将自知不敌，腾起身即飞走。

雁儿飞上前拦截，吓得他绕回来。雁儿陪着他下降，用大翅膀拍了拍他，意思是说：没事，我留你。他也就留了下来。

众雁看旧雁王留新雁王，没有排挤的宽厚表示，也就安下心来。

过去的一切，从此勾消，过往不究。一切又从新开始。

于是雁儿又再飞起，群雁齐跟，绕了天空以「人」字型飞了一圈，落回原地。谁也不必说什么，他还是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雁王。

他不是要回来做王的，他是来教他们如何提升生命的。然而，他们之间的混乱战斗使他必须重新领导。

雁后最能感觉到他的不同，从前的恩爱都没有了。现在雁王对她完全是一种超乎纯情兄妹般的感情。如果生命只剩三个月，谁还有心追求情欲呢？但她不知道。

刚开始她失落，她想要回她曾经拥有的宠爱。但她慢慢感受到雁王心中那股新的超凡气质，她开始被感染。

于是，一个艰苦的群体蜕变开始了。

这是雁族里未曾有过的事，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革命。从来没有一只雁想过，乃至听过轮回、投生这回事，更不用说如何选择临命终一刻的心念。

有一些被这新主意、新思想带动了起来，如雁后及忠心跟班。新雁王，即雁将，也因感恩雁王宽厚地待他，而诚信谦虚地听学。有一些却始终听不懂，他们给终不明白，为何要思考食物与繁殖以外的事。

（待续）

第六十七回

雁王的故事与经历，虽叫雁群难以置信，但他的超凡出拔的气质与能力，却让他们不敢怀疑，尤其雁后最深信不疑。这是她与他共同投生轮回相聚的无数世召感，致使她很直觉地知道他是对的。她决定要依他的教法选择投生做人，来世在人间修行。但在她心底深处总有个渴望，她希望能与他同相厮守至少一段短时间，再各去修行。她把她的的心思告诉了他，换来了他的一番训斥。

「你知道吗？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浪费，在『转乘』的规律下，皆可能损失惨重！众生太苦了，我们不能放逸地『慢』，无谓地『慢』。」他已是兜率天菩萨们的那一套想法。

她不得不敬佩他的无私远见，却抹不去心中的痴情。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错过了弥勒佛，就错过了在这个劫能得到安稳的机会了，未来的『成住坏空』，了了无期，何时会有佛出世？

「你不是说在兜率天还见过一群菩萨吗？总会有佛啊！何必急呢？」又有雁儿提出「慢慢来」的理由。

「每尊菩萨从授记到成佛还要很久很久，再多的菩萨也未必能填满每一个劫的空档。」

这一切问题，在他与弥勒菩萨及无名菩萨私谈时

皆已涉及。

「会不会有太多竞争者，争取在弥勒菩萨前得授记，而导致大王被淘汰？」

「竞争的问题并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也问过两位大菩萨。「『法』是有限止的，就像虚空与阳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样。并不会有一只雁儿出来享受阳光，而导致另一只雁儿得不到阳光。只怕太少众生能具足那八个条件，从不会有太多竞争而被淘汰的可能。苦难的众生无边无际，大菩萨说宇宙间还未曾发生过佛的数额过多的现象。」

群雁的各种问题皆一一被雁王辩服了。剩下的难题，就在于雁王的『法』对雁族来说始终抽象，做到做不到谁知道？不像交配繁殖或寻找食物那么具体。

当有雁儿病重要死时，雁王便会趁机说法教化。

「雁啊！回想你一辈子所做过的好事吧！你过去可有礼让其他的雁儿？是否有在其他雁儿遇到危险时，帮助解急？是否有帮助其他的雁儿守护幼小？是否有把食物布施给其他雁儿？……」

「大王啊！我怎么一个都想不起！您叫我回忆的善事太少太少了！我只想起与其他雁儿争食，啄到其他雁儿流血，夺取窝巢……会有什么善事吗？」

「那你对本王是否有过什么恭敬心。或对上天做过什么真心的祈祷……」

「天啊！我一直以来都妒忌大王的能力，恭敬也是逼不得已啊，还有什么真心的祈祷！」

「啊！你瞧！你现在对本王说真话，不怕被处罚，正是一种忠实的善行。这就是了。你要一直怀念自己的真实，发愿以这功德的力量投生人间修行佛法吧！」

雁王总会千方百计帮雁族子民寻找他们可在临终一刻忆起与依靠来投生的善业。群雁未必都能明白雁王的用心，却都感受到雁王的一片真心善意。

一个月过去了。雁王预算再逗留多半个月，再去寻找小燕。

就在此时，一次前所未见的大海啸突然发生了。在一个大白天，把一大群未学会飞行的小雁儿吞没了。老残的也逃脱不及，躲在灌木丛下、未及时飞起的也被吞没了。有五分之一子民，近千只雁儿死伤。海边的人畜皆活在凄惨的忧伤之中。鸟类会飞，还是比较幸运的。陆上行走的动物，逃脱不及的都被冲走了。

有雁儿开始提出，这是雁王近来经常谈「死」所带来的天谴。这种谬论开始在不爱受思想革命的雁群中传开，像传染病毒一般地蔓延。有雁儿挑战雁王长鸣向天祈祷雁族的福利，雁王为了重振民心，不得不接受挑战。这回海神自顾不暇，正忙着把海中的人畜尸体冲上岸，也没心把雁王的鸣声放大。雁王也因近月来的劳累与这回天灾的事件分心，弄得身体弱了许多，鸣起来声音，竟然是当初他刚回来时的几分之一，这更使到他的领导威信大减。

（待续）

第六十八回

看来他所做的一切，就在他将离开前可能前功尽弃了。

他开始急了，他越急，就越没有说服力。连他身边的忠实跟班都不再感觉到他的超凡气质，反而是一种压迫性的说教。只有雁后对他忠心耿耿，却不知如何帮他。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雁王身心状况每况愈下。

这一切，都在无名菩萨的观察与预料之中。

「雁王毁谤的业还剩三天了。」

雁群中的散播谬论者，看到雁王的威信被削弱损伤，正孕育着一次叛变，想重立一个单纯的新王。所谓单纯就是不搞思想革命，只管食物与繁殖。

于是他们设计了三个圈套，要把雁王逼退。一是以群体自摧为胁，要大王自我牺牲，以供养神明；二是群起围攻，逼大王反击，逼他伤害自己的子民，以自打嘴巴，破除他的非暴力不杀生的理论；三是以年轻多姿的母雁诱惑雁王，令他交配，一来可破他这次回来任王的清净纪录，二来可离间雁王与雁后。一旦成功，便可污辱他，令他羞耻地自行离开。

三天后，他们开始了。

「大王。群雁皆达到这个结论，我们因为经常讨论『死』，得罪了天地神明，必须有祭品供给神明，以平息神明的怒气。如果不这么做，群雁将无法生存下去。大王一向爱民如子，应以雁族的前途为考量。由于大王是开始论『死』的第一雁，我们一致请大王尊重群体的意见。」有雁代表发言，群雁无声。其实，认同的只占三分一，三分一观望怕事，三分一深信大王应变的能力，也就默不作声。看来此雁的发言，好像得到全体雁群的默许及一致认同！

雁王的霉运就在此时刚刚度过。雁王近十天来的混沌心思此时恢复清醒，心亮了起来，眼神再次出现光彩。

他想起离开蒙卡勒大师前所做的第一个梦。

「依法如实」。

「论『死』并不会得罪神明，这完全没有关系到神明的福利，神明何必要生气？第二，这次天灾伤害到的众生不止雁族，还包括人类与陆地的走兽与宠物。难道他们全都得罪了神明？若是，人类会是更高级的供品，你们应该找人类去！第三，过去已过，灾难已平息，没有证据说明不给供品雁族就无法生存下去！」

雁王此时神采奕奕地道明理由。敌对的雁儿顿时失去了辩辞。于是，他们变得蛮横不讲理！

「是否大王在找藉口，不想为子民的利益而牺牲，大王贪生怕死！如果大王不肯以身供奉神明，那我们

全部雁儿一起跳进这海里！」

雁王如如不动地以悲眼望着这一群叛变的雁儿。

「依法如实」是他的心诀。

「我们真的去了！」

如如不动。

那群雁儿往海里迈去。

「我们真的跳下去了！」

如如不动。

「众生自毁要胁法不离」，「生心无住无住才生心」。

雁王想起第一个梦中妙音天女的歌，如如不动。

结果是他们谁也不愿当牺牲品。

带头的恼羞成怒了，第一招失败了，却又无法让群雁信服他们的大王不爱护他们，因为大王的理由太合理了，谁也驳不过。

于是他使出第二招，冲过来啄大王。没有雁儿保护大王，因为向来大王是最强的。但此时，他无意以暴力制止暴力，他想起他非暴力的教导，想起第二个梦中巨人那「空」字盾与「悲」字心口。一瞬间，群雁只看到他们的王已被啄得鲜血全身，而未反啄，只默默忍受。

这事非同小可，群雁皆群起攻击这只叛雁。反而是雁王伸出大翅膀一挡，把他给救了。

叛雁也藉此机会一转话，说：「礼敬大王，小民只是要向全民证明，大王爱民如子，是个以身作则的领

袖，教育非暴力，亦身体力行实践非暴力，故对大王有所冒犯。为了表示对大王的崇敬，小民把三位小雁女献给大王当雁妃，可把贤王的后代传播下去，令雁族世代受惠。」

雁王还未看清这是怎么回事，三只小母雁已一涌而上，与雁王亲热起来。突然他想起第三个梦里的妙音天女的考题，顿时一飞而上，但他毕竟刚受伤，血尚未止，不宜高飞，便飞到雁后身旁。雁后双翅一挡，三只小母雁也不敢前进了。

这一退救了他。原来三只小母雁，已准备要磨擦雁王的伤口，来加重雁王的伤势。

这一段事件，令群雁更忠信于雁王。叛雁虽被雁王慈悲留住，但在雁群中已受到孤立。

雁王再一次苦口婆心地向群雁讲法。这回大众皆忠心信受了。

他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伤势未复原，恐怕经不起长途飞行，正苦思出路。

「法的力量，真理的誓愿！」无名菩萨以心相印。

「法的力量，真理的誓愿！」雁王得到了灵感。

于是：

「请天地菩萨神明众生作证，当我被叛雁攻击时，心中未曾生起一丝一毫的嗔心，愿这真实语的力量，令我的伤势即刻复原。」他的伤势即刻复原。群雁皆震撼，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奇迹。

「请天地菩萨神明众生作证，当我拒绝以身供奉

神明时，心中未曾有对神明失敬，未曾有过对子民失去慈爱的心，愿这真实语的力量，令雁群中所有的肉体伤痛，即刻复原。」这也即刻应验。

「请天地菩萨神明众生作证，当三只小母雁碰我的身体时，我未曾生起过一丝一毫贪欲之念，愿这真实语的力量，令雁后健康快乐。」这无法即刻见效，却在雁后心中留下雁王离去后无限甜美的回忆与信念，毕竟她对他的奉献太无私了。

（待续）

第六十九回

雁王的畜寿只剩下一个半月了。他必须赶紧去度小燕，然后准备自己投生的事。

于是他再次告别群雁，教育了他们和谐共处之道。此时那雁将已深受感化，真心善心流露。雁王再次推举他重任新雁王，也一致得到接受。

雁后要随侍雁王。

「我今回要做的事，是谁也跟不了的，你还是留下巴！记得菩萨与大师们教的法。」

雁后已成长了许多，不再泪流满面，只倚在雁王身翅旁，声声祝福。

于是雁王在新雁王、雁后及群雁的护送中，飞上了天际。

雁王一路往北方飞去，很快就没入了云端，群雁才在新雁王的带领下飞回头。

依法如实。

雁族的崇敬留不住雁王，如今又是孤雁的他，再向前飞，要做的事始终要做，任它荣辱毁誉。

「一个半月，很快就会过去了吧！」他想。想到只要遵照弥勒菩萨与无名菩萨的指示，守护临终最后一念，他就可以投生做人，修习佛陀教的定慧，不再受

畜生的身心局限，他就感到充满希望。到时还会与雁群、雁后与小燕相聚吧？只要他们肯服从指示至终，没有造过大恶，有善行的众生，一旦掌握这个投生的自然原理，都可以做到的。而他自己的要求更高，不只是一定要投生做人，还要给自己一个最强、最光明的结生识，那将决定他一生中的命格。两位大菩萨的提醒，他一直都谨记在心。

一个半月，在一般鸟儿来说，很快就过去了。但这一回，这一个半月，却是雁儿一生中最漫长的一个半月。

（怎么说呢？请看下回。）

第七十回

归心似箭。

雁儿一直向前飞，除了觅食与休息片刻以外，他一直都在飞，大部份时间都在海洋上空。

这是他离开雁群的第三天。飞了一整天，他真的很累了。飞到傍晚时，正好经过一个小岛，小岛还寂静安全，除了几只海龟在沙滩上产卵，也没人类与危险的动物。于是他便飞下来，正好看到海岸边的石壁上有个石洞，就进去休息。

很快雁儿就睡着了。

迷迷糊糊之中……………

他感觉到自己躺在一个很温暖柔和的怀抱里，一直向上飘，一直向上飘，飘到星际之间。

他缓缓地睁开眼睛。他果真躺在一个人，一个女人……不，是一个天使的怀抱里。

他抬头看天使，天使的脸上蒙了一块粉红色的纱，他很好奇，他想看看天使的面孔。

「看面孔，重要吗？」天使开口回答他心中的念头。

对！不重要。至今雁儿已知，这色身也只是刹那生灭，没有永恒不变的主体，是由因缘和合而成的现象，无可执取。

「但我到底在哪儿呢？」雁儿四处张望，什么也没有，只看到群星在闪烁，天使就立在星际之中。

「在哪儿，重要吗？」天使又问，又是一个不平凡的问题。

「不是很重要，只是我需要知道，接下来要向哪儿飞去。」

「对。向哪儿飞去才重要。我们在哪儿，就已经在哪儿；知道自己在哪儿，只是为了决定向那儿飞去。」天使的话充满哲学性。

雁儿在想，这天使重视重要不重要的话题。我该问什么话题，才是重要的呢？不问，这天使似乎又很耐得住相对的沉默。这，似乎有点……奇怪。

雁儿在天使的右手臂上，站了起来。

「您……您究竟是谁呀？」他希望天使不会说这个问题也不重要。

「我是给世间爱、也教育爱的天使。」

「您就是『爱神』，传说中的『爱神』？」

「是『爱神』，却不是人间传说中的『爱神』。」

「有什么不同？」

「人间传说中的『爱神』，专演红娘角色，制造男女爱情婚姻。我是『真爱』，散播与教育『无私的真爱』的爱神。」

「太伟大了，爱神！」

「真爱是无限对象的。不只是对自己、亲人、朋友，也包括敌人、苦难的众生、幸福的众生、大的、中的、小的众生，一切一切的生命。」

「太好了！刚刚躺在您的怀里，我都感觉到特别温暖与有力量。您就是要给众生力量吧？」

「给他们有力量活下去，去成就灭苦度苦的最终目标。」

「也是灭苦度苦？也都是佛菩萨们的目标？」

「对。生命中没有比这个更崇高更真实的目标。」

「而『爱』，『真爱』，就是动力？」雁儿对此已有所理解，只想听天使说。

「对，真爱是最真、最深也最根本的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

太妙了！世间竟然有「爱神」，教育无私的真爱，给众生力量！

突然间，他想问……

「爱神啊！您把脸孔蒙住，重要吗？」

「是不重要。只是如果众生暂时需要，我会暂时把脸孔蒙住。」

「您是说，我需要？」

「只怕你还没有心理准备。」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这需要心理准备？」

「如果你心中有『无我』、有『空』的智慧，就已足够。」

「我不敢说对『无我』与『空』有很深的体会，但还是懂一些的。」

「那你又何必想看我的脸孔呢？」

「只因为……因为……好奇啊！爱神您这么说，必然自己也有『无我』与『空』的体会了，为什么还要给自己脸上蒙纱呢？」

「我说了，那只是应众生的暂时性需要。」

「我不需要！我不需要！爱神！我喜欢您，您给我力量！我只想能看着您的双眼，心心相印地交谈，不要隔着这个什么的！」

「心心相印，又何在眼睛呢？又何在距离呢？」

「也许，也许，但肯定不在这条面纱吧！」雁儿越说越决心，一定要看到爱神的真面貌！

（究竟雁儿能否看到爱神的真面貌？请看下回。）

第七十一回

爱神沉默了一会。

终于，她缓缓地提起左手，似乎有点吃力，然后揭开脸上的面纱。

雁儿楞住了。

什么「空」，什么「无我」，全都用不上了。

他哭了，哭得好伤心好伤心。

反而是爱神没事，她好超然，好平静祥和。

这是雁儿这一生中所见过最丑陋的面孔了。

双眼眶深陷，她竟然是瞎的！满脸皱纹，鼻子扭曲，嘴唇也歪一边。几乎是一个怪物！

他觉得她好可怜好可怜！

还有，她的左手只剩两根扭曲的手指头！她还是残缺的！

良久。

雁儿从情绪中恢复过来。

「爱神！您怎么会这么可怜呢？」雁儿无限悲悯地问。

「从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您问谁？」

「从前的爱神。」

「从前的爱神？还有上一任？」

「对。」

「那您是如何接手当爱神的呢？」

「你还记得小花的孩子吗？」

这句话让雁儿一呆：「原来您就是……」。

爱神并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小花很爱她的孩子，在阿明去雪山修道的时候，一个人回到了家乡。独自一人挑起养育的工作。但这黑皮肤的孩子，在黄皮肤的世界里行单影孤。同年龄的孩子们都歧视他，说他是『杂种』。他受尽种种污辱，小花对孩子付出了全部的爱，却怎么也弥补不了他日益受到的创伤。

后来他的母亲死去了。他独自一人在人世间流浪，尝试逃避这个世界。一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爱神……

『爱神！您怎么会这么可怜呢？』

『我并不可怜。心中没有方向，没有真爱的人才可怜。』

『但您为什么会长得那么……』

『那么丑？我选择这个外表，只为了消除世上所有可怜人的自卑心，给他们带来信心与希望。』

『还会这样？』

『向来世人一旦有了不幸的遭遇，就会感到绝望、自卑、沮丧、抬不起头……当他们看到有人比他们更不幸的时候，他们的心理就会平衡些。再看到这背负那么多残缺不幸的人还能带快乐与爱给别人，也能过着有意义的生命时，他们就能找回信心与希望。』

『但您瞎了眼睛，怎么看东西，怎么帮助别人呢？』

『我只是眼睛瞎，心却没有瞎，我是用心眼看东西的。』

『所以您能够看到我，能够知道我需要什么，就是靠心眼？』

『我的心眼不只能看到东西，还能看到众生心中，潜伏的美、潜质与希望。』

『那么好？那不是智慧之眼吗？』

『对，是「爱的慧眼」。』

于是，在我的恳求下，上一任的爱神就教那个男孩，也就是我的前生，怎么培育『爱的慧眼』，教我要在人世间培育爱、散播爱。我问爱神怎么才能像他一样当爱神。他就教我在临终时要用心忆起一生中的善行，特别是以真爱去护人的善行，然后发愿死后当爱神。在那一生，我的生命活得非常充实，以爱为力量，做了很多无私的善行，启发了很多人的生命。临终前，我依爱神的指示发愿，死后便投生当起爱神来。」

「那，那位爱神呢？」

「他已投生到人间，去扮演别的角色去了。」

（待续）

第七十二回

「爱神啊！我能不能取代您当爱神？」雁儿觉得，没有什么生命比爱神的生命更伟大了。

「雁儿，你不需要取代我当爱神。」

「为什么？」

「弥勒菩萨不是提醒了你，你曾给予自己生命的方向吗？」

「啊！原来您们全都认识的！」

「我们都是在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救度世间的苦难，也都互相配合与协调。」

「太好了！……弥勒菩萨说我有愿自度度众，应朝往成佛的方向走，眼前是应寻求做个有慧根的人，好好修学佛陀的戒定慧。特别是正法住世时才可能修学的禅法，然后『中极转乘万千法』，早日具足『授记八功』，以便定下成佛度众生的因缘。」

「那不是最好了吗？那实质上也是一个『爱神』的生命啊！」

「不论是在人间或天上？」

「对。人间天上又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呢？其实人间更缺乏爱，更需要爱。」

「但您们在天上的，暗地里助人，帮了众生，众生都常常不知道，我觉得这个太伟大了。而且还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那么无我无私地相辅相

成。不像人畜间的许多好人好畜，都要占有自己帮助的对象！」

「你忘了蒙卡勒大师和小鸦。」

「对，他们是例外，他们真的是很无私的。」

「那你不是应该去参与他们吗？」

「参与他们是好，但我喜欢您、弥勒菩萨、无名菩萨、妙音天女等这样的伙伴。」

「我们现在不都是伙伴了吗？」

「好像……有时好像很远。」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伴着你、护着你呀！」

「真的？」

「真的！」

「那我想要有『爱的慧眼』，您能不能给我？」

「我不能给你。」

「为什么？」

「我只能教你如何去培育，你必须自己用心去培育。」

「我明白了，就像蒙卡勒大师的神镜一样，都要付出『代价』的，对吗？」

「对，自然界的一切都得付出『代价』。」

「包括成佛。」雁儿觉得。

「包括成佛。」爱神认同。

良久，爱神与雁儿相对无言。

突然，雁儿又想到了一个问题。

「从前那位爱神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男的。」

「那您为什么又选择当女的爱神呢？」

「我想给世间的女性希望，让她们知道她们也能够做得很好。」

「但弥勒菩萨说被授记时必须是男儿身。」

「对，那是因缘所需。」

「那您怎么给女性希望？」

「先让她们打破思想上的局限，看到女性本有的特点与长处，让她们明白不需要盲目地学习男性，与男性做不真实不如法的竞争。从女性的优点出发，不断提升，到她们想要发挥男性的特长时，再选一个男性的身体。男人与女人可以只是一世之隔啊！」

「啊！就像您上一世是个男孩，这一世是女神，若来世要当个男人或男神都可以，对吗？」

「对。所以形态上的竞争是没有需要的，要排除的是心提升的阻碍、法成长的约束。文化上若有这些，就要努力去消除。重要是灭苦与度苦，身体只是工具而已。需要什么工具时，就用什么工具，心就和谐了，不再总是不满足于现状了。」

「活在当下，太好了！请爱神教我怎么培育『爱的慧眼』！」

「好！」

（待续）

第七十三回

于是爱神唱出了美妙的歌声：

爱的慧眼

我看到那形似傲慢冷漠的你
心里藏着一份温暖的情
我听到那刻薄无情咀咒的声
怀着一份追求真爱的心
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
让恶行污染你的心灵
是有多少的创伤与沧桑
淹没了你那曾经纯真的心

我看到那世上最恶的人
也有成为佛圣的可能
我看到那最狠的魔的毒手
也能转化成佛的手印
但愿我有智悲的道行
能感化恶心变成善心
但愿我有如实智悲眼
能够看到众生心中潜伏的美

倔强的你 伫立在茫茫尘世中
孤独的孩子 你曾经有最真的梦
潇洒的你 将心事化尽尘缘中
孤独的孩子 让我陪你寻你的梦

让我以最纯的无我真心
 引发你心中有过的真
让我以不伤的火中莲心
 安抚你顽恶叛逆的心
不离空明的慈悲喜舍
 能承受众生万千打击
但愿这份忍爱的身教
 赋予你无限无量真爱能力

我看到蜕变后你的美丽
 充满无限童真兄弟的情
我看到感化后你的温柔
 散发无限慈悲清明的心
怀着你蜕变后的影像
 以智勇承担你的无明
让我以无限信心与希望
 启发你沉睡的心的光明

爱神说过 我从没辜负过真爱
无私的真爱 总得清净的法果
智勇的你 还迟疑犹豫着什么
纯真的孩子 放下我去爱去寻法梦

雁儿听着听着，感动得泪水直流。

突然他抬起头，望着爱神。

「爱神啊！您真的没辜负过真爱吗？」

「没有。」

「您真有那么大的力量，让一切真爱全得到回报？」

「不是我的力量，是法的力量，因果的力量。」

「既然是法的力量，因果的力量，那必然是众生自己『真爱』的业力让他们得到『清净的法果』。那为什么又说『您』从没辜负过『真爱』呢？听起来是您在执行因果啊！」

「是我扮演『爱神』的角色，让众生『真爱』的业更有效地成熟，让他们得到学善的鼓舞，促成一连串善的循环。就像世间的法官执法，事实上也必须配合众生自己的业，不然也执不了法。世间的刑法，让因果关系明显化，众生才不会去造恶。我的角色是让『真爱』的力量明显化，道理是一样的。」

「爱神啊！有没有因为您太忙碌，而让世间一些『真爱』的业走漏了，而得不到它的善果？」

「短时期可能，但从长远来说，因果是真实不虚

的。当业要浮现的时候，有没有我帮助，都会成熟。」

「但您的角色会扩大『真爱』在世间的影響力！」

「也不只是我，所有扮演类似爱神角色的神或人畜，如弥勒菩萨、无名菩萨、蒙卡勒大师、小鸦和你，都会扩大『真爱』在世间的影響力！」

「我也有份？」

「对啊！你不是把『真爱』散播在雁群之中了吗？以后你成了授记菩萨后，这种作用会更大大地倍乘。」

「啊！太美妙了！生命真的是太美妙了，美得像做梦一样！」

「这个梦还不是最美，你要回去实践你的『法』的梦，那会是更美的梦！」

「我是在做梦吗？」

「对，你正是在做梦！」

「啊！」

（待续）

第七十四回

一梦醒来，雁儿看看自己，还身处海岛上的石洞里。他回想一遍梦见爱神的过程，以及「爱的慧眼」的修法，深觉不可思议。原来他已不知不觉地扮演了「爱神」的角色，只是尚待圆满而已。

此时，东方的天空露出一道曙光，雁儿在岛上找了一些食物，又再起飞上路。

「将要见到小燕了吧！」雁儿想。

此时，天边传来了悦耳的歌声。

啊，是妙音天女！

千苦悲苦因

苦海中 多少苦楚

且用爱去安抚

一切苦 皆有苦因

看果知因因知果

悲苦 悲苦因

悲无奈痴缘塑

体谅 体谅

同体心 宽谅自己

悲万恶 不嫌弃

珍惜中极瓦玉

妙音天女的歌似乎总像是预告，告诉雁儿他将要面对的考验与承担的一切。

他听了感触良多，虽然只听到歌声，没看到天女，他也以一首即兴的歌回应：

洒脱的奋斗

如果 众生将得善报
我会成功 救苦救难
如果 众生善业不足
我要永远 劝种善业

嘿哟 嘿哟
多洒脱 空悲奋斗
生心终无住
依法如实转乾坤
中极万法缘

接着，妙音天女又唱了一首歌：

爱的力量

爱是一种能量 拔苦予乐的力量
爱能给你勇气和希望
爱是一种清纯 蕴含无私的真心
同体的心总与你相印
爱是一种神通 能够承忍万苦难
爱能感摄万里万心灵
爱是一种神通 带来万千的神通
只要记得要活出无我

爱是一种傻气 从来不怕吃亏
爱能给你安心和无畏
爱是一种智慧 依法如实的智慧
无我的真从不会粉碎
爱是一种力量 永远不败的力量
爱能溶化一切的无情不义
爱是一种力量 自然自在的力量
无边无际绵绵地延续

对雁儿来说，这首歌几乎是在预告雁儿面对接下来的考验时所必须发挥出来的力量。

此时，他更坚定心念，又以一首歌唱出了他心里的准备与愿意付出的代价。

假使智慧是真的

假使智慧是真的
没有我苦 没有我受
假使悲智是真的
同体的悲 没有我忧

多少众生的泪 日夜不停地流
我心救苦的悲 已然忘我不停流

假使悲愿是真的
再多磨考 也愿忍受
假使悲愿是真的
无尽的路 我也愿走

此时，天边响起了众天神集体合唱的歌声：

只愿你好

缘来 只愿你好
缘去 只愿你好
空悲心 柔柔流
洗尽 众生的烦恼

纵有万千善巧
一心只愿你好
在那万变的路上
你献出纯纯的爱

这带给雁儿无限的鼓舞与力量，更一往直前地向前方飞去。

（这会是个怎么样的预兆呢？请看下回。）

第七十五回

此时在兜率天，弥勒菩萨对无名菩萨说：「雁儿今回从爱神处得了『爱的慧眼』，必然已所向无敌了。」

「对，必然已无敌了。」无名菩萨也点点头。

两位大菩萨的预言传遍了天界。很快的，整个天界都在传说人畜界有只雁王得了无敌的「爱的慧眼」。

阿修罗王的前线哨兵一听闻到这个消息，即刻飞快来向阿修罗王禀报。

「大王，小兵听到，天界最新的紧要消息！人畜界有只雁王得了无敌的『爱的慧眼』，似乎有无上的战略价值，请大王明鉴！」

「真有这回事？」

「丝毫不假！小兵已四处一再查证，众天神们皆如此证实！」

「嗯，这消息的确有无上的战略价值。我们阿修罗大军总是一而再地败在帝释带领的天兵天将手里。我们已很久没有赢一场胜仗了。上回在天宫本王被俘的时候，帝释天王还说我们永远胜不了他们，因为我们阿修罗嗔心重，欠缺『爱的力量』。看来这『爱的力量』，就是帝释的天军打胜仗的秘密武器。」

「对！大王说得对！」周围的阿修罗将领，皆齐声赞同阿修罗王的分析。

「而天神们说『爱的慧眼』无敌，必然是这『爱的慧眼』能发挥出无限的『爱的力量』。有了这股力量，我们就不会再占下风。平等交战，我们一定要打得帝释的天军落花流水！」

「对！我们一定要打得帝释的天军落花流水！」

「我们一定要打得帝释的天军落花流水！」众阿修罗将领齐声高喊，喊声震动整个阿修罗王宫。

「看来众将观点一致。接下来，让我们密商如何夺取这『爱的慧眼』，还请众将高度秘密行动。」阿修罗王指示。

此时在海底的龙王宫里，海龙王后正做了一个梦，她梦见有天神告诉她，人畜界有只雁王得了「爱的慧眼」，这「爱的慧眼」可以消除所有的敌人，叫她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它。

这海龙王后，正是上回为了一个梦要获取维徒拉智者「慧心」的海龙王后的孙女。上回的事件，闹得当时是维徒拉智者的菩萨几乎因误解而丧命！事隔那么久，古老的教训大家已忘得一干二净。此回这新的海龙王后又想得到雁王的「爱的慧眼」，她要战胜所有的后宫情敌！看来一出古老的戏又要再次上演。

于是第二天睡醒后，这海龙王后万般娇媚地趋近海龙王。

「大王……」海龙王后唤了一声，又故作闷闷吞

吐之状。

「Darling，怎么了？」海龙王无限怜惜地问道。

「小妾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什么？」

「梦见有位天神告诉小妾一个很宝贵的东西……」

「什么宝贵的东西，世上有的，本王必定给你得来！」

「天神说，人畜界有只雁王得了『爱的慧眼』，小妾想要得到它。」

「人畜界的东西，那还不容易！若说是帝释的，恐怕还有点麻烦，区区一个雁子的东西，有什么难？别说是『眼』，就算你要他的命，我都可以给你找来！」

「谢谢大王恩宠。」

海龙王沉思了一会，心想：「这『爱的慧眼』必定是异常珍贵的宝物。不然，天神也不会到龙王后的梦中来报消息。一只会获取这珍贵的『爱的慧眼』的雁王，一定不是普通的雁王，看来必须智取，不可强夺。谁能胜任这个任务呢？」

他想到最近因调戏后宫龙女，而被他贬了职的旧将玄龙。玄龙除了好色以外，论诡计，龙界里还未有出期右者。然而，想到玄龙受了贬职之辱，恐怕不易令他卖力达成此事。于是，便以自己的公主下嫁为此事成功后的奖励。于是，好色的玄龙欣然答应主谋此

事。他想到，若能娶得海龙王的公主，自己在龙王身边的地位，也会有所保障。

看来一场围绕着雁儿的阴谋斗争正要开始。
这战幕会如何拉开？请看下回！

第七十六回

看来一场大事因缘正要发生。在兜率天，弥勒菩萨嘱咐无名菩萨监督事况的发展。

与此同时，帝释、妙音天女与爱神也发现到雁儿的生命运程正将出现最严峻的考验。

「他的『爱的慧眼』将受到考验。看来他的准备还不够。」帝释望了望爱神。

「爱神，你再去唱一遍给他听吧！」妙音天女建议。爱神望了望帝释，等待意见。

「不。雁儿都记得很清楚。他需要更深一层去圆满『爱的慧眼』的『神秘扭力』。」

「神秘扭力？」妙音天女与爱神不约而同地惊问。

「对。神秘扭力。」

「更根本的是『空』与『悲』。」无名菩萨在兜率天听到了帝释、妙音天女与爱神的讨论，拿到了更根本的答案。

「只有『空已净』、『悲已切』、无我又同体，才能发挥出真正的法力，『爱的慧眼』、『神秘扭力』都一样。」

雁儿一往直前地向前飞。

「小燕就在不远处了吧！」他想。

突然，他听到下方传来一阵沧凉、恳切、浩然又宏亮的歌声！声调与情感迂回转折，这样的歌声，他还从未听过！于是便向下方飞去。他飞到枝头上，静静地听。

法的梦．真的梦

我看到众生茫然的痴苦	就想要痛快地哭
怎么受苦果煎熬的时候	还放逸造苦因
突然忆起了遥远的过去	尚未实现的愿
曾经我承诺过三宝与众生	要度众生出苦

我为了实践那古老的承诺	走上了出家的路
放下了爱人与老迈的父母	踏上了修行路
承受着挚友信众的护持	誓愿以法回报
如今还离开至敬的恩师	独自上路

但愿我不会忘记那最美的初心
但愿我不会迷失在那魔罗的陷阱
让我想起那无量众生的期待
因为我所成就的法力法果是他们的未来

就让我当下中极转乘
无限的正念空悲忍愿
献出那法力法果真惠
导引那茫然的众生群雄

刻刻的心法缘
心心乾坤转旋
开拓希望的梦
走出迷梦

梦 梦 法的梦
梦 梦 真的梦

我们要一个不会落空真实的梦想
我们要一个可能实现可靠的希望
我们要一个没有私心伟大的榜样
我们要一个智慧的全雄指引方向

你不要不要忘记那最美最真初心愿
你千万千万要记得要依法如实去实践
你不要不要执取那去来人我的幻现
你千万千万要中极转乘当下心法缘

原来歌者竟然是个秃了头却穿着俗装的旅人，在森林里休息。唱的歌是那么震撼，词是那么伟大。一时像似自己在唱，一时又似代表众多人群在唱。这是奇人了吧！雁儿心想。

奇缘、奇人、奇事、奇歌，何以相逢呢？且看下回！

第七十七回

于是雁儿便飞落到他面前的树枝上，望着这旅人。这旅人也望着雁儿，一言不发。于是，雁儿不得不开口了。

「喂！您唱说，您出了家，为何还穿着俗装呀！」

「我是出了家。但最近在寺院里，收到家人捎来的信，说父母病重，要我回去照顾。师父说我这一去，命中会出现劫难，令我先还俗，以免坏了戒体，日后再重新受过戒。」

「哦！命中有劫难，好可怜！但您的心愿还真伟大哦！」

「也只能这样啊！众生太苦了！」

「只是您的爱人一定会很伤心哦！」雁儿竟慈悲起他的爱人来！

「当年佛陀的耶输陀罗也一样啊！大家都要为『法』牺牲的。」

「为什么您会在这里突然唱起这首歌来呢？」

「我想起师父说我将要遇到劫难，就想到底谁会给我劫难呀！我想遇到劫难的果报已经很苦了，那制造劫难的苦因的人不是更苦吗？」

「为什么制造苦因的人会更苦？」雁儿想听他的讲解。

「因为众生在制造苦因的时候，心一直受到贪嗔

痴压迫，那已是一苦。还要从此背负那必然在未来会成熟的苦业，直到苦业因成熟，那造苦者不是比受苦者更苦吗？想到这点，自然便慈悲起这将会为我制造劫难的因缘来。所以我决心要度化一切的世间痴苦。」

「啊！您的心真了不起！您的决心与愿力也真了不起！但您的师父知道您将面对劫难，有教您什么应付劫难的方法吗？」

「有。」

「这方法是秘密的，还是人人都可以用的？」

「这不是秘密的，是可以公开的。」

「公开了会不会让要制造劫难的人知道，而破了它的功效？」

「这方法是不怕被破的，越多人用越有效。若制造劫难的人也学会用了，他就不会再制造劫难了。」

「既然是百利而无一害之法，能不能与我分享呢？」

「可以呀！我的师父把它写成了一首词送给我，我把它唱给你听。」

神秘扭力

我怀着一个智悲英勇的影像
能旋乾转坤转化破超的神秘扭力
纵然面对挫折重重熬磨的绝路
我也能看到绝妙生机 绝妙生机

奸逆狼豺万恶化成朵朵莲花
满天黑风云转化成七彩吉祥虹云
呵！ 让我们智悲怀这英勇扭力 神秘扭力

「啊！这神秘扭力，基本上就是控制内心的影像来转化外境，对吗？」

「我是这么理解的，但师父说，这随着『定慧』的提升及对因缘的了解，还会有无限的妙用。」

「『爱的慧眼』也是很注重这种影像的。但那只是要如实地投射出别人蜕变后的影像，这扭力却是要刻意转化，难度较高了。」

「哦！是吗？」旅人只轻轻带过这话题，也不问雁儿什么是「爱的慧眼」。

雁儿看旅人没什么要说，便祝福他顺利度过劫难便告别了。

「若偏重扭力，很容易堕入『我见我执我慢』，到时恐怕会把这善巧用成手段，用到不知止。一旦成为自己的敌人就麻烦了。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因缘有其限。生心要无住。一切善巧必须以无我真心为本，『空悲』要常在，才不会自误。我必须去弥补帝释所遗漏的重点！」无名菩萨观察帝释给雁儿的教育还欠一个重要环结，便尽速去给雁儿补上。毕竟帝释只是教育雁儿他所知的菩萨道善巧，那是他曾经走过、却已放弃了的道路，故会一时忽略强调重点。

（待续）

第七十八回

「奇怪，我已经飞了很久了啊！照正常的情况，此时应该已经到了北方，应该已见到了小燕，怎么还看不到那一片陆地呢？」雁儿感到好奇。

原来众天神还不让雁儿见到小燕，他的心还没准备好。

「空悲」他是知道的，只是无名菩萨观照到他的实用能力还欠一些。这回他决定亲自出马，要把强大的法力印在雁儿心上。雁儿毕竟非人是畜，再超凡也有些局限，需要更多的准备。

雁儿在空中不自知地绕圈子的时候，想到那无奈暂时还俗的旅人对将给自己带来劫难的因缘宽厚包容，不禁又深深感动。于是，便又唱起歌来。

无尽的爱

无限的 无限的包容 在我心中
经得起 无限的打击
无怨恨 心底无痕迹
空的爱 深深埋在心中

爱 是无我的真心
爱 是空悲的真力
永不会在苦难中坠落
常忆着佛菩萨 法恩情
空悲道心 空悲道力
无穷无尽

「他自己想起『空悲』了。好！就去考考他的『空悲』。」

于是无名菩萨化成一只大老鹰，向着雁儿迎面冲过来。

雁儿当雁王时，曾领导群雁跨洋度海，再凶猛的老鹰也见过了，什么风险也遇过了。但这头老鹰却是前所未有的庞大，而且气势又急又凶。

雁儿一看抵不过，低一低头，正欲从左下方滑出去，老鹰却在双方双翅几乎相碰时，用力一拍。雁儿被老鹰的翼风一扫，顿时在空中翻了几番才稳下来。

心中正疑是怎么一回事时，老鹰一转身再从后方追上来，又是来势汹汹，看来是要直撞雁儿。雁儿此时神已稍定，即刻使个急转弯的本领，向右下方一转，就绕到老鹰的背后去了。这老鹰毕竟比较大，转起弯来需要更大的空间与更久的时间。

此时雁儿想起了神秘的扭力，正想试一试。于是，就趁老鹰未及回头的几秒间，观想老鹰是多么的慈祥优雅，如何的友善，想改变老鹰的杀戮气势。

老鹰，不，是无名菩萨，此时已察觉到雁王在用法力，也就暂停强烈的攻击，就跟着雁儿保持距离地同行滑翔。两只锐利的鹰眼，直盯着雁儿不放。

「嗯！扭力还真神秘，还不错。」于是雁儿又继续观想，观想老鹰如何变得柔顺，如何受他驾御……

「他的『我』生起了，这不会管用！」无名菩萨终于观到雁儿在观想时内心暴露的弱点，他看来还不自知。于是他又一冲而下，再撞雁儿。雁儿以为观想的扭力已起作用，只想快快战胜老鹰，已忘了「空悲」的法。这时老鹰一撞过来，他顿时在空中直坠下去，几十尺后，才定下心稳住身来。

「看来法又不管用，还是小心应战。」雁儿想。

「不是法不管用，是你的心中生起了『我』！」空中雁儿听到有人说话，看一看，什么也没有，老鹰也不见了。

「啊！原来是他们在考我！」雁儿明白过来。

「记得啊！法的力量来自有法的心。这心，必须是无我的心，『空』的心，慈悲的心。『爱的慧眼』、『神秘的扭力』都是以这个为根本。私心一生起，这一切就会失效。你只有真心为对方着想，看清对方的好，同心同受，才是有真慈悲的力量，也就是『爱的力量』。生命可以舍，『法』可不能舍啊！你刚才在自我防卫的时候，不知不觉保护『我』与战胜『他』的心已生起，这正是你失去法力的原因。因果真实不虚啊！用『法』的力量，必定要掌握到这根本法则，不然恐怕只有自

误啊!」

「啊! 谢谢无形大士引导，弟子受教了。」

「记得：放下我，真心慈悲，依法如实，正念正知，活在当下。」

「啊!」这是黄大师所常强调的，尤其是「正念正知」与「活在当下」，他最近因为学新东西，几乎都忽略了。

于是，雁儿再次守着一个了了分明的心，继续向前方飞去。

看来无名菩萨的这段考验与教育来得刚好及时。无名菩萨一离开不久，阿修罗的先锋队已到!

(待续)

第七十九回

「这就是得了『爱的慧眼』的雁王？」

「是！小兵已确定过。」

「雁王？那它的雁群呢？它所统领的子民呢？」

「这雁王已离开了他的雁群。据说只剩一个多月的畜寿，现在正打算了一些心愿，及给自己办理后事。」

「给自己办理后事？还真不寻常！哈……留下『爱的慧眼』，我们会给他办理后事！哈……」

「大将军！你看他的飞行气势很不平凡，似乎有所向无敌的信心。我们还是谨慎研究一下再行动，以免不小心坏了『爱的慧眼』，得个死尸。」

「军师说的对。他就是因为有无敌的『爱的慧眼』，才会充满自信。宝物未到手，我们一定要小心。」

阿修罗各将兵秘密商议，很快就达成一致的计谋。

飞着飞着，迎面飘来一团浓浓的黑烟。

「怎么会在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空气污染？」雁王急急想避开，却发现到前面全都是黑烟，于是便一转身往下飞。

这时，海上出现了一个小岛。

「咦，怎么从来没看过这里有个小岛？」于是雁儿便直飞过去，绕了一圈看看，没什么东西，一片小

树林，一个小山洞。

雁王在洞口看了看，察觉到洞里没什么动物，便飞了进去。

于是阿修罗的先锋队便分了一部份在洞外四面八方守着。大将军与军师便带了那个哨兵，一起向山洞口围了进去。

「怎么突然有人？」雁儿一听到脚步声，突然惊吓起来。但很快地，他便想起「放下我……正念正知，活在当下」的口诀，心也就定下来，守着了了分明的心。

此时，雁儿的脸对着洞口，洞外射进来的光，照得他的双眼闪闪发光。

「『爱的慧眼』果然超凡，还会发光。」大将军马上就注意到雁儿的眼睛。

大将军的话提醒了雁儿。他知道来者不善，即刻便忆起了「爱的慧眼」的心法，从「空悲」开始，到对面前的来者生起信心、体谅与希望。

他看不到他们的面孔。他们身体背光，脸孔朝内。

三个阿修罗将兵走到离雁儿六尺处，就停了下来。

雁儿静不作声，静静地看着他们，双眼的光彩随着他心法的扩展，而散发出法的力量。

三个阿修罗像似走进一个很大的慈爱磁场，嗔心全消了，只觉得很柔和很舒服。他们蹲了下来，继续看着雁儿，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时雁儿的悲心已扩展成与他们同体。突然他感觉到他们原来的凶狠动机，心里动了一动，即刻又回归空明无我的心境。

没有谁欲伤害，也没有谁将被伤害，只是无我因缘而已。中断了的同体悲心又接了上去。

此时，那小兵提醒大将军与军师。

「大将军，别看他的眼睛，他的『爱的慧眼』会套住人！」

一言惊醒梦中人，大将军与军师从雁儿的法力中跳了出来，想起了他们此行是为了夺取「爱的慧眼」，以便摧毁帝释的天军。

雁儿也被这句话震了一震。

「对。」突然大将军与军师又冷酷了起来，正庆幸自己未掉入雁儿的法术。于是他们心又回到了他们原来的目的。

「这雁王果然不简单，连我们都差一点被套住。」军师心想。「看来只有捉住他，速战速决，夺了『爱的慧眼』就走！」

正欲行动时，突然洞外一阵狂风呼啸，大地震动！大将军与军师回头一看，外头的阿修罗兵乱成一团。

「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看下回！）

第八十回

原来是玄龙所带领的一队龙军在呼风唤雨、来势汹汹，几乎翻起海啸，几十尺的大浪直冲岛上。

「雁王在他们手上，不能让他们先夺下『爱的慧眼』。大家一起上！战胜有奖！」玄龙大喊。

阿修罗大将与军师已顾不了雁儿，直冲出外，领导众阿修罗一起应战。

于是，群龙与阿修罗将兵打了起来。

洞内的雁儿有点糊涂了。怎么会突然卷入这么一个局面呢？只听到阿修罗大将军与小兵提到自己的「爱的慧眼」。他们怎么会知道「爱的慧眼」？这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突然他若有所悟地猜到了一些。

龙群数量多，阿修罗将兵寡不敌众，很快就被击败了。他们变的小岛也突然消失了。

雁儿发现到山洞和小岛都突然不见了，自己独自在海上，便往前飞。

群龙隐没，只留玄龙独自一个，化成人身飘浮在空中，挡在雁儿面前。

雁儿见一个人浮在空中，心想这必是天神，便很恭敬地问：

「这位天神是谁呀？有何指教？」

玄龙听雁王称自己是天神，态度还恭敬，也心生欢喜。

「我是玄龙，想过来请你帮个忙。」

「您是天神，我只是只小鸟，我能帮你什么呀？」

「听说你得了『爱的慧眼』，对吗？」

「对呀！」

「能不能借给我呢？」

「何必借呢？我可以给你呀！」

「真的？」似乎得来太容易了，玄龙难以置信，会不会有蹊跷？

「当然是真的！」

「好哦！你答应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我们一起到那座山上，你再给我。」

于是，他们一起飞往那座山头。

一路上，玄龙起疑了。「这么珍贵的宝物，他怎可能说给就给呢？他必然是在骗我，以争取时间，想法子对付我。就像他拖延阿修罗将领，直到我们赶来一样。一到那个山头，我就要更快地挖了他的眼睛回去报捷。反正他已开口答应，拿了不算偷抢。」

于是，当玄龙与雁儿一到那山顶时，玄龙马上一把抓住雁儿的颈项，抓得雁儿发不出声音来，只能睁着眼看着他，心里真的糊涂了。

看到雁儿在自己手中无法动弹，玄龙心里太高兴了。

「我得到『爱的慧眼』了！我得到『爱的慧眼』了！」

「原来他们想得到「爱的慧眼」，却以为那就是我的肉眼。」雁儿的心里不禁生起无限的悲悯，对玄龙的无明苦因悲悯。只是玄龙此时把他的颈项勒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试试摇摇头。

「你后悔了？你不想给我？你说过了给我，你已经答应了，我怎么也不让你收回你的承诺！」

雁儿的心依然安住在「空悲」的清明里。这股法的力量，终于让玄龙勒住他颈项的手松了一些。

雁儿很勉强地说话了：

「『爱的慧眼』在我的心里呀！」

「在你的心里？你想骗我？大不了我把你的心也挖出来，眼与心一起要，这样绝不会错了吧？」

虽然雁儿已说不出话来，但玄龙的手勒得更紧了。他正盘算着，拿什么去挖雁儿的眼与心。

突然，天边又扬起一团大黑云。一大队的阿修罗将兵又赶来了，此次是先前数量的几十倍。

玄龙一看：我寡敌众，逃！

（待续）

第八十一回

于是玄龙提着雁儿，一股劲逃回海底龙宫。

阿修罗将兵直追到龙宫外，高呼叫战。

海龙王一站出来，大声斥责地问。

「这是本王的领地，你们阿修罗来到本王面前胡闹，未免太失礼！」

「你的龙群才失礼，夺走了我们俘虏的雁王，最好快快交出来！不然我们可不客气！」

这时玄龙站出来说：「报告大王，这雁王已答应了给我『爱的慧眼』。我们拿了『爱的慧眼』就好，尸体给他们！」

「我们不相信！我们要听雁王亲口说！」阿修罗大将与军师不相信雁王会这么轻易答应给这么珍贵的无敌宝物，而且听来他还要牺牲自己的生命。

于是玄龙就把雁王交给海龙王，说：「他已答应了。您可以问他。」

海龙王接手抓着雁儿时，就被他慈爱的磁场与眼神摄受。他开始明白了这「爱的慧眼」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要雁王亲口说！」阿修罗们坚持要求。

雁王觉得这些阿修罗与龙群的举动太不可思议了。他吞一吞口水，便开口说话了。

「你们要怎么样的『爱的慧眼』？」雁王一开口，大众即刻被他的慈悲摄受，一时也答下上话来。

「就是……就是你所得到的无敌的眼。」阿修罗的哨兵见将领们答不出来，便代答了。

听到「无敌」，海龙王也点点头，他的王后也说这「爱的慧眼」能消除所有的敌人。

「是这双肉眼『无敌』吗？」雁王看了看大众，继续说：「如果这双肉眼就是无敌的『爱的慧眼』，就是能消除敌人的『眼』，那我怎么还能被俘虏呢？玄龙又怎么能把我给逮住呢？」大家听了也觉得有道理。那「爱的慧眼」究竟在何处？大家心里都在疑问。

「『爱的慧眼』在我的心里。不是在我的肉身上，而是在智慧的心里。是我得了这个智慧的心，让我心中没有敌人，也就所向无敌。」

「啊！」大众此时才恍然大悟。

「所以我答应给玄龙的是这个智慧心，不是肉眼。任何人得了这个智慧心的『爱的慧眼』，心中就很容易生起『真爱』，心中有『真爱』，就没有了敌人，也就无敌。」

看着雁王双眼流露出无限慈光，大家的心都被摄受。

「那就请您传授我们这『爱的慧眼』吧！」

于是，海龙王设起法座，请雁王上座传授「爱的慧眼」。于是雁王就唱起了「爱神」在梦中教他的「爱的慧眼」。

大家听了雁王正气浩然的歌声，尤其是海龙王后，都决心要好好修习「爱的慧眼」，彻底消除自己心中的

敌人。接着雁王又传授其他导向灭苦的法，以及如何守护临终一念，如何选择下一个生命等方法。大众都很信服摄受。

接着阿修罗将兵也请雁王到阿修罗王宫里，再传一次「爱的慧眼」。

雁王在这两地传授「爱的慧眼」与其他的「法」，摄受了许多的阿修罗与龙族。这两种众生都是以嗔心称名，今回得了消除嗔心之法，不只他们自己受了法惠，周围的众生，亦因他们嗔心大减，而少受了许多伤害。

众天神们都随喜雁王的功德，特别是帝释天王。阿修罗们愿培育「爱的慧眼」，调服自己的嗔心，他可少了很多麻烦。不然总要常常应付来自阿修罗挑衅而生起的战事，这会让他周旋得很累。

回到人畜界，雁王的畜寿只剩下三个星期。他开始有点为小燕着急了。而此时小燕在哪里呢？

（此时，小燕在做什么？且看下回。）

第八十二回

帝释很感谢雁王为他解除了阿修罗的长期忧患。这是他几百天年以来，虽然经历了许多战事，皆消除不了的。雁王竟以「法」的力量代他消除了，而且是从阿修罗们的心里去彻底改造。「爱的慧眼」帝释早已知道，却要雁王以他的空悲菩提心，配合他与众生的因缘，才发挥得那么好。有一点帝释必须承认是雁王肯定超越他的，那就是在雁王所发挥的「爱的力量」里，有一股不败、不怕吃亏的傻气，使雁王成就了一般人成就不了的事。

怀着无限钦佩与感恩的心，帝释亲自编了一首歌，尝试唱出雁王的心声：

圣雄的梦

圣雄的梦

救苦救难的梦

那年 在雪峰上

悲愿雄涌

星星在歌颂

众生的痴苦在我心中
同体悲在我胸涌
 空悲菩提
 在心里 在我心里
满怀的心暖暖
满心的愿悲切

圣雄的梦
断梁度苦的梦
那年 在魔难时
 力挽狂澜
 乾坤在转动

空悲法道力在我心中
不败屈是我智勇
 变幻定易
 我无惧 无「我」畏惧
得失也心坦坦
空有也无任取

此时的雁王已放下了刚过去的英勇事迹，一心只想着怎样在两个星期内，带给小燕最大的法惠。想着想着，竟也感触万千得（藉一首老歌）唱出了心中的话：

爱像大海

想起了众生苦无限
许下了悲愿一遍遍
一阵阵晚风飘过去
才知道真情已万千

爱像那大海的胸怀
一片片慈意已充满
一阵阵晚风飘过去
才知道深情已万千

帝释知道雁王正急着要度小燕，知道时候也快到了，把距离一缩，一会儿，雁王便与小燕在空中会面了。

「小燕！小燕！」

小燕转身一看，正是……

「雁儿叔……」只唤到一半，她又把声音吞了下去。她的本能，让她见到雁儿就欢喜，她的慢心，却叫她见到他就生气。

雁儿飞过去后，以大翅膀抚慰着她，她一转身就把雁儿给甩了。

「小燕怎么了？」

「我不认识你！」

「小燕恨叔叔？」

「你值得我恨吗？！」哇！两年不见，小燕的口齿又利了许多。

小燕很快就飞回巢里，把脸给掩盖起来。雁儿正欲趋前安慰时，四面八方涌来几百只的燕子，欲与他拼搏。为避斗争的锋头，雁儿一飞而起，群燕也不敢追上来，只在小燕的巢边守护。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从雁儿离去以后，燕儿把她从雁儿那里学来的心带动身飞行的本领在飞行技术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出半年，她已在飞行技巧上赢过了所有海边的燕子，连最强的燕王也自叹不如。燕群要推举她当燕后，她不依，她要当女燕王。这是燕族里前所未有的事。但她很快就做到，只要有她在，已经没有任何一只燕子可以超越她，可以在燕群中发挥领导的角色。于是，大家也就只好推举她当女燕王。

当上女燕王后，她的自我逐渐膨胀。之后，她又挑选十只年轻力壮的雄燕当雄燕后，随侍在身边，任她差遣。刚刚是她少有的独自飞翔，才给雁儿叔叔碰上。

此时，群燕正保护着他们的女燕王，以防雁儿的骚扰。

看来，除非她愿意飞出来相会，不然要靠近她是很难避免与燕群一番打斗的了。雁儿已很久没有发挥暴力的力量了，加上此时生命已接近临终，他更无意

这么做。

（到底雁儿叔叔能否找到机会，把「法」传给小燕呢？请看下回。）

第八十三回

到底小燕是怎么想的？

原来雁儿叔叔的离去伤到了她的自尊心。她以为雁儿叔叔会像上次一样很快就回来，没想到雁儿叔叔一去两年多，让她感觉到被抛弃。

另一方面，她现在当上了女燕王。她不愿意再被雁儿叔叔在大家面前当她是小孩一样对待，她不愿被雁儿叔叔呼作「小燕」！此时她已有了自己的小燕儿，雁儿叔叔或许还不知道吧！

但在心底深处，她还是想听听雁儿叔叔那总是充满智慧的谈话。两年多不见，雁儿叔叔必然在各方面皆大有进步，应该会有许多东西可以与她分享。

但她放不下她的领导威势、女王地位、至高无上的形象。这与雁儿叔叔一再放下雁王的地位，以万千的崇敬去寻求真理完全相反。

理由似乎永远道不完，在无名菩萨的智慧里，只有一个根本的解释：因缘。

「时候还未到。再过十天吧！」

第一晚，什么也没发生，就静悄悄地过去了。

第二天傍晚，雁儿在远处看到小燕在十只雄燕及一大群燕的护卫下，飞出巢在外巡视了一圈，又飞回巢里，接着什么动静都没有。众燕皆正常觅食，只是那十只雄燕后一直在她身边护卫，寸步不离。

第三天傍晚，是群燕集会的日子，小燕——他们的女燕王，给他们讲话训示：

「诸位燕族子民，大家要记得咱们燕族的自然生命。自由是咱们的自然，飞翔在天边，是咱们的自然，从大自然中觅食，是咱们的自然。咱们不可像笼中鸟一样，咱们一定要飞，快快乐乐地飞，自由自在地飞，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她的话博得群燕的喝采齐鸣。他们之前从未有一只燕王会对他们演说，会对他们发表这类鼓舞性的谈话。

「诸位燕族子民，我们不只身要飞，心也要飞。身的飞行，大家都明白熟悉。那什么是心的飞行呢？那就是，心要放下一切心的枷锁，一切阻碍燕子自由发挥的心理障碍，一切的恐惧、怀疑；放下一切我们心里执着、令我们的心不能自由自在的东西！」群燕又再次喝采齐鸣。

「诸位燕族子民，我们不能只空谈理论，一定要实践！我们要把握生命的每一个机会去奋斗！来吧！让我们现在就一起飞！」大家又一阵喝采齐鸣。于是又一起飞了一回，才回到巢里。

这样的演说，她不知说了多少回。但燕族一般的短暂记忆，总叫他们百听不厌。小燕见他们依然兴高采烈地回应，也就百说不厌了。她已很久没有从雁儿叔叔处吸取新材料了。于是今晚她开始怀念起雁儿叔叔来。

这一晚，雁儿叔叔做了一个梦，梦中的内容，就像看「缘起宿命镜」所经历的一样。

他梦见小燕过去有一世曾是他的妈妈，曾经对他很好，教育他长大。他醒来时，心里对小燕生起无限感恩。难怪他总是想着要度化她，纵然她那么刁蛮。于是又对她生起无限的耐心。

醒来时，他不禁想着小燕，唱起一首歌来：

醒来吧，妈！

我忆起您曾经是我妈妈
曾经抚育着我长大
我感恩我思量要怎报答
佛说最好是以佛法
曾几何您迷惑在梦的假
努力在虚妄中挣扎
只为了争取得到点安稳
却付出惨痛的代价

当知因果不假
奋斗要契缘又依法
切莫要欠因果谋果大大
结果是结个「我」大大

请听我劝说让我提携您
让我教育您真佛法
根本是无我慈悲心踏实
生心要无住才不假

纵然飞行自在
纵然能重复说老法
若没有放下我谦虚求法
终错过明心的方法

醒来吧醒来吧我的妈妈
当下一醒觉就放下
以真心面对自己面对法
放下我最快速净化

(待续)

第八十四回

小燕没听到雁儿叔叔的心声。她的心已封闭了，也没有任何一位天使传给她听。

第四天。

小燕命令她的十只雄燕后留下，独自到外头去飞一飞。在心里，她想碰到雁儿叔叔，那怕是说上一两句话，她也会感到满足。

雁儿叔叔也察觉到她的用意，也飞过去陪伴她。

「小燕，叔叔这两年多以来，经历了太多东西，学了很多很珍贵的『法』，想与你分享。」

「什么珍贵的『法』都好，我可不愿像你一样，孤独一辈子！」

「你还是那样任性！至少也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听一听呀！」

「别总是当我没长大一样对待我，小心你自己的慢心。」

「小燕，生命的机会要把握，能跟你分享法的机会已不多了。」

「我知道。你总会让自己显得特别珍贵，要大家珍惜你。不然你就跑掉，想让人懊悔。告诉你，你要跑就跑吧！要飞就飞吧！我已懂事成熟了，不再那么容易动心。」

「为什么总要以『手段』的角度来看一切呢？叔叔做事只是依法如实而已呀！」

「够了！够了！你的『如实』已够制造痛苦，现在再加一个『依法』，你就说给自己听吧！」

第四天的接触，就这样结束。雁儿叔叔不明白，小燕总是难以沟通。小燕也不明白，她原本独自飞出去，就是想听雁儿叔叔分享几句心得，说几句话。见到面时，却给自己慢心搞砸了。她想怨自己，却不知如何怨起，这似乎是她太常有的表现了。

第五天，小燕再次独自飞出去。天空中却看不到雁儿叔叔的身影。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都一样。

雁儿叔叔离开了，他去寻找一个可以让他储藏七日粮食的安全山洞。他没忘记弥勒菩萨的嘱咐：今年中秋前的七天，他必须放下整个世界，为自己投生未来世做准备。

他找到了他要的山洞，也开始收集可储藏的食物到山洞里。那是悬崖上离地几十尺高的岩洞，有些鸭子居住在那里。他向他们说，中秋前的七天他要用，只用七天。他们也很乐意让他用七天。

于是他又去找鸭子兄弟分享法。他们都很惊叹他的心境成长，也很乐意接受他教的关于临终前守住心念，选择投生做人，修行佛法的建议。毕竟都会死的，相不相信都不妨一试，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有死得更平静。他们是抱着相信无害，宁可信其有的态度。

这段期间，他也去找咪咪。此时，咪咪已当了三个孩子的妈妈。咪咪看到雁儿的归来，感动万分。她还记得忆起过阿虚与小武的过去世。见到雁儿，始终有一份情执在。毕竟同入彩虹桥、共游天界、同看「缘起宿命镜」、共同回忆过去世经历的事，是太稀有了，怎么也忘不了。在夜里，听了雁儿分享的「法」，她完全深信不疑。决心要把握好这一生临终时的最后一念，像雁儿一样，投生人间修行佛法。

雁儿庆幸这次回来还能帮到老朋友，虽然小燕与他已有那么大的距离。

第九天的夜晚，新月已出现。梦里的妙音天女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海上的天空，坐在云端上，唱起歌来。这回她不再隐身，而是让雁儿清清楚楚地看到她了。她身穿纯白色的白纱，身姿美丽优雅极了。

又是风起时

又是风起时

又是卦变时

又是无常在考真

又是生命的磨练

可还记得度苦的誓愿？

可还空悲无住地奉献？

可还记得让童真

经万考磨出火莲？

「莫非又要发生什么了？」雁儿想。

想到妙音天女一直在护着他，伴他度过那么多成长的岁月，不禁感动万分地唱起一首歌来：

忘不了

忘不了
您的恩情
忘不了
您的真心
永远怀念
永远感激
忘不了
您的教育
忘不了
您的愿心
默默学习
默默修习

妙音天女意犹未尽，又唱了一首歌：

应考

狂风吹了 夕阳没了
磨考的时刻又来到
当知万相因缘造
先要无我没染烦恼

「我」要灭消 无「我」卑微
空悲菩提真心来迎考
谦对磨考笑一笑
没有失败也没有得到

明心转乾坤
化难破关无住心还超
深明因缘如梦如幻
千万不要执着结果

悲心抚众生
缘起性空空中有妙玄
度苦的勇气要有无限
果中修因黑暗转光明

看来是真有考验要来了。雁儿想。
此时，他想起他的古老心愿，就以一曲向天女诉说：

古老的心愿

偶然想起一个愿	古老的那个愿
我要舍己为众	我要救度万众
深深真心诚意	同体感众苦
体谅众痴无奈	众恶的无奈

我为这份心愿

四处流浪求法

愿以无限宽谅

永远爱护众生

历尽了艰苦

多年埋头苦修

无限的温柔

安抚着众生

妙音天女深深地凝视着雁儿，然后笑了笑，就消失了。

（待续）

第八十五回

第十天。

天刚破晓，海边来了一群采燕窝的人。燕群的家园几乎全被夺走了。

小燕放不下她的小小燕，她想到小小燕不会飞，若独自被捉走会很可怜。她却没有能力像雁儿叔叔提着小小燕一样，把小小燕捉走。

「雁儿叔叔！」谁也听不见，只有浪声风声。

于是，小燕与小小燕被捉走了。

早晨，雁儿叔叔带着不祥的预感，来到这海边。看到满天燕儿混乱地来回飞行，他已知道出了事。

飞近一看，正好看着小燕与小小燕被捉走，已被关在笼子里。

他知道大势已去，只能在附近围绕。

「小燕！」

「雁儿叔叔！」

这还是他回来后，小燕给他第一句完整的称呼。

但他什么也不在乎，只关心着小燕的命运。

此时小燕与小小燕的笼子已上了锁，什么也做不了了。

接下来的三天，她们被寄放在海边一家农人的屋檐下。到了夜晚雁儿就去与小燕分享佛法，给她开解。

此时的她，心境完全改变。

她想起她以前也一样被关在笼子里，是雁儿叔叔一直要教她学飞。后来她遇难，叔叔救她，又哄又逼地教她学飞，让她回归鸟儿自然应有的自由生命。

听了叔叔的分享，她知道她对雁儿叔叔有太多不合理的误解与傲慢。她懊悔，但雁儿叔叔说：那是弱者所为，应以无我的勇气去忏悔、辨清、决意、改掉不好的的模式，当下从头来过。

此时雁儿叔叔告诉她，身若不被允许飞，心要飞。

雁儿叔叔与她分享了很多让心飞行的「法」。

她想，如果不是这次遇难，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放弃刁蛮的习性，静静地听雁儿叔叔教导心的飞行。

雁儿叔叔唱了好多好歌给她听。其中她最喜欢的，就是「爱的慧眼」了。她想，现在正是她用「爱的慧眼」来看待逮捕她与小小燕的敌人的时候。

她唯一还转不过来的是，雁儿叔叔建议她发愿来世投生做男人，以及这一生临终守护最后一念，来世与他一同修行。什么对她来说都不难，唯独做男人。她可发愿做人修行，做大女人，就是不想当男人。虽然雁儿叔叔用种种方法，说服她做男人修行会多么方便，理论归理论，情感上她做不来。似乎潜意识里，她想像不出当男人如何跟人撒娇刁蛮，那是她已经习惯，也喜爱的事。只有这件事，到雁儿叔叔离开前，她都没有答应他。

他离开后，她有点后悔，却也无奈。

他离开了，此时天空已现半月，只剩下七天多就到中秋。他必须遵从弥勒菩萨的嘱咐。

临别时，雁儿叔叔唱了一首歌与她告别。她哭了，感动地哭了，只因为那听似无望的告别歌，却表达了雁儿叔叔永不退缩的真心愿和那不灭的希望之光。

最后的回眸

挥一挥手 我终于要走
也许是最后的回眸
我背负愿儿走 我忍着泪儿流
精修的功课何时休

我放下万千的缘 也放下真挚的情
只怀着成法的心 一心圆法道实力
我怀着度苦的愿 也怀着赤子的心
奉献给世界一份无私的真

挥一挥手 我亲爱的朋友
也许今世不再回头
我背负愿儿走 我顺着天之谋
不知度苦事何时休

我奉献万千生命 愿走那无量的劫
只怀着圆法的心 誓圆度苦的实力
我中极当下一心 愿守护临终一念
但愿能投生做人转乘定慧

挥一挥手 请你多珍重
莫忘那爱的慧眼
平等祝福众生 祝福着敌和友
真心的祝福无时休

雁儿叔叔望着小燕，心想：「来世再见。」

小燕望着雁儿叔叔，心想：「这一生，我还要再见您一次！」

第一天，雁儿总结了他这一生的经历，及所学所修过的法。

第二天，他修慈悲喜舍，散播无量心，给所有认识与不认识的一切众生，解除所有心头残余的心结。

第三天，他战胜了执着雁后、小燕与燕群的冲动，继续修法。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他继续一心向法，倾向投生做人。

第七天，鸭子哥哥来求救，说鸭子弟弟出了事，受伤了，困在一个石洞里。鸭子哥哥没办法把弟弟救出来，请雁儿帮忙。雁儿一想，救命要紧，也忘了自

己，出去救了回来，继续用功，一切顺利延续。无名菩萨现身赞叹。

中秋夜，雁儿终于如期望中地决意投生了。
就在他死去的时候，有只燕儿也躺在他身旁死去。
是小燕。

这是一个谜。只有小燕知道的谜。
也许您也知道？

小燕始终没有醒来，小晶晶把她与她母亲一同葬了。

他们始终不知道小燕做了一个梦。那个梦，改变了她的生命。

下部呢？下部在每个读者自己手里。

